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

美丽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英〕阿道司·赫胥黎◎著
宋龙艺◎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

美丽新世界

Brave New World

〔英〕阿道司·赫胥黎◎著

宋龙艺◎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Aldous Leonard Huxley

1932

美丽新世界

【英】阿道司·赫胥黎◎著

宋龙艺◎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页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新世界／（英）赫胥黎（Huxley,A.）著；宋龙艺译. --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11 (2014.2重印)

ISBN 978-7-5640-7802-7

I. ①美… II. ①赫…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0247号

出版发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100081

电　　话／（010）68914775（总编室）82562903（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http：//www.bitpress.com.cn

字　　数／158千字

版　　次／2013年11月第1版

责任编辑／魏 诺

文案编辑 / 朱 喜

责任校对 / 陈 玉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目录

封面
美丽新世界
版权页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人类有多么美！

啊！美丽的新世界，

有这样的人在里头！

—— 莎士比亚《暴风雨》

第一章

一栋低矮的灰色建筑，只有三十四层，大门上写着："中央伦敦孵化及控制中心"，盾牌图案上刻着世界国的格言："社会，身份，稳定。"

底层的大厅面向北。尽管窗外的夏天热得嗞嗞作响，房间里也被烤得热气蒸腾，却有一束纤细冷峻的光照进窗户，在急切地寻觅着某些穿制服的令人生畏的研究人员的苍白身影，不过，它找到的只有实验室里的玻璃、镍和闪着凄冷光芒的瓷器。清冷反射着清冷。工人们的制服是白色的，他们的手上也戴着死尸一样惨白的橡胶手套。光线冻僵了，死了，幽灵一样。只有从显微镜黄色的目镜里才能看到某种丰富的、鲜活的物质。它们像黄油一样稠密，躺在工作台的一长排光亮的试管里。

"这间，"主管推开门说，"就是孕育室。"

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进门时，室内鸦雀无声，三百位孕育员都俯身在他们的仪器上忙碌着。有的心不在焉，有的全神贯注，或默默地嘟囔着什么，或吹着口哨。一群新来的学生紧张而羞涩地跟在主管后面走了进来，一个个红扑扑的脸蛋儿，年轻稚嫩。他们每一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笔记本，那位"大人物"每说一句话，他们就拼命地记下——直接从这位"大人物"嘴里受教可是难得的荣耀。中央伦敦孵化及控制中心的主管总是非常重视亲自带领他的新学生参观各个不同的部门这件事。

"这次只是想让你们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他对他们解释说。他们要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当然就必须要有某种全局意识。然而，他们要是想成为这个社会里快乐本分的一员，还是知道得越少越好。尽人皆知，细节造就美德和幸福，知晓全局则是造成恶德败行必需的智力

条件。社会的脊梁不是哲学家，而是细木工和集邮者。

“明天，”他接着说，对他们慈爱又威严地微微笑着，“你们就要开始严肃的工作了。你们就没有时间了解全局了。同时……”

同时，这又是一种荣耀。从大人物的嘴里直接落实到笔记上，孩子们发狂似的记着笔记。

又高又瘦的主管，身子笔直地向屋子里走去。他的下巴长长的，门牙异常地大，不说话的时候刚刚能被两片弯弯的、丰满的嘴唇包住。他是老，是年轻？有 30 岁，50 岁，还是 55 岁？这真的很难说。不过这算不上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安定的年代，福帝纪元 632 年，没有人会想到去问这种问题。

“我从头说起。”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说。学生们更加热切地在笔记里记下了他的意思：从头说起。“这些，”他挥了挥手说，“就是孵化器。”他打开一扇绝缘门，边让学生们看边说，“这些是本周供应来的新鲜卵子，它们要用血液的温度来保存；而男性配偶精子，要保存在35℃的环境里，而不是37℃。血液温度会让男性配偶精子失效。”他边说着边打开了另一扇门。养在发热器里的公羊是当不了爹的。

他仍然倚在孵化器上，开始向他们简短地描述现代孵化过程，而孩子们字迹潦草地在本子上匆匆涂画着。当然，先从外科手术说起。“自愿进行的手术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更不用说它带来的相当于6个月的工资的收益。”接着他讲到了保持剥离的卵子鲜活和继续发育的技术；然后转到了对最适温度、最适盐度、最适黏度的考虑；然后是用来保存剥离的成熟卵子的溶液。然后他把学生们领到了工作台前，让他们亲眼看到了这种溶液是如何从试管中取出来的；如何一滴一滴点在特别加温的显微镜玻片上；如何检查这溶液里的卵子是否有异常；如何计数；如何将它们转到一个有孔的容器里；如何（现在他带着他们观察手术）将容器放进温暖的液体里，精子在那里面自由

游动（他强调那里面的精子浓度是每立方厘米10万个）；10分钟之后如何将容器从那液体里拿出来，将里面的物质重新检查；如果还有卵子未受精，如何将容器重新放回那液体里，必要的话还要再浸泡一次；如何将受精卵放回孵化器里；如何留下a 们和b 们，直到最后装瓶；而g 们、d 们、e 们则要等到36个小时之后，再次被取出放入波坎诺夫斯基程序。

“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主管重复说，学生们便在他们的小笔记本里这几个字下面画上下划线。

一个卵子形成一个胚胎，最后长成一个成人，这是正常情况。但是一个经过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处理的卵子会萌蘖、复制、分裂，形成 8～96 个子细胞。每一个子细胞都会成为一个完美的胚胎，每个胚胎都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成人。从一个受精卵子培养出 96 个人，而以前只能培养出一个人。这就是进步。

“事实上，”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总结说，“波坎诺夫斯基程序包括一系列对发展的抑制。我们抑制卵子的正常发育。很反常的是，卵子的反应却是——萌蘖。”

反应是萌蘖。铅笔匆忙地记着。

他指点着。一条传送带非常缓慢地移动着，满满的一架试管正慢慢地进入一个巨大的金属盒子，另一架试管也接踵而至。机器发出微弱的嗡鸣声。试管通过盒子需要 8 分钟的时间。他告诉他们，8 分钟的X光强力照射是一个卵子所能承受的极限。一些会死亡，剩下的，最不敏感的分裂成两个，大多数分裂成 4 个，一些是 8 个。然后它们都被送回孵化器。在那里，分裂后的卵子开始发育。两天之后，它们再次被给予突然的冰冻。它们再次分裂成 2 个，4 个，8 个。分裂后的卵子放进酒精里，进入接近死亡的状态，接着再次分裂，子细胞分裂出子细胞，分裂出的子细胞接着分裂子细胞。直到最后分裂有害无

益的时候，才会任其生长。这时原始卵子已经分裂成 8～96 个胚胎。你们自然会承认这是一个惊人的进步。同卵多胎，不是胎生时期卵子偶然分裂形成的两个或三个，而是同时形成几十个。

“几十。”主管重复着，双臂挥动着，仿佛在散发赏金似的，“几十。”

可是这时一个学生竟然愚蠢地问这样做有何益处。

“我的好孩子呀！”主管猛然转身看着他，“你看不出来吗？你看不出来？”他举起一只手，表情非常庄重地说，“波坎诺夫斯基程序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工具之一！”

社会稳定的主要工具。

统一生产的标准男女。一家小工厂里的全部职工都是由同一个波坎诺夫斯基化的卵子形成的。

“ 96个完全一样的多生子，操作着96台完全一样的机器！”他的声音几乎激动得震颤起来，“你们真正知道了你们的所在，有史以来这是第一次。”他接着引用了这个星球的格言，“社会，身份，稳定”，了不起的言语。“如果我们能够无穷无尽地波坎诺夫斯基化，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标准的g 们，不变的d 们，一致的e 们，上百万相同的多生子将解救一切，大量生产的原则最终适用于生物学了。

“不过，遗憾的是，”主管摇了摇头说，“我们不能无限制地波坎诺夫斯基化。”

96 看起来就是极限，72 就是很好的平均数，用同一个卵子和同一个男性的精子制造出尽量多的完全一致的多生子。这样做已是他们的最佳成绩（让人忧伤的第二佳），尽管这并非容易。

“在自然界中使 200 个卵子成熟需要 30 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的

责任是保证当时当下的人口稳定。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才偶然产生那么几对双胞胎，这有什么益处呢？”

显然，毫无益处，然而波孜纳普技术巨大地加速了卵子成熟的进程。这项技术能够保证 150 个卵子在两年之内成熟。然后经过受精和波坎诺夫斯基化程序，简单点说就是乘以 72，你就可以在两年之内得到 150 批多生子，也就是平均将近 11 000 个兄弟姐妹。

“特殊情况下，我们能够使一个卵子生产出15 000多个成年人。”

这时一个金头发、红脸庞的年轻人正好经过，他向他招手，并说：“福斯特先生。”

于是年轻人走了过来。

“你能告诉我们一个卵子的最高纪录是多少吗？”

“在本中心是16 012个。”福斯特先生毫不迟疑地回答。他长着一双欢快的蓝眼睛，而且说话很快，显然对引用数字很是高兴。“16 012，就是189批多生子。不过当然在一些热带孵化中心他们做得更好。”他滔滔不绝地说，“新加坡的产量经常超过16 500；蒙巴萨实际上已经达到了17 000。不过他们有着不平等的优势。你们应该看看一个黑人卵子对体液的反应！当你习惯了欧洲的材料时，看到它们你会非常震惊。而且，”他笑了笑（战斗的光芒在他的眼睛中闪烁，他翘起的下巴也充满了挑战的意味），接着说，“而且，要是有可能我们还是想打败他们的。目前我正在培养一个惊人的 d + 卵子。只有18个月大而已，已经有12 700多个孩子了。有的已经装瓶，有的还处在胚胎状态，但是都在茁壮地成长。我们迟早会打败蒙巴萨的。”

“我就是喜欢这种精神！”主管喊道，拍了拍福斯特先生的肩膀，“跟我们一块转转吧，让这些孩子也从你的专业知识里受受益。”

“我很荣幸。”福斯特先生谦虚地笑了笑说。他们两个便开始一起

走。

装瓶室里大家都在井然有序地忙碌着。切成适当大小的母猪的新鲜腹膜经由小电梯从下层地下室的器官库送了上来。嗡的一声，然后咔哒，电梯打开了。装瓶工只需伸出一只手，拿到腹膜，插入瓶体，按平。这个装好的瓶在传送带上还没有走远，嗡——咔哒一声，新的腹膜又被送上来了，等待着被装入传送带送来的无穷无尽的瓶子的下一个里。

装瓶工旁边的是录入工。传送带继续向前走；一个又一个的卵子被从试管转入到一个大点的容器里；腹膜被熟练地切开，细胞准确地滑了进去，生理盐水被注入……瓶子继续往下走，接着就是标签工的程序了。遗传状况、受精时间、波坎诺夫斯基组名，试管上的信息都被转移到了瓶子上。它们不再无名无姓，而是被署上了名，标明了身份。程序一道道缓缓地进行，通过墙上的一个开口，它们被缓缓地送入了社会身份室。

“这里有88立方米的索引卡片。”他们一走进房间，福斯特先生就欣喜若狂地说。

“包括所有的相关信息。”主管补充道。

“每天早上都会更新。”

“每天下午都会调整。”

“根据这些做出计算。”

“有多少这种或者那种品性的个体。”福斯特先生说。

“按这样或者那样的数量分配。”

“任何时间的最适析出率。”

“意外损耗及时得到补充。”

“及时，”福斯特先生重复说，“要知道，上次日本地震之后，我可是加了很长时间的班！”他和气地笑了笑，摇了摇头。

“社会身份员会把数据传给孕育员。”

“孕育员会给社会身份员他们需要的胚胎。”

“瓶子被送到这里来设置命运的相关细节。”

“这之后它们会被送到胚胎库。”

“我们现在就是要到胚胎库去。”

福斯特先生打开了一扇门，领着大家下了楼梯，到地下室去。

温度仍然像热带似的。他们接着走进了浓浓的暗色里。一个通道，两扇门，两个弯，保证了日光不会照进里面。

“胚胎很像照相底片，”福斯特先生推开了第二道门，便开玩笑地说，“它们只能承受红光。”

事实上，跟随在他身后的学生们所处的闷热的黑暗，是一种可以看清的猩红色，就像夏日午后对着太阳闭上眼睛所能看到的那样。通道两侧是一层又一层的一排排大肚瓶，闪烁着红宝石的光芒。通道中间移动着幽灵一样暗红色的男男女女的身影，粉色的眼球，似乎带着红斑狼疮的一切病症。机器嗡鸣，咔哒的声音微微地震动着空气。

“给他们一些数据吧，福斯特先生。”主管懒得多说话。

福斯特先生巴不得有陈述数据的机会。

“220 米长，200 米宽，10 米高。”他指了指上面。学生们一个个

仰起头，看着高处遥远的天花板，像喝水的鸡一样。那里有3层架子：地板层，一级长廊，二级长廊。

一层层长廊上蜘蛛网一样的钢结构向四周散开，在远处的黑暗里模糊消失了。他们身边有三个鬼影正忙着从一个移动的电梯上卸下大肚瓶。

那是从社会身份室传下来的电梯。

每一个瓶子都会被放置在 15 层架子中的一个上。尽管你们看不见，可是每一层架子都是一个传送带，以每小时 33.3 厘米的速度运行。每天 8 米，运行 267 天，一共 2 136 米。在地板层上运行一圈，一级长廊上运行一圈，二级长廊上运行半圈。在第 267 天早上，它们就会看到析出室的日光了，就成了所谓的独立存在了。

“不过在这期间，”福斯特总结说，“我们会为它们做很多，非常多。”他带着洞察一切的神态，得意洋洋地笑了。

“我就是喜欢这种精神。”主管又一次说，“我们一起转转。你把一切都告诉大家，福斯特先生。”

福斯特先生照办了。

他先介绍了在腹膜苗床上生长的胚胎，又让他们尝了尝胚胎食用的浓稠的代血剂，解释了要用胎盘制剂和甲状腺激素来刺激它们生长的理由。他又讲了妊娠体素，让他们看了从 0 到 2 040 米之间每隔 12 米就喷射一次妊娠体素的喷射口，也讲到了它们最后的 96 米的进程中逐渐增加的脑垂体激素的剂量；然后又描述了在 112 米处安装在每个瓶子里的母体循环，让他们看了代血剂池，还有驱动代血剂沿着胎盘运动和驱使它流过合成肺和废物过滤器的离心泵。他接着向学生们指出了让人苦恼的胚胎贫血的问题，还有大剂量的猪胃提取素和马胚胎肝——人的胚胎生长需要马胚胎肝来提供营养。

之后他又让他们看了一种简单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所有胚胎运行的每8米的最后两米便会同时不停地摇晃，使之熟悉这种运动。他暗示了所谓的“析出创伤”的严重性，又列举了种种预防措施，用于对装瓶的胚胎进行适当的训练以减少那种危险的震动所带来的危害。他又介绍了在200米处进行的性别测试，解释了标签系统，“T”代表男性，“○”代表女性，而那些注定要做不孕女的则由白底黑色的“　？”来表示。

“当然，”福斯特先生说，“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多产是一种损伤。在1　200个卵子里只要有一个多产的卵子，这样就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不过我们还想有更多的选择。当然我们要保证这样做有很大的保险系数。因此，我们准许最多30%的女性胚胎正常发育。剩下的在之后的进程中每24米就注射一剂男性荷尔蒙。其结果是：它们被析出，成了不孕女，但是生理结构完全正常（‘除了’，他不得不承认，‘她们总是有种要长胡子的轻微倾向’），但是不能生育，保证不能生育。”福斯特先生继续说，“这最终使我们走出了对大自然的简单奴性模仿的王国，而进入了更为有趣的人类发明的世界。”

他揉搓着双手。当然，他们并不满足于单纯地孵化出胚胎：这是任何一头母牛都能干的事。

“我们也预先确定人的命运和生存状态。我们把我们的婴儿分为社会化的人，也就是a 们或者e 们，让他们做污水工，或者……”他想要说“世界的主宰”，但是他改变了自己的做法，改口说成了“孵化中心的主管”。

孵化中心主管笑了笑，接受了他的赞美。

他们从 320 米处的 11 号架子前经过。一个年轻的b -技工正拿着螺丝刀和扳手忙于修理一个经过的瓶子里的代血剂泵。他拧紧了螺丝，电动马达的嗡嗡声轻微地加大了。向下，向下……最后使劲一

拧，他抬头看了一下转速表，工作完成。他沿着架子往后退了两步，然后开始对下一个泵进行相同的操作。

“减少了每分钟的旋转周数，”福斯特先生解释说，“代血剂旋转速度减慢，那么它停留在肺部的时间就会变长，因此胚胎获得的氧气就相应地减少了。要降低胚胎的活性，没有比减少氧气供应更有效的了。”他又搓了搓手。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降低胚胎活性？”一个诚实的学生问。

“傻瓜！”主管说，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难道你想不到一个e 胚胎必须要有e 的环境和e 的遗传吗？”

那个学生显然是没有想到，还是一头雾水。

“社会地位越低，”福斯特先生说，“需氧量越低。”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大脑，接着是骨骼。如果只供给正常需氧量的70%，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侏儒；少于70%，得到的就是没有眼睛的怪物。

“那根本就是没用的废物了。”福斯特先生总结说。

然而（这时他突然降低了声音，又很是焦急地说），要是他们能找到一种缩短成熟期的技术，那会是多么伟大的胜利啊，那会对社会是多大的贡献啊！“你们就想一下大象和马吧。”

他们就想了起来。

马 6 岁成熟，大象 10 岁成熟，然而人类 13 岁时生理上还未完全成熟，20 岁时才充分成熟。因此，人类的智慧就是延迟发育的结果。

“不过对于这些e ，”福斯特先生义正严辞地说，“我们不需要他们的智慧。”

不需要，因此他们也得不到。不过，尽管 e 们的心智在 10 岁时已经成熟，e 们的身体却直到 18 岁才适宜工作。不成熟的年岁占去了那么多年，是那么浪费。如果身体的成熟能够和——比如说母牛一样快，那该是对社会多么巨大的节约！

“巨大的！”学生们喃喃地说。福斯特先生的热情充满了感染力。

他显得非常专业，讲到了非正常的内分泌激素的协调作用使得人生长迟缓，并假设这是生殖细胞突变的结果。那么这种生殖细胞突变的影响能不能消除？能不能通过一些技术使单个的 e 胚胎返古，回到狗和牛一样的常规去？问题就在这儿，而且这个问题即将得到解决。

蒙巴萨的皮尔金顿已经培育出 4 岁就性成熟、6 岁半就充分成熟的个体，这是科学史上的一个巨大成功，但是这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是无用的。6 岁的男人和女人太笨了，甚至连 e 们的工作都做不了。这个程序就是一个要么全做、要么全不做的程序；要么你一点儿都调整不了，要么你就全部都调整了。他们仍在试图在 20 岁的成年人和 6 岁的成年人之间找到理想的折中，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福斯特先生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他们在猩红色的暗光中慢慢地走着，来到了 170 米处的 9 号架子前。9 号架子在这里终结，瓶子又在一个隧道一样的通道里继续进行。隧道上每隔不远就有一个两三米宽的开口。

“那是用来调节温度的。”福斯特先生说。

热隧道和冷隧道交替出现。以强X射线出现的冷冻会带来不适，胚胎换瓶时经历了可怕的冷冻。这批胚胎是预先确定要被移民到热带地区做矿工、人造丝缫丝工和钢铁工的。之后也会将他们的心智与身体的选择相适应。“我们预先设定他们能够在炎热的气候中繁荣昌盛，”福斯特先生总结说，“我们楼上的同事会教导他们热爱炎热。”

“而这，”主管言简意赅地说，“这就是幸福和热爱美德的秘密所在。所有条件设定的目标都是：让人们热爱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使命。”

在两种隧道的一个交替处，一位护士正在用一个细长的注射器探索着一个经过的瓶子里面的凝胶状的物质。学生们和他们的向导们默默地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列宁娜。”她最后抽出注射器，直起腰来时，福斯特先生说。

这个姑娘吃了一惊，很快地转过身来。人们可以看出，尽管光线让她看起来像长了红斑狼疮和红眼病一样，她还是非常美丽的。

“亨利！”她满脸红润，羞涩地笑了，露出一口珊瑚一样的牙齿。

“美人，真是美人儿。”主管嘟囔道，轻轻地拍了她的肩膀两三下。她朝他恭敬地笑了笑。

“你在给它们加什么呢？”福斯特先生问，让人听起来非常专业。

“啊，就是平常的伤寒和昏睡症疫苗。”

“这些热带工人在150米处开始被接种疫苗。”福斯特先生向学生们解释道，“这些胚胎现在还有腮。我们给这些鱼儿接种，防止以后他们患上人类的疾病。”然后，他转向列宁娜。“今天下午4点50分在屋顶上，”他说，“照旧。”

“美啊。”主管又一次说，又在她的肩膀上最后拍了一下，然后跟在众人后面走开了。

第十号架子上，这些新生代的化学工人正在接受铅、苛性钠、焦油和氯的磨炼。第三号架子上的一批250个胚胎时期的火箭和飞机工程师中的第一个，正在通过1 100米处。一种特别的机制不断使它们

处于上下颠倒的状态。“为了锻炼它们的平衡感，”福斯特先生解释说，“在空中的火箭外做维修工作可不是件容易事。它们处于直立状态时我们就减缓代血剂的流动，让它们处于半饥饿的状态。当它们处于倒立的状态时，我们就让代血剂加倍流动。它们逐渐学会把舒适和倒立的状态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它们只有倒立时才是真正幸福的。”

“现在。”福斯特先生继续说，“我想让你们看一下给a ＋知识分子们的一些有趣的条件设置。第五号架子上有一大批，在一级长廊上。”他叫住了两个已经开始往地板层走去的男孩儿。

“他们大约在900米的位置。”他解释说，“胎儿丢掉尾巴之前是没法做智力控制的，跟我来。”

主管看了看他的表，“2点50，”他说，“恐怕没有时间去看智力胚胎了。我们必须在孩子们午休醒来之前返回育婴室。”

福斯特先生很失望。“至少去换瓶室看一眼吧。”他请求道。

“那么好吧。”主管宽容地笑了笑说，“那就看一眼。”

第二章

福斯特先生被留在了换瓶室里。主管和他的学生们走进了最近的电梯，坐电梯上了五楼。

到了育婴室。门牌上显示着“新巴甫洛夫条件设定室”几个字。主管打开了一扇门，他们走进了一个巨大的空房间。满屋的阳光明媚耀眼，因为整个南墙是一面巨大的窗户。6 个护士整齐划一地穿着白色的纤维胶和亚麻制服，头发都整齐地梳在白色的帽子下面。她们正忙着将一盆盆玫瑰放在地板上。地上已经排成了一长排。一个个大盆里面密密麻麻地开满了玫瑰。成千上万的花瓣都热烈地绽放着，一片片

如丝绸般光滑，像无数个小天使的脸蛋儿。但这些小天使在明亮的光照之下显示的不全是雅利安人种粉红色的脸，还有睿智的中国人的脸，墨西哥人的脸。有的像是因为天国的号角吹得太响亮而中风变得扭曲了，或苍白如死尸，如大理石一般。

主管一进门，护士们就立正站好了。

“把书摆出来。”主管简洁地说道。

护士们默默地照他说的做了。花盆之间是一本本四开本大小的幼儿用书，书里面画着颜色鲜艳的怪兽、鱼和鸟儿。

“现在把孩子们带进来。”

护士们匆匆走出屋子，一两分钟之后又返回来了，每一个人手里都推着一辆高高的车子。车子的四个钢丝网架上各睡着一个 8 个月大的婴儿，他们长得完全一样（显然是同一组波坎诺夫斯基化的产品），而且都穿着卡其色的衣服（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属于d ）。

“把他们放到地板上。”主管吩咐道。

婴儿们都被护士们抱了下来。

“现在给他们转个身，让他们能看见鲜花和书本。”

婴儿们一转过身就不出声了，然后开始向那一丛丛鲜艳的颜色和白色纸张上一个个鲜活、明亮的形象爬去。此时，暂时躲进乌云后面的太阳露出了脸。玫瑰好似因为内心的激情突然红彤彤地燃烧了起来，明亮的纸页突然间变得更加亮了。爬行着的婴儿队伍中发出了兴奋的咿呀声、快乐的咯咯声和尖叫声。

主管搓了搓手。“很好！”他说，“几乎就像有意表演似的。”

最快的小爬行者已经接近他们的目标了，小手摇摇晃晃地伸出

来，摸索着、尝试着去抓住一片花瓣，然后把它拽了下来，又揉皱了书本光鲜亮丽的书页。主管站在那里等着，直到婴儿们都快乐地忙碌起来。“仔细观察。”主管说。然后他举起了手，做了一个手势。

站在房间另一端配电盘旁边的护士长按下了一个小小的杠杆。

突然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一个报警器被拉响了，越来越刺耳，疯狂地叫着。

婴儿们被吓了一跳，都尖叫了起来，脸蛋儿因为恐惧而变得扭曲。

“现在，”主管喊道（因为噪音震耳欲聋），“现在我们开始用柔和的电击来巩固一下这节课所学的内容。”

他又挥了挥手，护士长按下了第二个杠杆，婴孩们的惊叫声突然变了调儿。他们仿佛痉挛一样剧烈地抽搐着，绝望地尖叫着。他们的小身体扭曲了，僵直了，四肢像痉挛一样地扭动着，像是有隐形的线拉扯他们一样。

“我们能够给整片地板通电，”主管大声解释说，“但是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他向护士长打了一个停止的手势。

爆炸声停止了，警铃停止了，警报声一点一点停息了。僵直、抽搐的小身子放松下来，疯狂的小婴儿们的抽泣和尖叫声渐渐变成了正常婴儿受惊时的哭号。

“再给他们鲜花和书本。”主管说道。

护士们照做了。但是随着鲜花和鲜艳的书本上的小猫咪、小公鸡和黑色的小绵羊靠近他们，他们就被吓得往后退，尖叫声顿时加倍地响起来。

“看看吧，”主管得意洋洋地说，“看看吧。”

书本和巨大的噪音，鲜花和电击，这两对毫不相干的事物在婴孩们的心里已经被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经过两百次相同或类似课程的重复，它们就会在孩子们的心里变得密不可分。这种人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自然是无法分开的。

“他们会带着心理学家称之为‘条件反射’的对鲜花和书本的厌恶长大，反应的条件就这样无可逆转地形成了。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再对书本和植物学感兴趣。”主管转向护士们说，“把他们带走吧。”

穿卡其色衣服的婴儿们哭哭啼啼地被塞进车里推走了，留下的是一股酸牛奶的味道和怡人的安静。

一个学生举起了手，尽管他明白不能让低级社会成员将时间浪费在阅读上，因为书本可能会解除他们的条件反射，然而，他不能理解那些鲜花，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地让d 们厌恶鲜花？

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耐心地解释，培养孩子们见了鲜花就尖叫是基于高度节约政策的考虑。因为不久之前（大约是一个世纪之前），g 们、d 们、甚至 e 们都被设置为喜欢鲜花（一般来说是喜欢野外的大自然，尤其是鲜花）。目的是让他们在任何空闲时间都想去郊外游玩，从而不得不更多地使用交通工具。

“那么他们多使用交通工具了吗？”那个学生问。

“很多，”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回答说，“但是别的都不用了。”

他指出，樱花草和风景都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它们都是免费的。对自然的爱使得工厂的工作都停了下来。因此底层社会对大自然的爱被完全取消。取消了对自然的爱并不意味着取消了对交通工具的使用，因为他们还是需要走到郊外，尽管他们讨厌大自然。问题在于为增加交通消费找到更加合理的理由，而不是简单地对樱花草和风景的

热爱，恰当的理由后来被找到了。

“我们设置了让人们讨厌乡村的本能，”主管总结说，“但是同时我们也设置了让他们热爱乡野里的运动的本能。我们在保证消耗交通工具的同时，也保证消耗健身器材。因此才有那些电击。”

“我明白了。”那个学生说，然后住了嘴，默默地表示佩服。

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主管清了清嗓子说，“曾经，我主福特还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叫卢本·拉宾诺维奇，父母说波兰语。”主管岔开话题说了一句，“你们知道什么是波兰语吧，我想？”

“是一种已死亡的语言。”

“就像法语和德语。”另一个学生补充说，殷勤地炫耀他的学识。

“那么‘父母’呢？”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问。

接着是一阵惶惶不安的沉默。几个小男孩脸红了，他们已经多少了解世俗科学和纯粹科学的既微妙又意义重大的区别。终于有一个学生举起了手。

“人类过去……”他犹豫不决，血往面颊上冲，“是，人类过去是胎生的。”

“很对。”主管赞许地点点头。

“当婴儿们析出时……”

“出生。”有人纠正他说。

“那么，他们就是父母生的。我是说，我不是说现在的婴儿，当然，是那时的人。”这个可怜的孩子支支吾吾地说。

“简单地说，”主管总结说，“父母就是父亲和母亲。”孩子们听了这不知是世俗科学还是纯粹科学的话，都惶恐不安地躲避着眼神交流。“母亲。”他靠在椅子背上，大声地重复着这句科学真理。“这些，”他严肃地说，“我知道，是不愉快的事实。但是大部分历史事实都是让人不愉快的。”

主管又回头说起了小卢本的事。一天晚上，他的父母（刺耳，刺耳！）因为疏忽，不小心把开着的收音机落在了他的房间。

（“因为，你必须记得在那个大批胎生的时代，孩子们都是由他们的父母养大的，而不是在国家的控制中心长大。”）

孩子睡觉的时候，伦敦的广播节目突然开始了。第二天一早，让他的父亲和母亲吃惊的是（大胆一点的孩子竟敢彼此瞅着对方咧嘴笑起来），小卢本醒来时竟然一字不错地重复着一个古怪的老作家（少数几部作品被允许流传的作家）乔治·萧伯纳的一篇文章。文章中他正按照一种经考证的传统来描述着他的天才。小卢本背诵时挤眉弄眼，还咯咯地笑着。然而他的父亲和母亲完全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还以为他突然得了失心疯，便请来了医生。幸运的是，这位医生懂英语，他听出了这是前一天晚上萧伯纳广播中的几段话。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给医学社发了一封信。

“睡眠教育，或者说，许普诺斯教育的原则被发现了。”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说，接着意味深长地停顿了许久。

这一原则是被发现了，但是这一原则被真正应用是很以后的事。

“小卢本的事发生在我主福特的第一批T型车上市的23年以前。”（这时主管在他的胸前比画了一个T型，学生们也毕恭毕敬地模仿起来。）“然而……”

然后学生们狂乱地在笔记本里记着，“许普诺斯教育，福纪214年

首次正式使用。为什么不是之前呢？两个原因。第一……”

“这些早期的实验者走错了路，”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说，“他们以为睡眠教育可以被当作智力教育的一种方法……”

(他右边的一个小男孩昏昏欲睡。小男孩的右臂伸了出来，右手无力地耷拉在床边。一个轻柔的声音，从一个盒子的圆网格里传了出来。

“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是地球上的第二长河。尽管在长度上比密西西比 (密苏里河) 要短，尼罗河在流域上却最广，其流经35个纬度……”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汤米，”有人说，“你知道非洲的最长河吗？”他摇了摇头。“但是，难道你不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吗？尼罗河是……”

“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是地球——上的第二长河……”句子脱口而出，“尽管在——长度上……”

“那么现在你知道了，非洲最长的河是？”

那双眼睛满是茫然，“我不知道。”

“可是，尼罗河呢，汤米。”

“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是——世界上……”

“那么现在你知道了吗？非洲最长的河是——？汤米。”

汤米急得满眼泪花，呜咽着说：“我不知道。”)

主管指明，就是他的呜咽使得最早的调查人员泄了气，实验就这样被放弃了。没有人再尝试在孩子们睡觉时教他们尼罗河的长度了，

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不了解一门科学的一切是掌握不了这门科学的。

“然而，要是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那就不一样了。”主管说着，朝门口走去。学生们跟在他后面向电梯走去，一边疯狂地在笔记本上记着。“道德教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合乎情理。”

“安静，安静，”他们走出电梯，来到14楼的时候，一个扬声器传出低沉的声音，“安静，安静。”下面每一层走廊上的扩音喇叭都在不遗余力地重复着。学生们，甚至连主管自己都不由自主地踮起脚尖走路。他们是a 们，当然，即使是a 们也要被提前设定好了。“安静，安静”，连第14层楼上的空气也随着这一绝对命令安静下来。

他们蹑手蹑脚地走了50米，来到一扇门前。主管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他们跨过了门槛，走进了一个挂着百叶窗的宿舍。宿舍很暗，靠墙边有一排80张小床，轻微的、有规律的呼吸声和连续不断的喃喃声传来，就像远处传来的私语声。

他们一进屋，一个护士就站了起来，走到主管面前立正行礼。

“今天下午是什么课？”主管问。

“前40分钟我们上了《性学启蒙》。”她回答说，“现在上的是《阶级意识启蒙》。”

主管沿着那一排小床慢慢地往里走。80个小男孩和小女孩舒服地躺在那里，一张张玫瑰色的小脸蛋儿，微微地呼吸着。每一个枕头下面都有一个轻柔的声音在不停地说着。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停了下来，在一张小床前弯下腰，用心地听了起来。

“《阶级意识启蒙》，你是说？我们把声音放大一点儿怎么样？”

房间尽头的墙上伸出一个扩音器。主管径直走到那儿，并按下一

个按钮。

“都穿着绿衣服。”一个轻微但清楚的声音说，可以听见的是后半句。“d 孩子们穿的是卡其色衣服。啊，不，我不想和d 孩子们玩，e 们更糟。他们愚蠢到都不知道读和写。另外他们穿的是黑色，黑色称得上是怪兽的颜色。我真高兴我是一个b 。”

停顿了一下，接着那个声音又开始说。

“α 孩子们穿灰色。他们工作更加努力，因为他们是那么聪明。我很高兴我只是个b ，因此我不用那么卖力地工作。不过我们比 g 们和 d 们好多了。g 们太愚蠢，他们穿绿色。d 孩子们穿卡其色衣服。啊，不，我不想和d 孩子们玩。e 们更糟，他们愚蠢到连……”

主管把按钮按了回去，声音消失了，只有微弱的声音还在80个枕头下依稀可以听见。

“在他们睡醒之前，这节课会重复四五十遍，之后在周四和周六会再次播放。13个月，每周3次，每次120遍，之后他们才能接受更高一级的课程。”

玫瑰花和电击，d 们的卡其色衣服和阿魏树脂的香气都在孩子们能说话之前就被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了。可是无言的条件设置是浅陋和笼统的，不能将细微的差别说清楚，也不能教授更加复杂的行为课程。因此必须要用话语，但是却必须是非理性的话语。总而言之，这就是许普诺斯教育。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教育和社会化教育的力量。”

学生们把大人物的口授直接落实到了笔记本上。

主管又一次按下开关。

“那么聪明，”那个柔和的、逢迎的、不知疲倦的声音说，“我很高兴我只是个b ，因此……”

这些话不像是水滴，尽管水滴可以穿透最坚硬的岩石；也许这些话更像是一滴滴液态的凝蜡，滴下来，粘在岩石上，跟岩石融合为一，直到岩石变成一块猩红色的疙瘩。

“直到最后孩子的心灵绝对领会了这些暗示，暗示的总和就是心灵的全部。不只是孩子的心灵，而且是成人的心灵，这样的心灵贯穿他的一生，心灵的所有判断、向往和决定都取决于这些暗示。但是这些暗示都是我们的暗示！”主管几乎为这样的胜利而呼喊起来。“国家的暗示。”他重重地敲了一下最近的桌子，“因此它遵循着……”

他听见一阵簌簌的噪音，就回过头去。

“啊，福帝！”他立刻换了个音调说，“我只顾说话，却把孩子们吵醒了。”

第三章

外面的花园里玩耍的时间已经到了。六七百个小男孩和小女孩光溜溜地在 6 月温暖的阳光下跑来跑去，他们尖叫着在草地上玩球，或者三三两两地一声不响地蹲在开花的灌木丛边。玫瑰花开得正鲜艳欲滴，两只夜莺在树丛里喃喃对唱，一只杜鹃在菩提树林里心不在焉地唱走了调。空气中充斥着蜜蜂和直升机的嗡嗡声，让人昏昏欲睡。

主管和学生们停下脚步，看了一会儿孩子们玩的九孔离心球游戏。20 个学生绕着铬钢塔围成一圈。一个球被扔到塔最高处的平台上，然后滚进塔里，又落进一个快速旋转的碟子里，最后从钻了无数个洞的圆柱体的任意一个洞口飞出来，孩子们抢着去接飞出来的球。

“真奇怪。”主管转过身来沉思着说，“即使在福帝纪元的今天，孩

子们的大多数游戏还是借助一两个球，几根棍，一张网，而不是借助更多的设备，很奇怪不是吗？想象一下竟然允许人们玩不增加任何消费的任意游戏，这不是很愚蠢吗？这简直是疯狂。现在管理者们不再允许玩任何新游戏，除非这个游戏耗费的器材和现存的最复杂的游戏需要的器材一样多。”他顿了一顿。

“这两个小家伙真有意思。”他说着，用手指了指。

在两丛高大的地中海石楠间的一小片草地上，两个孩子，一个大约7岁的小男孩，一个8岁左右的小女孩，正在全神贯注地玩着基础的性游戏。

“有意思，有意思！”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动情地重复着。

“有意思。”男孩们礼貌地回应说，但是他们的微笑却有些不屑。他们早就放弃这种孩子气的娱乐方式，因此他们不由得带着几分蔑视地看着这两个小娃娃。有意思？这不过是一对小娃娃在玩耍罢了。就是这样，娃娃而已。

“我一直在想。”主管正要用同样非常伤感的调子说下去，这时一阵哇哇大哭声将他的话打断了。

附近的灌木丛里走出来一个护士。她手里牵领着一个一直哭号的小男孩，一个小女孩神情慌张、踉踉跄跄地跟在她后面。

“出什么事了？”主管问。

护士耸了耸肩。“没什么事。”她说，“就是这个小男孩好像很不愿意玩这种日常的性游戏。我之前就注意过他一两次，今天他又这样。他刚刚就在叫唤……”

“说实在的，”那个神情慌张的小女孩插嘴说，“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他的，真的。”

“当然你不是有意的，亲爱的。”护士坚信地说，“现在，”她转过脸来看着主管继续说，“我要带他去见心理学助理，看看他是否有什么异常。”

“很对。”主管说，“带他去吧。你留在这儿，小姑娘。”护士带着哭号的小男孩走了。他继续说，“你叫什么名字？”

“宝丽·托洛茨基。”

“很好听的名字，”主管说，“快去玩吧，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别的小男孩和你一起玩。”

小女孩跑进灌木丛，一会儿就不见了。

“美丽的小东西！”主管看着她的背影说。然后他转身过看着他的学生们说：“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的，或许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不过，那是因为你们不熟悉历史，所以历史上的事实都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他讲了一些惊人的事实。在福帝时代之前很久，甚至是在福帝纪元之后很多代，孩子们之间的性游戏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学生中爆发出哈哈大笑声），不仅是不正常的，还是不道德的行为（不是吧！），因此受到严厉的压制。

极度怀疑的表情出现在他的听众的脸上：让可怜的小孩子们娱乐一下都不可以吗？他们不能相信。

“甚至是青少年，”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说，“甚至像你们一样的青少年……”

“不可能！”

“除了一些偷偷摸摸的自恋行为和同性恋，绝对什么都是被禁止

的。”

“什么被禁止？”

“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等到他们超过20岁。”

“20岁？”学生们都大声地表示质疑。

“20岁，”主管重复说，“我说过你们会不相信的。”

“可是后来怎么样了呢？”他们问，“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很恐怖。”一个低沉响亮的声音插进了对话里，众人都吃了一惊。

他们转过身来，看到一个陌生人站在人群的边缘。那个人中等个头，黑头发，鹰钩鼻，长着饱满的红嘴唇，眼睛漆黑、炯炯有神。“很恐怖。”他又说了一遍。

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当时已坐在花园里随机放置的一张橡胶铁架凳上，一看见这个陌生人，便立即站了起来，冲上前去，伸出两只手，张开大嘴对那个陌生人满脸堆笑。

“元首！多么意外的荣幸！孩子们，你们在想什么呢？这就是元首，就是福帝陛下，穆斯塔法·蒙德元首。”

中心的 4 000 间房子里的 4 000 只电子钟同时敲响了4点的钟声，机器声音从喇叭里传来。

“主白班下班，次白班接班。主白班下班……”

在去更衣室的电梯里，亨利·福斯特和社会身份主管助理毫不客气地转过身去，背对着从心理局出来的伯纳德·马克思，避开了那个名声不好的人。

机器轻微的嗡嗡和咔哒声，仍然搅动着胚胎库里猩红色的空气。换班的人走了又来，一个仿佛长红斑狼疮一样的人取代了另一个；传送带庄严永恒地载着未来的男人和女人，向前爬去。

列宁娜·克朗轻快地向门口走去。

福帝陛下穆斯塔法·蒙德！学生们瞪大眼睛以示尊敬，眼睛几乎从脑袋上蹦出来了。穆斯塔法·蒙德！驻西欧的元首！世界十大元首之一，十大之一……他和主管在长凳上坐下，他要说话了，他要留下来，面对面地和他们说话了……直接从福帝的口中聆听教诲。

两个矮小的穿棕色衣服的孩子从附近的一个灌木丛里露出脸来，满眼惊恐地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又回到灌木丛中快活去了。

“你们都知道，”元首用低沉浑厚的声音说，“我想，你们都记得，我们福帝那句美丽的、振奋人心的话：历史就是废话。历史，”他慢慢地重复了一遍，“就是废话。”

他摆了摆手，就像手里拿着一个鸡毛掸子，拂掉了一些灰尘一样。那灰尘就是哈拉帕，就是迦勒底的吾珥，还有一些蜘蛛网，这些蜘蛛网就是底比斯，就是巴比伦，就是诺索斯，就是迈锡尼。唰，唰，奥德赛哪里去了？约伯去了哪里？朱庇特，乔达摩，还有耶稣哪里去了？唰，那些叫做雅典、罗马、耶路撒冷和中国的历史陈迹都消失了。唰，意大利所在的地方也人去楼空。唰，那些大教堂；唰，唰，李尔王和帕斯卡的思想；唰，激情；唰，安魂弥撒；唰，交响曲；唰……

“今晚要去看感官电影吗，亨利？”社会身份主管助理询问道，“我听说阿罕布拉宫的新电影是一流的，有一场熊皮地毯上的爱情戏，听说非常精彩。熊皮上的每一根毛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给人最震撼的视觉和感官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需要上历史课的原因。”元首说，“不过已经到……”

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紧张地看着他。有一些离奇的谣言和传说，一些古老的禁书藏在元首书房的保险箱里。例如，《圣经》，还有诗歌，只有福帝才知道究竟是什么。

主管焦急的目光半途躲闪了起来，红彤彤的唇角也滑稽地抽搐起来。

“没关系的，主管。”元首带着些许嘲讽的口吻说，“我不会把他们教坏的。”

孵化及控制中心主任一脸惶恐。

那些觉得自己被轻视了的人理应表现得目中无人。伯纳德·马克思脸上的笑容充满了轻蔑。熊皮上的每一根毛，真的！

“我应该去看看。” 亨利·福斯特说。

穆斯塔法·蒙德身子向前探出，对他们摇晃着一根手指。“想想吧。”他说着，他的声音让他的听众的横膈膜奇怪地震颤了起来。“想想吧，要是有一个胎生的母亲会是个什么感觉。”

又是这个淫秽的词语。不过这次他们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笑了。

“想想吧，和‘家人’一起生活会是什么样？”

他们努力地想，不过显然他们一无所获。

“那么你们知道‘家’是什么吗？”

他们都摇了摇头。

列宁娜·克朗从她那间猩红色的小屋里走出来，坐上电梯向上了17层。她出了电梯向右拐，走过一道长长的走廊，打开了一扇写着“女更衣室”的门，然后走进了混着手臂、胸脯和内衣的环境里。热水如注，倾泻在100个浴缸里，或飞溅出来或汩汩溢出来。80台真空震动按摩器在嘶嘶隆隆地响着，同时揉捏、吮吸着80个皮肤结实黝黑、身材曼妙的女性的身体。每个人都放开了嗓门说话，合成音乐机器装置里正播放着一首超级短号独奏。

“嗨，法妮。”列宁娜对一个年轻的女性说。她们两个的挂衣架和衣柜紧挨在一起。

法妮在装瓶室工作。她也姓克朗，不过因为地球上的20亿居民只有1万个姓，这种巧合就没有什么好吃惊的了。

列宁娜一只手拉开上衣的拉链，又两只手一起拉开连着裤子的两个拉链，然后又拉下内衣的拉链。她还穿着袜子和长筒靴就往浴室走去了。

家，家——几个小房间，一个男人，一个随时受孕的女人，一群有大有小的孩子闹哄哄地住在一起，没有清新的空气，没有空间，就像一个脏兮兮的监狱，充满着黑暗、疾病和恶臭。

（元首的描述是如此生动，一个最敏感的孩子只听了这样的描述脸色就变得苍白起来，几乎要呕吐了。）

列宁娜走出浴室，用毛巾擦干了身子，拿起插在墙上的长长的软管，将喷嘴对准自己的胸口，像是要自杀似的，然后按下开关，一阵热风将精细的爽身粉均匀地撒满了她的全身。面池上方的小水龙头里分别是八种古龙香水。她打开了左边的第三个水龙头，往身上洒了点素心兰香水，然后提起鞋袜走了出去，想找一台空闲的真空震动按摩器。

家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心理上来说，都是一个肮脏的地方。从心理上说，家就像一个兔子洞，或是粪堆，燥热、喧嚣的生活，喷薄的感情。那种亲密关系多么令人窒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危险，多么疯狂，多么无耻！母亲发疯一样地把她的孩子们（呵，她的孩子们）搂在自己的身边……就像母猫搂着她的小猫咪们一样，不过这只猫会叫，这只猫会一直不停地叫，“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啊，我的宝贝，小手，在我的怀里抓挠，小宝贝饿了，这是难以言喻的痛和快乐！直到最后我的宝贝睡着了，我的宝贝睡着了，还用嘴角的奶水吹泡泡。我的宝贝睡着了……”

“是的，”穆斯塔法·蒙德点了点头说，“你应该为之颤抖。”

“你今天晚上和谁出去？”列宁娜从按摩器上回过头来问法妮，她的脸粉莹莹、亮晶晶的，像一颗珍珠。

“不跟谁出去。”

列宁娜惊讶地挑起眉毛。

“我最近总是觉得不舒服，”法妮解释说，“威尔士医生建议我吃点代妊娠素。”

“可是，亲爱的，你才19岁。21岁才强制服用第一次代妊娠素。”

“我知道，亲爱的，不过有些人早点开始更好。威尔士医生告诉我说，褐头发、宽盆骨的人，就像我，应该17岁就服用第一次代妊娠素。事实上我还晚了两年呢，可不是早了两年。”她打开衣柜，指了指里面的一排盒子和最上面一层贴了标签的小药瓶。

“妊娠素糖浆。”列宁娜大声地读出了药名，“卵巢素：保证新鲜，福纪632年8月之后不宜服用。乳腺提取素：每日3次，饭前用水送服。胎盘素：每3天静脉注射5毫升……呵呵！”列宁娜打了个寒战，说，“我讨厌静脉注射，你呢？”

“我也是，不过要是这么做对我有好处的话……”法妮是一个特别通情达理的姑娘。

我们的福帝，或者说我们的佛洛伊德——他出于某个神秘的理由，更愿意在讲到心理学问题时被叫做佛洛伊德。我们的佛洛伊德是第一个揭露出家庭生活是带有种种可怕危险的人。世界上充满了父亲，因此充满了痛苦；世界上充满了母亲，因此充满了种种堕落，从虐待狂到固执的忠贞症；世界上充满了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因而充满了疯狂和自杀。

“然而，在新几内亚海岸外的某些岛屿上，在萨摩亚的野蛮人中间……”

一些孩子在芙蓉花似的海水里磕磕绊绊地跑来跑去，热带的阳光像温暖的蜂蜜一样涂抹在孩子们光溜溜的身子上。家就是这20间棕榈木屋中的一间。在特洛布瑞安人的心中，怀孕是祖先鬼魂的工作，没有人听说过父亲这么一回事。

“极端，”元首说，“走到了一起。极端注定是要走到一起的。”

“威尔士医生说3个月的代妊娠素对我接下来三四年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影响。”

“好吧，我希望他说的是对的。”列宁娜说，“不过，法妮，你真的是说接下来3个月你都不打算……”

“啊，不，亲爱的。只不过一两个礼拜，就是这样。晚上我会到俱乐部玩音乐桥桥。我猜你是要出去吧？”

列宁娜点了点头。

“跟谁去啊？”

“亨利·福斯特。”

“又是他？”法妮善良、满月般的脸庞上出现了一种极不和谐的痛苦又掺杂着不满和惊讶，“你是说你还在和亨利·福斯特交往吗？”

母亲们和父亲们，兄弟姐妹们，可是还有丈夫们，妻子们，情人们，还有一夫一妻制和风流韵事。

“尽管你们很可能不明白这些都是什么。” 穆斯塔法·蒙德说。

他们果然摇了摇头。

家庭，一夫一妻制，风流韵事，一切都具有排他性，都是一道狭窄的冲动和力量的发泄。

“但是人人都彼此拥有。”他总结说，引用了许普诺斯教育的一句格言。

学生们点了点头，断然地同意了这句陈述。这句话曾在他们懵懂的脑袋中重复了62 000多遍，让他们不仅接受它是真理，而且认为它是格言一般的不辩自明之理。

“不过，毕竟，”列宁娜抗议说，“我和亨利才交往了4个月而已。”

“才4个月！我喜欢你这么说，而且，”法妮继续说，举起一根手指意欲责难，“一直以来就是亨利，没有别人，不是吗？”

列宁娜满脸涨得通红，不过她的眼睛，还有她的音调仍然满是不服：“是，没有别的人，”她几乎粗暴地说，“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有别人。”

“啊，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有别人。”法妮重复着她的话，仿佛是默默地对列宁娜左肩后面无形的听众说的似的。突然，法妮变了调

说，“真的，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小心点儿，一直跟一个男人这样交往很不好。要是40岁，或者35岁，还不是那么糟糕。但是以你的年纪，列宁娜！不，真的不好，而且你知道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有多么反对任何强烈的或长期的感情或事情。跟亨利·福斯特交往4个月，没有别的男人，为什么呢？要是他知道了，他非得怒火中烧不可……”

“想象一下水管里承受巨大水压的水。”学生们便开始想了起来。“要是我扎它一下，它定会喷得跟喷气式飞机似的！”元首说。

他扎了20下，出现了20个小喷泉。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母亲！”疯狂是传染的。

“我的爱，我唯一的，我仅有的、珍贵的、宝贝的……”

母亲，一夫一妻制，风流韵事。喷泉喷得很高，汹涌地喷着泡沫。强烈的欲望只有一个发泄口。我的爱，我的宝贝，难怪那些可怜的前现代人那么疯狂、那么邪恶、那么痛苦。他们的世界不允许他们轻松地对待事物，不允许他们有理智，不允许他们善良快乐。因为母亲们和情人们，因为预先被设定不能照做的禁令，因为诱惑和孤独的悔恨，因为所有的疾病和无尽的痛苦，因为种种不确定性和贫穷，他们不得不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感情，强烈地感受到（强烈的，在独处，在绝望的独处中还能有什么呢），他们怎么可能安定？

“当然没有必要放弃他，时不时地找个别的人就行了。他也找别的女孩，不是吗？”

列宁娜点头承认。

“他当然有。你要相信亨利·福斯特是一个完美的绅士，总是那么彬彬有礼。还要当心主管，你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固执的……”

列宁娜点了点头说：“今天下午他拍了拍我的屁股。”

“那么，你瞧！”法妮喜不自胜地说，“那就说明了他是怎么想的，最严格的惯例。”

“稳定。”元首说，“稳定。没有社会稳定就没有文明的复兴，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个人的安宁。”他的声音像小号一般。他们听着就觉得自己更高大了，充满了激情。

机器在转动，转动，一直不停地转动。它若不动就意味着死亡了。10 亿人在地球表面上跑来跑去，轮子开始转动，在 150 年后就会有 20 亿人；让所有的轮子都停止运动，150 个周后，地球上又将会只剩 10 亿人了，另外的 10 亿人都被饿死了。

轮子必须平稳地转动，但是这个轮子不能没有人照料，必须要有人照料它们，必须要有像轮子的轴承一样稳定的人、理智的人、恭顺的人、安于现状的人来照料。

哭喊：我的宝贝，我的母亲，我的唯一的、仅有的爱。呻吟：我的罪，我可怖的上帝。有人因为痛苦而尖叫，有人因为高烧而喃喃自语，有人因为年老和贫穷而恸哭，他们怎么能照料好自己的轮子？那么如果他们照料不好自己的轮子……那 10 亿男男女女的尸体就无法被焚烧或掩埋。

“毕竟，”法妮试图劝她说，“除了亨利，多交往一两个男人又不是什么痛苦或者不好的事。既然你应该混乱一点……”

“稳定，”元首坚持说，“稳定是最原始和最终的需要。稳定 才有一切。”

他挥了挥手，指了指花园，控制中心的大楼和在灌木丛下鬼鬼祟祟的或在草丛上跑来跑去的光溜溜的小孩子们。

列宁娜摇了摇头。“不知道为何，”她沉吟着说，“我最近不怎么想放纵。有时我就是不想。你有过这种感觉吗，法妮？”

法妮同情地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不过你还是要做一些努力。”她忧伤地说，“你必须坚持玩这个游戏。毕竟，每个人都属于彼此。”

“是啊，每个人都属于彼此。”列宁娜缓缓地重复着。她叹了一口气，又沉默了半晌，然后她抓起法妮的手，轻轻地捏了捏。“你说得很对，法妮。我会跟平时一样尽力去做的。”

冲动受到压抑就会横溢斜出，洪水就是感情，就是激情，甚至就是疯狂。洪水的力量取决于水流的力量，还有障碍物的高度和强度。没有阻碍的溪流平静地沿着既定的水渠汇入江河，它静谧的终点。（胚胎饥饿了，日复一日，代血剂泵不停地以每分钟800转的速度转动着。出瓶的婴儿不断地哭号，一个护士立即抱着一瓶外分泌液出现了。感情就在欲望和满足的间隙中躲藏，缩短这个间隙，打破一切古老的、不必要的障碍。）

“幸运的孩子们！”元首说，“我们不惜一切努力让你们在感情上好过一点儿，尽一切可能不让你们受感情的折磨。”

“福帝存在，”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讷讷地嘟囔，“万物安宁。”

“我怎么会没有见过她呢？”社会身份主管助理说，“有机会我一定要见一见她。”

“列宁娜·克朗？”亨利·福斯特一边拉上裤子的拉链，一边重复了一遍社会身份主管助理的问话。“啊，她是个不错的姑娘。非常有活力。我真的很奇怪你竟然没有跟她交往过。”

“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社会身份主管助理说，“我一定会的。一有机会我就会得到她的。”

伯纳德·马克思就在更衣室走廊的对面，听见了他们说的话，脸色变得苍白。

“说实话，”列宁娜说，“我天天和亨利在一起，也开始觉得有点儿厌烦了。”她说着提上了左脚的长筒袜。“你认识伯纳德·马克思吗？”列宁娜试图装作漫不经心地问。

法妮一脸惊恐：“你是说……？”

“为什么不呢？伯纳德是个a ＋，而且，他叫我和他一起去野蛮人保留地。我一直想去看看野蛮人保留地是什么样子的。”

“不过他的名声？”

“我为什么要在乎他的名声呢？”

“人们都说他不喜欢玩障碍高尔夫。”

“人们说，人们说。”列宁娜揶揄道。

“而且他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度过的，自己。”法妮的声音中有种莫名的恐惧。

“呃，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不是一个人了，而且大家为什么都对他那么冷酷？我觉得他倒是很可爱呢。”她偷偷地对自己笑了。他是多么害羞啊！就像她是一个世界元首，而他自己是个g -机器看守工似的。

“想想你们自己的生活。”穆斯塔法·蒙德说，“你们谁曾经碰到过不可逾越的障碍吗？”

大家都沉默不语，表示否定。

“你们中有谁被强制在欲望得到满足之前经受过长时间的熬煎

吗？”

“呃。”一个学生开了口，又犹豫不决。

“快说。”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说，“不要让福帝陛下久等。”

“我曾经等了将近4周，才得到那个我想要的姑娘。”

“结果你感觉到强烈的情感了吗？”

“当然，非常强烈！”

“应该是强烈得可怕。”元首说，“我们的祖先是那么愚蠢，那么目光短浅。当第一批改革者主动提出要帮他们摆脱这些可怕的感情时，他们竟无动于衷。”

“就只把她当肉体来谈论。”伯纳德咬牙切齿地说，“这儿要她，那儿要她。像羊肉一样，简直把她当成了一块羊肉。她说她会考虑考虑，她说她这周会给我一个答复。啊，福帝，福帝，福帝。”他真的想上去朝着他们的脸重重地打上两拳。

“真的，我真心建议你和她交往。”亨利·福斯特说。

“就拿人工繁殖来说。费兹那和川口已经研究出了全部的技术，可是政府会看一眼吗？”

“伯纳德长得太丑！”法妮说。“可是我很喜欢他的长相。”

“还那么矮。”法妮说着做了个鬼脸。“矮是底层社会可怕的共有特征。”

“我觉得这倒是好得很呢。”列宁娜说，“这样你就可以拍拍他的肩膀，摸摸他的脑袋，像爱抚一只猫那样。”

法妮吃了一惊。“他们说他还在瓶子里的时候有人犯了个错误。那人以为他是个g　，把酒精倒进他的代血剂里了。因此他才长得那么矮小。”

“太荒唐了！”列宁娜义愤填膺地说。

“14　000架飞机列队飞行时发出的轰鸣声，但是在库达姆大街和第八街区，炭疽菌弹爆炸的声音并不比拍破一个纸袋的声音大。”

“因为我真的想去看看野蛮人的保留地。”

TNT加上雷汞，等于什么呢？等于在地面上炸出一个巨大的洞，等于大厦倾覆，瓦砾纷飞，血肉模糊，等于空中飞起一只只仍然穿着靴子的鲜血直流的脚。它们从半空中慢慢地落下，落在猩红色的天竺葵中间。那是那个夏天里多么壮观的表演！

“你真是没救了，列宁娜，我不管你了。”

“俄国人污染水源的技术真是独具匠心。”

法妮和列宁娜背对着背，在沉默中继续争辩道。

“九年战争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大崩溃，必须在统治整个世界和任其毁灭中作出一个选择，要么稳定，要么毁灭。”

“法妮·克朗也是个不错的姑娘。”社会身份主管助理说。

在育婴室里，社会意识启蒙的课程已经结束，接下来讲的是为了将未来的需要和未来的工业供应相协调。“我喜欢飞行，”那个声音低声说，“我真的喜欢飞行，我喜欢穿新衣服，我喜欢……”

“当然自由主义毁灭于炭疽杆菌，但是你不能依靠武力解决一切问题。”

“没有列宁娜那么有灵气。哎，没有。”

“可是旧衣服太讨厌了。”那个不知疲倦的低语声继续说着，“我们一定要扔掉旧衣服。扔掉强于修补，扔掉强于修补，扔掉强于……”

“政府的职责是坐着干的，不是站起来打来打去。你们要用大脑和臀部统治，永远不是用拳头来统治。例如，促进消费。”

“好了，我准备接受伯纳德的邀请。”列宁娜说，不过法妮仍然默默不语，也不转过脸来看她。“是我错了，亲爱的法妮。”

“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被强制要求一年要有那么高的消费，为了工业的利益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

“扔掉强于修补。补丁越多，财富越少；补丁越多……”

“早晚有一天，”法妮忧郁地强调，“你会遇到麻烦的。”

“大规模的发自内心的反对。要求什么都不消费，回归自然。”

“我喜欢飞行。我真的喜欢飞行。”

“回归文化。是的，真的是回归文化。要是你一直安静地坐着看书，你什么都不需要消费。”

“我看起来还可以吗？”列宁娜问。她穿着深绿色的醋酸纤维夹克，领子和袖口上有绿色的纤维胶皮毛。

“在北三区，800 百名朴素派成员倒在了机枪扫射之下。”

“扔掉强于修补，扔掉强于修补。”

绿色的灯芯绒短裤，白色的纤维胶羊毛长筒袜卷到了膝盖以下。

“然后就是著名的英国博物馆大屠杀。2 000名文化人死于硫化二

氯乙烷。”

白绿相间的骑士帽遮住了列宁娜的眼睛，她的鞋子是亮绿色的，擦得锃亮。

“最后，”穆斯塔法·蒙德说，“元首们意识到光靠武力是不够的，于是采取了虽然缓慢但是效果更好的人工生殖，新巴甫洛夫条件设置和睡眠教育……”

她的腰上系了一条镶银饰的绿色人造摩洛哥皮带，上面有药囊带。列宁娜不是不孕女，药囊带里是定量供给的避孕药。

“费兹那和川口的发明最后得到了应用，于是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胎生繁殖的宣传……”

“漂亮极了！”法妮激动地喊道，她总是无法长久地抵抗列宁娜的魅力，“这条可爱的马尔萨斯腰带真是漂亮啊！”

“同时还有反对过去的运动，关掉了博物馆，炸毁了历史遗迹（幸运的是大多数历史遗迹已经在九年战争中被摧毁了），还查禁了所有福纪105年以前出版的书籍。”

“我一定要弄一条这样的腰带。”法妮说。

“比如那个时候有一个历史遗迹，叫做金字塔。”

“我那条黑色的老专利皮带……”

“还有一个作家，叫做莎士比亚，当然你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那条带子太丢人了，我那条皮带。”

“这就是真正的科学教育的好处。”

“补丁越多，财富越少；补丁越多，财富……”

“我们福帝的第一辆T型轿车上市的时间……”

“我弄到这条腰带将近有半年了。”

“被选作了新时代的纪元开始。”

“扔掉强于修补；扔掉强于修补……”

“那时有一种东西，就像我以前说的那样，被叫做基督教。”

“扔掉强于修补。”

“低消费的伦理和哲学……”

“我喜欢穿新衣服，我喜欢穿新衣服，我喜欢……”

“在低消费时代，基督教是必要的。不过在大机器和固氮时代，基督教显然就成了一种反社会的罪行。”

“亨利·福斯特给我的。”

“所有的十字架都被砍掉了头，变成了T字架。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上帝。”

“这是真正的摩洛哥皮。”

“我们如今生在世界国。我们庆祝福帝纪念日，我们有社会歌，我们还有团结服务。”

“福帝，我是多么讨厌他们！”伯纳德·马克思想着。

“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天堂，不过他们仍然还是喝那么多酒精。”

“把她当作肉体，当作肉体。”

“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灵魂，还有一种东西叫做不朽。”

“你一定帮我问问亨利，从哪儿弄到的这个带子。”

“不过那时的人们常常吸食吗啡和可卡因。”

“更糟糕的是，她也把自己当作肉体。”

“福纪178年，有2 000个药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得到了资助。”

“他真的看起来有些忧郁。”社会身份主管助理指了指伯纳德·马克思说。

“6年之后那种完美的毒品开始了商业化生产。”

“我们来逗一下他。”

“它能够产生让人飘飘欲仙、麻醉欢愉的感觉。”

“忧郁，马克思，忧郁。”有人在马克思肩膀上拍了一下，让他吃了一惊。他抬起头来看，是那个粗鲁的亨利·福斯特。“你需要的是1克唆麻。”

“它具有基督教和酒精的全部好处，却没有这两者的坏处。”

“福帝，我真想杀了他！”然而，这只是他心里的想法，“不了，谢谢。”他说着，推开了亨利递过来的一颗药片。

“你想的话，可以给自己放个假，逃避一下现实，回来之后就不会那么头疼，那么苦恼了。”

“吃了吧，”亨利·福斯特坚持说，“吃了吧。”

“稳定实际得到了保证。”

“只要吞下1立方厘米的小药片，10种抑郁情绪就都会药到病除。”社会身份主管助理引用了一句朴素的睡眠教育的格言。

“剩下的，就只有克服衰老了。”

“你该死，你真该死！”伯纳德·马克思喊道。

“装腔作势。”

“性激素，输入年轻的血液，镁盐……”

“记住，1克唆麻，忧郁不见。”他们说着，哈哈大笑着走了。

“老年人的生理皮肤红斑都被清除了，连同这些红斑一起清除的还有，当然……”

“不要忘了问他那条马尔萨斯腰带的事。”法妮说。

“连同清除的，还有老年人的心理怪癖，性格是要陪伴人一生的。”

“趁着黄昏来临之前，来两局障碍高尔夫消磨一下时光。我一定要飞行。”

“工作，游戏，到60岁的时候我们还会和他们17岁时一样有力量、有胃口。老年人在他们的残年里总喜欢消极避世，在信仰中寻找寄托，把时间都花在读书上，思考，不停地思考！”

“白痴，猪猡！”伯纳德·马克思沿着走廊向电梯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

“现在，这就是进步。老年人能够工作，能够交合。老年人除了

娱乐和工作没有空闲的时间。他们没有时间坐下来思考。即使在忙碌的工作和娱乐之间他们找到了一丝闲暇，那时还会有唆麻，美味的唆麻。半个假期需要半克唆麻，一个周末需要1克唆麻。2克唆麻就是一次奇幻的中东之旅，3克唆麻完全足以让人在黑漆漆的月球上一尝永恒的滋味。当他们醒来，便会发现他们又处在安全的日常工作与娱乐的坚实土壤之上，在一部部的感官片之间游荡，在一个个朝气蓬勃的姑娘之间逢迎，打完了障碍高尔夫又是……”

“走开，小姑娘！”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愤怒地喊道，“走开，小男孩！你们看不见福帝陛下正忙着吗？走开，去别的地方玩你们的性游戏。”

“可怜的小孩子们。”元首说。

伴随着轻微的机器嗡嗡声，传送带缓慢地、庄严地以每小时33厘米的速度向前移动着。在暗红色的暮光中，无数的红宝石发着幽幽的光芒。

第四章

电梯里挤满了从a 换瓶间来的男人。列宁娜走进电梯，他们都很友好地向她点头和微笑。她是个很受欢迎的女孩，几乎和他们每一个人都偶尔睡过一夜。

这些男孩都很可爱，她边跟他们打招呼边想：迷人的男孩子们！尽管，她仍然希望乔治·艾泽尔的耳朵没有那么大（也许是在328米的时候，他被多给了一点儿甲状腺素），而看到贝尼托·胡佛时，她忍不住想起，他脱掉衣服之后真的显得毛有点太多了。

她想起贝尼托弯曲的黑毛，眼神中多少带着一些不悦。她转过身去，瞥见了角落里伯纳德·马克思矮小的身影，还有他忧郁的脸庞。

“伯纳德！”她迈步走到他跟前，“我正在找你。”她的嗓音在运行的电梯的嗡鸣声之上，显得很清脆。大家都好奇地转过头来看。“我想跟你说说我们的新墨西哥计划。”她从眼角可以瞥见贝尼托·胡佛吃惊地张大了嘴巴。那张大嘴让她很是厌恶。“大概是奇怪我没有和他一起出去吧！”她对自己说，然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情地大声说，“我真的很想6月里和你一起待一周。”她继续说。（无论如何，她这是在公开地表示对亨利的不忠。法妮应该高兴了，即使对象是伯纳德。）“要是，”列宁娜展示出了她最动人心魄的微笑，“要是你还想要我的话。”

伯纳德苍白的脸变得通红。“这是为什么呀？”她很奇怪，很惊讶，同时又为伯纳德对她的魅力的这种奇怪的礼赞而感动。

“我们最好还是去别的地方说这件事吧？”他结结巴巴地说，看起来十分不自然。

“好像我说的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似的。”列宁娜想，“要是我开了个肮脏的玩笑，比如问问他的母亲是谁，或者类似的事情，他的表情也不会比这更难看吧。”

“我是说，有那么多人在身边……”他慌乱地说不出话来。

列宁娜笑了，笑得很爽朗，毫无恶意。“你真有意思！”她说。她是真的认为他很有意思。“你至少提前一周通知我好吗？”她换了个语调继续说。“我想我们会坐‘蓝色太平洋’号火箭吧？是从碳化T型塔出发吗？还是从汉普斯蒂德出发？”

伯纳德还没能开口回答，电梯就停了下来。

“到楼顶了！”一个尖利的声音喊道。

电梯工是一个矮小的类人猿一样的生物。他穿着e -的黑色长袍，像半个傻子。

“楼顶到了！”他拉开大门。午后温暖的阳光让他吃了一惊，晃得他睁不开眼。“啊，楼顶到了！”他兴高采烈地重复着那几个字，就像突然从黑色的沉睡中被唤醒一样，欢喜得不得了。“楼顶到了！”

他仰起脸笑着，像条狗一样满目崇拜地看着他的乘客们。他们互相说笑着走了出来。电梯工站在电梯边目送他们一路走进阳光里。

“楼顶？”他又一次重复，这次带着疑问的语气。

这时一阵铃声响了，电梯的天花板上一个扬声器开始温和而又专横地发布命令。

“下行。”它说，“下行。第十八层。下行，下行，第十八层。下行，下……”

电梯工砰的一声关上了电梯门，按下一个按钮。电梯立刻开始在暮色中的梯井里嗡嗡地下落，他也陷进了习惯性的沉睡当中。

楼顶上被阳光照得温暖明媚。夏日午后的空气中总是震颤着路过的直升机的翁鸣声。头顶上五六英里处的明媚的天空中，火箭和飞机加速运行发出的低沉的嗡嗡声，像是对这柔软的空气的安抚。伯纳德·马克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抬起头来看看了天空，又环视了一周天边那蓝色的地平线，最后才将目光转到列宁娜的脸上。

“真美丽，不是吗？”他的声音颤抖着说。

她赞同地朝他笑了笑。“这样的好天气，玩障碍高尔夫是最好不过的了！”她欣喜如狂地说，“现在我要乘飞机走了，伯纳德。亨利还在等着我，等久了他会生气的。尽快告诉我时间。”她摆了摆手，穿过宽阔平坦的楼顶，向飞机场跑去了。伯纳德站在那儿，看着她的白色的长筒袜一闪一闪、越来越小，健美的膝盖活泼地弯曲伸展，合身的灯芯绒短裤在深绿色的夹克下面一伸一卷。他的脸上扭动着难言的痛苦。

“我不得不说她很美。”他身后一个洪亮而快活的声音说。

伯纳德吃了一惊，转过身来。贝尼托·胡佛肥嘟嘟的红脸闪着油光，正朝他俯了下来，他十分真诚地笑着。贝尼托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人们都说贝尼托一辈子也用不着唆麻。怨恨和坏脾气从来不会招惹上他。现实对于贝尼托来说，总是那么美好。

“也朝气蓬勃！多么有朝气！”然后，他换了个语调说，“不过，我要说，”他继续说道，“你真的看起来很忧郁！你需要的是1克唆麻。”他把手伸进右手边的裤兜里，拿出了一个小药瓶。“只要吞下1立方厘米大的小药片，10种忧郁……哎，我说！”

伯纳德突然转了个身，跑走了。

贝尼托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这个家伙是怎么了？”他疑惑地说，然后又摇了摇头，确信那家伙的代血剂里被掺了酒精的传说是真的。“影响了他的脑袋，我猜是这样的。”

他把唆麻瓶装了起来，又拿出一小包性激素口香糖，往嘴里塞了一片，然后沉思着朝飞机场慢慢地走去。

亨利·福斯特已经把他的飞机从机库里推了出来。列宁娜到的时候，他已经安稳地坐在驾驶舱里了。

“迟到了4分钟。”她登上飞机在他身边坐下时，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发动了引擎，直升机飞了起来地，垂直升入天空。亨利开始加速，螺旋桨的嗡嗡声从大黄蜂的尖叫变成黄蜂的尖叫，又变成了蚊子的哼哼声。速度计显示，他们正以每分钟2公里的速度上升。伦敦在他们身下变得越来越小。巨大的平顶建筑在几秒钟之内变成了绿色的公园和花园里的一小片蘑菇。它们中间耸立着一个细长的脖子。细长身影的真菌，那是碳化T型塔朝蓝天仰起闪亮的钢筋混凝土的圆脸。

巨大蓬松的云朵慵懒地躺在他们头顶的蓝天上，像传说中的大力

士那扭曲模糊的躯体。从这些云朵里突然掉下一只猩红色的小昆虫，边跌落着边嗡嗡地叫着。

“那是红火箭。”亨利说，“刚刚从纽约飞来。”他看了看表说，“晚点7分钟。”他摇了摇头，继续说，“这些大西洋航班，他们真是极其不守时。”

他把脚从加速器上挪开，螺旋桨的嗡鸣声立刻低了八度半，从大黄蜂、黄蜂变成了雄蜂和金龟子，最后变成了小甲虫。飞机的向上运动开始减速，一瞬间他们便悬浮在空中静止不动了。亨利按下一个控制杆，滴答一声，他们头上的螺旋桨由慢到快地旋转起来，直到在他们的眼前形成一团迷雾，水平方向的风开始尖锐地呼啸起来。亨利的眼睛紧盯着转速盘，指针一转到1 200的标志，他就松开了直升机螺旋桨的引擎。机器已经有了足够的推动力来飞行。

列宁娜透过脚下地板上的窗户向下看去。他们正在公园地带6 000英里的上空飞行。这一公园将中央伦敦和第一卫星郊区分割开。下面的绿地上缩小的人影变得像一个个的蛆虫。一个个的九孔离心塔在树林间闪着金属的光芒。灌木丛边2 000对 b -正在玩黎曼表面网球混合双打。从诺丁山到威尔斯登的主干道上，坐落着 5 个球场的双排自动扶梯。在伊灵体育场上，一个 d 体操表演和社会演唱正在进行。

“卡其色多么讨厌。”列宁娜说出了睡眠教育给她灌输的阶级偏见。

豪恩斯洛感官电影制片厂的建筑占地7公顷半，旁边的黑色和卡其色的劳动者队伍正在为西大道的地面重装玻璃。路边有一些巨大的移动的坩埚，他们两个飞过时，其中一个坩埚被掀翻了，熔化的石头发出刺眼的强光倾倒在地上，石棉滚筒压过来又压过去，绝缘的灌水车车尾翻腾着巨大的白色水雾。

到了布伦特福德，电视机公司的工厂像一个小镇子躺在那里。

“他们一定是在换班呢。”列宁娜说。

穿叶绿色的g　姑娘像一个个的蚜虫和小蚂蚁，还有穿黑衣的半傻子们一个个挤在入口处，或者排着队等着上无轨电车。身着桑葚一样紫红色衣服的　b　-们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主建筑的楼顶上一架架直升机升起又落下，一片繁忙的景象。

“还是那句话，”列宁娜说，“幸好我不是个g 。”

10分钟后他们到了斯托克·伯吉斯，开始了他们第一局的障碍高尔夫。

伯纳德急匆匆地穿过屋顶，眼睛一直看着地面，偶尔看见了个人，也立即偷偷地躲开别人的目光。他就像被什么人追赶着似的，但是他并不愿意看见追赶他的人，唯恐发现，他们比他想象得更加不怀好意，以致他感觉更加内疚不安，更加孤独无助。

“这个可怕的贝尼托·胡佛！”尽管这个人的本意是好的，可是他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有些用心为善的人真正做出来的和心怀歹意的人做得并无两样，甚至列宁娜也让他痛苦。他还记得那段时间的胆怯和犹豫不决。那时他非常渴望，期望有勇气去问问她的决定。他能直面轻蔑的拒绝所带来的羞耻吗？不过要是她说好，那该是怎样的欣喜若狂啊！可是她现在说了自己的想法，他还是觉得自己是那么可悲。因为她竟然认为这样晴朗的下午最适合打障碍高尔夫，因为她竟然小跑着去找亨利·福斯特，因为她竟然觉得他不想在公开场合讨论最私密的事情而好笑。他好可怜，因为她就像其他的英国姑娘一样善良健康，而没有不正常、奇怪之处。

他打开了他的机库，叫来休息室里的一对　b　-随从帮忙把他的飞机推上屋顶。飞机场的职员是同一批波坎诺夫斯基化多生子，同样地矮小、黝黑、丑陋。伯纳德用尖锐、相当傲慢、无礼的态度对这些人发出了命令。和这些种姓劣于自己的人打交道对于伯纳德来说是一件

非常痛苦的事。因为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现今的流言，说他的代血剂里掺了酒精的事很可能是真的，因为意外毕竟时有发生），伯纳德的体型比那些普通的 g 强不了多少。他站直了比a 的标准身高矮了整整8公分，也比正常的a　 们瘦许多。每次和低种姓的人打交道，总让他想起自己在体型上的缺陷。“我就是我，但我真希望这不是我。”他的自我意识总是那么敏锐、强烈。每次他发现自己可以平视 b 们的脸，而不是俯视，就会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这些生物会按照他相应的种姓地位对待他吗？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上。这样做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 g 们、d 们还有e 们经过了条件设定，总是把社会优越性和个头高矮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睡眠教育引起的轻微的身高偏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此那些女人在面对他的追求时才会笑，因此才有了跟他同一种姓的男人们拿他搞恶作剧这样的事。这些揶揄讽刺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边缘人，因为觉得自己像一个边缘人而更加表现得像一个边缘人，因而更增加了同伴们对他的偏见，加剧了对他的缺陷的冷嘲热讽。这样他就感觉更加孤独，更加被排斥。长期担心被轻视的恐惧，让他总是躲避他的同伴们，而在他的下级种姓的周围，他总是对自己的尊严格外在意。他是多么嫉妒亨利·福斯特和贝尼托·胡佛！他们永远不用对一个 e 大喊大叫才能让他们服从命令；他们的身份是那么理所应当；他们可以在各个种姓的人群中如鱼得水、来去自如，对自己优越舒适的身份也毫无察觉。

在他看来，那一对多生子随从在帮他把飞机推上屋顶时动作非常懒散和不情愿。

“快点！”伯纳德恼火地说。其中一个随从抬起头看了看他。伯纳德在他那双空洞的灰色眼珠里看到的，是卑劣的嘲讽吗？“快点！”他更加大声地喊。声音听起来又尖锐又丑陋。

他钻进了飞机，一分钟之后开始向南飞去，向大河飞去。

佛里特街上的一栋60层建筑是宣传局的多间办公室和情绪工程学

院的所在地。地下室和下面几层的房间是伦敦三大报纸：《每点广播》（供高级种姓阅读的报纸），淡绿色的《g　报》，还有卡其色纸张和满版单音节文章的《d　镜报》的印刷厂和办公室。接着是电视宣传局，感官电影、合成声音和音乐办公室，它们一共占据了22层。上面的楼层，是研究实验室和铺设了软毯的录音带作家和合成音乐作曲家的办公室。最上面的18层，是情绪工程学院的所在地。

伯纳德的飞机在宣传局的建筑楼顶着陆了，他接着走了出来。

“通知下面的亥姆霍兹·华生先生。”他命令一个守门人g　＋，“就说伯纳德·马克思先生在楼顶上等着他。”

他坐了下来，给自己点了一支烟。

这条信息传下来的时候，亥姆霍兹·华生先生正在写着什么。

“告诉他我马上就来。”他说完挂上了电话，然后转身对着他的秘书说：“你帮我把东西收拾好。”他仍然一派官腔，公正无私地说着，完全不在意她明媚的笑容，起身快步向门口走去。

亥姆霍兹·华生先生是一个身材魁梧、虎背熊腰的人，总是充满活力，而且步履矫健，身手敏捷。他柱子一样粗壮的脖子上托着一个形状优美的脑袋。头发又黑又卷，五官十分鲜明。毫不含糊地说，他长得十分英俊，就像他的秘书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的那样，他身上的每一厘米，都是典型的a　＋。他的职业是情绪工程学院写作系的讲师，教学的间隙还时不时地担任情绪工程师。他还定期给《每点广播》写稿，写一些感官电影的剧本，另外他还精通用标语和睡眠教育的格言写作。

“能干。”这是他的上司对他的评价。“也许，（他们说到这儿总是摇摇头，意味深长地降低声音）有点儿太能干了。”

是啊，有点儿太能干了，他们是对的。聪明过头对亥姆霍兹·华生

产生的影响，和身体缺陷对伯纳德·马克思产生的影响是非常相似的。骨架小、肌肉少让伯纳德和他的伙伴们疏远了，而对于亥姆霍兹来说，冷漠感的源头却是聪明过头，而这种疏离和冷漠感愈发严重，让亥姆霍兹意识到，自己是那么特立独行，那么孤单，竟是因为他太过能干。他们两个人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意识到了自己与他人的差异。不同的是，有身体缺陷的伯纳德一直以来都承受着孤独感，而亥姆霍兹直到最近才意识到，他的过分聪明给他带来了与他周围的人的不同。这位自动扶梯壁球冠军，这位不知疲倦的情人（据说他在不足4年内交往过640个姑娘），这位让人羡慕的委员，最出色的交际家，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壁球、女人、交际都只是二等爱好。真的，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另外一种活动。不过是什么呢？对什么更感兴趣呢？这就是伯纳德要来和他谈论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伯纳德又一次来听他讲的问题，因为通常都只有亥姆霍兹在说话。

亥姆霍兹刚迈出电梯，就被三个从合成声音办公室旁边宣传局办公室里出来的漂亮姑娘给截住了。

“嗨，亥姆霍兹，亲爱的。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埃克斯穆尔高地野餐。”她们三个人缠住他乞求道。

他摇了摇头，努力地推开她们，往前走着说：“不，不。”

“我们不会邀请别的男人。”

不过这样甜蜜的保证也没能让他动摇。“不了。”他仍然说，“我有事。”他坚定地走他的路。姑娘们跟在他后面追着。直到他爬进伯纳德的飞机，砰的一声关上门，她们才放弃了追逐，但却没有一丝不满。

“这些女人！”飞机升入半空时，亥姆霍兹说，“这些女人！”他一边摇了摇头，一边皱了皱眉说。“太可怕了。”伯纳德假惺惺地附和着说。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心里多么盼望自己也能有那么多的女人追，

能有亥姆霍兹一样的苦恼。他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要大吹大擂一番。“我要带列宁娜·克朗一起去新墨西哥了。”他尽量装出一副随意的样子说。

“真的？”亥姆霍兹应了一声，摆出一副完全没有兴趣的样子。他顿了一会儿又继续说，“这一两周，我拒绝了所有的委员会会议和所有的姑娘们。你都想象不出，她们为了这事在学院里闹成什么样子，可是我想还是值得……”他犹豫了一会儿说，“哎，她们很奇怪，她们很奇怪。”

身体上的缺陷可能会导致心理上的负担，这一过程看起来是可逆的。心理上的负担出于自身的目的，同样可以导致蓄意的自我孤立，以致造成自以为的失明与耳聋，造成禁欲主义引起的性无能。

短暂的飞行中剩下的时间，都是在沉默中度过的。他们到达之后，在伯纳德房间里软绵绵的沙发上躺下之后，亥姆霍兹又开始讲话了。

他说得非常慢。“你有没有感觉过，”他问，“你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等待着机会要爆发呢？某种你不用的额外的能量，就像瀑布上流下的水，蓄积着却没有去冲动涡轮，你有这样的感觉吗？”他看着伯纳德，满眼的问号。

“你是说事不遂心时，一个人感觉到的那些情绪吗？”

亥姆霍兹摇了摇头说：“不全是。我说的是我有时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像是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我也充满了一吐为快的力量，可是我却不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也不能使用这种力量。要是有别的方式来写……或者写些别的东西……”然后他停住了。“你看。”他终于继续说起来，“我挺擅长写些优美的词句。你知道的，就是那些突然跳起来的句子，就好像你坐在一个大头针上。这些句子看起来那么新颖，那么振奋人心，尽管这些不过是睡眠教育里最

浅显的道理，不过这还是不够的。这些句子只是好，还是不够的，它们的意思也要好才行。”

“不过你说的东西是好的，亥姆霍兹。”

“啊，行得通的时候还好。”亥姆霍兹耸了耸肩说，“不过进行得不总是那么顺利。无论如何，这件事还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我能够做更重要的事情。是的，更强烈、更剧烈的事情。不过那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一个人怎么能对他要写的东西感受那么强烈呢？语言就像X光，只要你好好利用，它就会穿透你。这就是我努力教给我的学生的东西，怎么写得入木三分。不过，被一篇关于社会歌或者香味器官的最新发现的文章打动感染，又有什么益处呢？另外，在写这种题材时，你真的能让语言那么有穿透力吗，就像最强烈的X光一样？关于虚无你又能说什么呢？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非常努力，非常努力……”

“嘘！”伯纳德突然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边，然后他们听了一会儿。“我觉得门口有人。”他悄悄地说。

亥姆霍兹站起身来，蹑手蹑脚地穿过房间走到门后面，猛然将门用力打开了。当然，那里没有人。

“抱歉。”伯纳德说，心里觉得自己又蠢又尴尬，脸上也是一副窘相。“我想我是有点儿太紧张了。人们怀疑你的时候，你也不由得开始怀疑他们。”

伯纳德伸出一只手来遮住了眼睛，叹了口气，声音听起来那么悲凉。他开始安慰自己，“要是你知道我近来承受了什么，”他说着几乎哭了起来，他自怜的情绪瞬间像喷泉一样释放了出来。“要是你知道就好了！”

亥姆霍兹·华生听着他说，心里很是不舒服。“可怜的小伯纳

德！”他对自己说。不过他同时也觉得，自己很为他这位朋友感到羞愧。他觉得，伯纳德应该表现得更体面一些。

第五章

8点钟,天色渐渐黯淡下来，斯托克波吉俱乐部塔楼上的扬声器，开始用超越男高音的音调宣布活动结束了。列宁娜和亨利结束了游戏，往俱乐部走去。从内外分泌托拉斯的牧场上，传来数以千计的奶牛的哞哞叫声。这些奶牛把它们的荷尔蒙和牛奶，提供给法尔罕皇家森林里的巨型工厂作为原料。

暮色中直升机的嗡嗡声不绝于耳。每隔两分半钟，就有一阵铃声和划破长空的尖厉哨音响起来，宣布一辆轻型单轨火车正拉着一批低种姓的高尔夫球玩客，从他们自己的球场驶回都市去。

列宁娜和亨利登上飞机出发了。在800米的空中，亨利放慢了直升机的螺旋桨旋转速度，然后在逐渐褪色的景色中悬浮了一两分钟。贝恩汉山的毛榉林在夜空中伸展开来，就像一汪黑色的湖水流向西边天际里明亮的海岸。地平线处的绯红，是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抬眼继续往上看，越过了橘黄，看见的依稀是黄色的边儿，接着是漫天微波荡漾的湖绿色。向北望去，树林之外的地平线向上延伸，内外分泌工厂的20层建筑上一扇扇窗户灯火通明，形成了一道流光溢彩的灯火之幕。那下面是高尔夫俱乐部的建筑，也就是低种姓的巨大营房，分隔墙的另一边是专门为 a 和 b 成员保留的小房间。低种姓的家伙们像蚂蚁一样，黑压压地从四边八方向单轨火车站聚集了过去。玻璃拱廊上，一列灯火通明的火车飞快地开进了露天里。他们的眼睛随着向东南方向前进的火车望去，穿越了黑漆漆的广阔平原，最后看到了泥沼火葬场巍峨的建筑。为飞机夜间飞行的安全着想，火葬场的四个大烟囱都被捆上了明亮的霓虹灯，灯上面还镶嵌着猩红色的危险信号灯。这四个高大的烟囱成了一种地标。

“烟囱的周围，为什么绕着阳台一样的东西？”列宁娜问。

“回收磷。”亨利像电报机一样简短明了地解释说，“烟囱里上升的气体会经过四种处理。通常在焚烧尸体的时候，五氧化二磷都直接流失了。现在超过98%的五氧化二磷都可以回收。每具成年人的尸体，可以回收1.5千克的五氧化二磷，占了英格兰每年生产的400吨磷的大部分。”亨利得意洋洋，为这一成就满心欢喜，就好像这是他自己的功劳似的。“想想我们死后都能为社会做贡献，真是好，能为植物提供肥料。”

此时列宁娜已经转过脸去，直直地望着地面上的单轨火车站。“很好。”她表示同意，“不过，a 们和b 们与下面那些丑陋的g 和d 制造的肥料是同样多的，这真是太奇怪了。”

“所有的人，在物理化学组成上都是一样的。”亨利简洁地说，“另外，就连e 们也履行着这一不可或缺的使命。”

“甚至连一个e ……”列宁娜突然想起，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有一次在深夜醒来，第一次真切地听到了一直在她的睡梦中萦绕的低语声。她似乎又一次看到了月光，看到了月光下一排排白色的小床；又一次听到了那低低的私语声（这话经过那么多遍的重复，没有忘记，也不可能忘记）：“每个人都为其他所有的人工作，缺少任何一个人都不行，甚至每一个e 都是有用的，没有e 也是不行的。每个人都为其他所有的人工作，缺少任何一个人都不行……”她记起了第一次感到的震惊和恐惧；记起了她在那半个小时的清醒中的所感所想；记起了在不间断的重复的影响下，她慢慢放松的心灵和悄悄钻入大脑的睡意……

“我想 e 们是不介意当 e 的。”她大声地说。

“他们当然不。他们怎么能介意呢？他们不知道做任何其他种姓的人是什么滋味。我们当然会介意，可是，这是因为我们的条件设定

不同。另外，我们一开始的遗传性也不同。”

“我很高兴我不是一个 e 。”列宁娜肯定地说。

“不过，要是你就是一个 e ，”亨利说，“你也会被设定条件，让你觉得，你幸亏不是一个b 或者a 。”他开始推动前行飞行器加速，直奔伦敦飞去。他们身后，西方的天空中绯红色和橘黄色已经几乎褪去，乌云爬满天幕。他们飞越火葬场上空时，飞机在大烟囱滚烫的气流中陡然升起，又在浓烟之外的冷气流中突然下降。

“多么有趣的跌宕起伏啊！”列宁娜欢乐地笑了。可是亨利的声音听起来却有些忧郁。“你知道那跌宕起伏是什么意思吗？”他说，“那是某个人最终的灰飞烟灭，在一阵热浪中那么蒸发了。要是知道那化作灰烬的究竟是谁，是男人还是女人，是a 还是 e ，感觉会很奇怪……”他叹了口气，然后他又毅然决然地快活了起来，说，“不管怎样，有一点我们是很确定的：不管他是谁，他活着的时候是很快乐的。如今，每个人都很快乐。”

“是啊，每个人都很快乐。”列宁娜回应着。他们曾经每个晚上听这句话重复150遍，听了20年。

到了西敏寺区，他们在亨利的40层公寓楼顶降落之后，直奔餐厅。在那儿，他们伴着闹哄哄的欢笑声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饭。上咖啡的时候也提供了唆麻。半克的药片，列宁娜吃了2片，亨利吃了3片。9点20分，他们穿过大街到了新开的西敏寺卡巴莱歌舞厅。这天晚上，无云亦无月，只有星光点点。所幸列宁娜和亨利并没有意识到这让人沮丧的事实，因为那些人造灯光有效地隔绝了天外的黑暗。“加尔文·司徒普斯和他的16名萨克斯演奏者，”这些金光闪闪的大字在这个新歌舞厅的门口动人地闪烁着，“伦敦最佳色香乐队，为您演奏最新的合成音乐。”

他们走了进去，空气似乎又热又闷，充斥着龙涎香和檀香木的气

味。调色器在大厅的拱顶天花板上画出了赤道夕阳的美妙风景。16名萨克斯演奏者，正在演奏一首古老的名曲："世界上没有哪个瓶子，能比得上我那个可爱的小瓶子。"400对舞者，正在光洁的地板上跳着五步舞，列宁娜和亨利很快就成了第 401对。萨克斯凄哀地演奏着，就像月光下的小猫们用女低音和男高音哀婉地悲号着小生命的逝去。他们善于和音，震颤的和音越升越高，越升越高，直到最后指挥的手一挥，这销魂乐曲的最后一个颤音才轻飘飘地停了下来，16个演奏者已形同虚设。a 降调如响雷一般炸开，接着在黑暗与死寂中丝丝缕缕地沉吟着，从四分音到低低如耳语一般的和弦，（这时四步格和五步格仍在继续）使得低沉的每一秒钟都充满了强烈的期盼。最后这期盼终于实现了：仿佛灿烂的太阳突然出现在苍穹中，16个演奏者齐声歌唱了起来：

"我的瓶子，我永远渴望你！

我的瓶子，我为何离开你？

在你里面，天空湛蓝，

在你里面，风和日丽。

那是因为，

世界上没有哪个瓶子，

能比得上我那个可爱的小瓶子。"

列宁娜和亨利在西敏寺舞厅里，和另外的400对舞者一起踏着五步舞的节奏转啊转，然而，他们也像是在一个温暖、绚烂、无比友好的唆麻世界里舞蹈。每个人都那么和善，那么美丽，那么风趣可爱！"我的瓶子，我永远渴望你……"不过列宁娜和亨利已经拥有了他们渴望的……他们就在这里面，感觉就在那风和日丽的湛蓝的天空下。当疲倦了的16人演唱团放下了他们的萨克斯，合成音乐装置开始

播放最新的舒缓的马尔萨斯蓝调时，他们两个就像同卵双胞胎一样，在瓶装代血剂的海洋里轻轻地随波荡漾。

“晚安，亲爱的朋友们。晚安，亲爱的朋友们。”扬声器非常有礼貌地，亲切又动人地命令着，“晚安，亲爱的朋友们……”

列宁娜和亨利顺从地和其他人一起离开了。阴沉的群星已经在天幕上走了相当一段距离。尽管空中鲜明的标志已经在黑暗中渐渐隐去，这对年轻人仍然沉浸在唆麻里，陶陶然地忘了黑夜的降临。

舞会结束前半个小时吞下的第二剂唆麻，已经在现实世界和他们的心灵之间，建起了一面无坚可摧的墙。他们就像在瓶子里一样晃晃悠悠地穿过了大街，又坐上电梯，到了28楼亨利的房间。然而，尽管像装在瓶子里一样，尽管服下了第二剂唆麻，列宁娜没有忘记采取规定的避孕措施。年复一年的高强度的睡眠教育，和从12岁到17岁期间每周3次的马尔萨斯训练，使这些措施变得就像眨眼一样自动和不可或缺。

“啊，我想起来了。”她从浴室里走出来时说，“法妮·克朗想知道，你是从哪里弄到你送我的那条美丽的绿摩洛哥皮腰带的。”

每隔一周的周四，是伯纳德的团结服务日。在爱神会堂（亥姆霍兹最近刚被按照第二条款选入会堂）提前吃过晚饭，他就离开他的朋友，在屋顶上招呼了一辆出租飞机，坐上飞机向福特森社区歌堂飞去。飞机先在空中上升了几百米，然后向东飞去，一转弯，巍然壮丽的歌堂就出现在伯纳德的眼前了。德门山上320米的人造卡拉拉白色大理石建筑，正闪着雪白炽热的光芒。在直升机站台的四角，各有一个巨大的T字架在夜色中闪烁着猩红色的光芒，24支硕大的金色喇叭呜咽地奏着一首庄严的合成音乐。

“该死，我迟到了。”伯纳德看了一眼歌堂大钟——大亨利，愤愤地对自己说。他显然是迟到了，因为在他付出租飞机费用时，大亨利

敲响了整点。“福帝。”突然所有的金色喇叭一起低沉辽远地唱了起来，“福帝，福帝，福帝……”大钟敲了9次。伯纳德朝电梯飞奔而去。

福帝庆祝日和其他歌咏集合的大会堂在这座建筑的最底层。上面的每层楼都有100个房间，一共7 000个房间，它们被用来做各个团结小组两周一次的服务。伯纳德在33楼走出了电梯，匆匆地沿着走廊走，在3　210室门前犹豫了半晌，最后仿佛给自己拧发条一般，愣愣地推开门直接往里走去。

感谢福帝！他不是最后一个。12把围绕环形桌的椅子还有3把是空着的。他溜到最近的椅子边悄悄地坐下，准备对来得更迟的人皱眉，不管那人是谁。

坐在他左边的女孩向他转过脸来问，“今天下午你玩什么了？障碍球还是电磁球？”

伯纳德看着她（福帝！她是莫甘娜·罗斯柴尔德），羞红了脸，磕磕巴巴地告诉她说，他什么也没有玩。莫甘娜吃惊地看着他，两个人都尴尬地沉默了起来，然后她气冲冲地转向她的左边，去跟那个更喜欢运动的男人聊天去了。

“团结日服务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伯纳德痛苦地想，他预感到，自己渴望被救赎的想法要再次失败。要是他在这把最近的椅子上坐下之前，多看两眼周围环境该多好！他本来应该在菲菲·布莱德劳和乔安娜·迪赛之间坐下的，可是他竟然看也不看，糊里糊涂地在莫甘娜旁边一屁股坐下了。莫甘娜！福帝！她那两道黑眉毛，还不如说一道黑眉毛，因为它们几乎在鼻梁上方相遇了。福帝！他右边的是克拉拉·迪特丁。是啊，克拉拉的眉毛没有相遇，可是她实在是太过桥小了，而菲菲和乔安娜则刚刚好。丰满、金发、不太高……可是现在，那个大笨蛋汤姆·川口已经坐在她们俩中间了。

最后一个到的是萨柔基尼·恩格斯。

“你迟到了。”这个小组的主持严肃地说，“下次不能再这样了。”

萨柔基尼说了抱歉之后，赶紧走到吉姆·波坎诺夫斯基和赫伯特·巴古宁之间的椅子上坐下。小组成员到齐了，组成了完美无缺的团结圈。围绕着桌子，男人、女人在一个圈里相互交替地坐着。他们12个人等待着成为一体，等待着被打碎糅合，成为一个更大的有机体，失去他们各自的身份。

主持站起身来，在胸前比画了一个T字，然后打开了合成音乐装置的开关，不知疲倦的轻柔鼓点和器乐合奏流淌了出来。管乐如风，弦乐似雨，团结日第一首赞美诗不断重复的简洁旋律被反复演奏着。一遍，又一遍，听着这搏动的节奏的不再是耳朵，而是上腹的膈膜；不断重复的和乐曲萦绕的不是心头，而是渴望同心同德的肠道。

主持又比画了一个T字，坐了下来，服务开始了。奉献出来的唆麻被放在桌子中间。草莓冰激凌唆麻的爱之杯，带着“我为我的幻灭而举杯”的祝词，依次传了下去。12次举杯痛饮，接着伴随着合成管弦乐队的伴奏，他们唱起了团结日第一首赞美诗。

“福帝，我们12人，愿合而为一，

像注入社会河流的水滴，

哦，使我们合为一体，

如闪亮的轿车一样迅疾。”

12个充满思念的诗节。接着，爱之杯第二次传递，“我为更伟大的存在而举杯”是这次的祝词。每个人都一饮而尽。音乐不辞辛劳地演奏着，鼓点频频地敲着，和乐在肺腑内销魂地铿锵交错着。他们唱起了第二首团结日赞美诗。

“来吧，更伟大的存在，社会的伙计，

打破12，融合为一，

我们渴望死亡，因为当我们消失，

就是更伟大的存在的开始。”

又是12个诗节。这时唆麻已经开始起作用了。人们的眼睛都放出光来，脸蛋儿都发起烧来，内心的博爱之光，绽放在每一个友好微笑着的脸上。连伯纳德都觉得自己有些融化了。当莫甘娜·罗斯柴尔德转过脸来朝他微笑时，他也竭尽所能地笑了笑。但是，她那眉毛，两道并作一道的眉毛，哎，他不能忽略，他尽量当它们不是那样，可是他做不到。看来他还是没有彻底融化。要是他坐在菲菲和乔安娜的中间……爱之杯开始第三次传递，莫甘娜·罗斯柴尔德说，“我为他伟大的降临而举杯”，因为这次从她发起。她的声音洪亮而欢乐。她喝了一口，把爱之杯递给伯纳德。“我为他伟大的降临而举杯。”他重复她的话，心里真切地努力感受着他伟大的降临，可是那眉毛仍然让他十分不安。他不由自主地想，他伟大的降临还很遥远呢。他喝了一口，又把爱之杯递给了克拉拉·迪特丁。“这又会是一个失败。”他默默地对自己说，“我就知道，这又会是一个失败。”不过，他还是继续尽力保持着微笑。

爱之杯转完了一圈。主持抬起手，做了一个手势，全体开始唱起第三首团结日赞美诗。

“感受吧，他伟大的存在如何降临！

欢喜吧，在喜乐中身心隐遁！

融化在砰砰的鼓点声中，

不再有那你我之分。”

一首接着一首，他们的声音变得愈来愈激动。我主即将降临的感觉,像高电压一样在空气中闪着火花。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一个音符一落下，主持就关掉了音乐，取而代之的是满屋死气沉沉。延迟的期许所带来的沉默，在雷电般的生命中颤抖、蠕动。主持伸出一只手，这时一个声音，一个比任何的人类声音都更加高亢、更加丰富、更加温暖、更加有韵律的声音；一个因为爱、渴望和怜悯而更加生动的声音；一个美妙、神秘、超自然的声音在他们的头上响起，非常缓慢地，“啊，福帝，福帝，福帝，”它越来越慢，越来越低声地说。温暖的感觉，从每一个谛听者的心口传到最末端的神经末梢。他们不禁热泪盈眶，五脏六腑似乎都在随着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流动。“福帝！”他们融化了。“福帝！”他们融化，融化了。然后那个声音突然换了一种音调，“听哪！”那个声音像喇叭吹响一样洪亮。“听哪！”他们就听着。那个声音顿了一会儿，变成了低低的耳语声，不过这个耳语声比大声的喊叫更加动人心魄。“更伟大的存在的脚步，”它继续重复说，“更伟大的存在的脚步。”这耳语声几乎听不见了，“更伟大的存在的脚步已经拾阶而上。”那个声音又沉默了起来，众人的期许短暂地放松了一会儿，接着又被拉起，越拉越紧，几欲被撕裂。那时，他们听见了更伟大的存在的脚步声从看不见的台阶上轻轻地传下来。“更伟大的存在的脚步”。崩裂的极点突然来到了。莫甘娜·罗期柴尔德的眼珠瞪了起来，嘴大大地张开，然后差点儿跳了起来。

“我听见他了，”她喊道，“我听见他了！”

“他来了！”萨柔基尼·恩格斯也叫了起来。

“是啊，他来了，我听见他了。”菲菲·布莱德劳和汤姆·川口同时跳起来说。

“哦，哦，哦！”乔安娜也含糊地作证说。

“他来了！”吉姆·波坎诺夫斯基也喊道。

主持向前倾了倾身子，按了一下，一阵混乱的铙和铜管的砰砰锵锵声，满地撒了出来。

“啊，他来了！”克拉拉·迪特丁尖叫着说，“啊——！”好像有人把她的喉咙切断了似的。

伯纳德觉得，他也该做些什么了，于是他也跳了起来喊，“我听见他了，他来了。”不过他说的都是假话。他什么也没有听见，他没有听见任何人来。除了音乐，除了排山倒海而来的兴奋，他什么也没有听到，可是，他依然挥着手臂和大家一起欢呼。当大家开始抖动，开始跺脚，开始踉跄的时候，他也开始抖动和踉跄。

他们走了起来，围成一圈跳起舞来。每一个人的双手都扶住前面一个人的腰。他们转啊转，异口同声地喊，不约而同地用脚跺着拍子，不停地用双手拍着前面一个人的屁股。12双手整齐划一地打着拍子，12个屁股齐刷刷地响着。12合一，12合为一。“我听见他了，我听见他来了。”音乐加快了节奏，脚越跺越快，手越拍越快。突然合成低音音乐变成了话语，宣布赎罪的完成和团结日的圆满结束，12合一的达成，以及更伟大的存在的实现。“狂欢舞蹈吧。”它唱道，这时铜管还在继续着它们疯狂的铿锵声：

“狂欢舞蹈吧，快活的福帝，

亲吻姑娘们，让她们合而为一。

小伙子和姑娘们安然在一起，

狂欢舞蹈吧，痛快又淋漓。”

“狂欢舞蹈吧。”这一群舞者跟着这个叠句喊，“狂欢舞蹈吧，快活的福帝，亲吻姑娘们……”他们唱着歌，光线渐渐减弱，同时又渐渐变得温和丰富，越来越红，直到最后，他们就像在胚胎室猩红色的暮光中舞蹈一样。“狂欢舞蹈吧……”在这迷蒙的猩红色之中，他们继续

转着圈，继续不知疲倦地打着节拍。“狂欢舞蹈吧……”终于这个圈一个摇摆破裂了，裂成碎片，把他们一块块儿地抛在将桌子、椅子围成同心圆的外层沙发上。“狂欢舞蹈吧……”那个深沉的声音还在温柔地浅唱低吟，就像猩红色的暮光中的一只硕大无垠的黑鸽子，在这些或趴或躺的舞蹈者头顶仁慈地盘旋。

他们站在楼顶上。大亨利刚刚唱过了11点。夜是那么平静温暖。

“很精彩，不是吗？”菲菲·布莱德劳说，“真精彩，不是吗？”她狂喜地看着伯纳德，不过这种狂喜中没有丝毫的激动或兴奋，因为兴奋没有满足。这是满足之后的平静的心，是平和的。它不是无谓的满足和空虚，而是生活和精力都得到均衡之后的一种状态，是一种丰富的平静。因为团结日服务既是给予，又是索取，索取的目的就是为了再补充。菲菲仍然很充实、很完美，她仍然不只是她自己。“你不觉得这很美好吗？”她用那双明亮又神秘的眼睛看着伯纳德的脸，倔强地问。

“是啊，我觉得这很美好。”他撒了个谎，随即转过脸去。她变了形的侧脸，在他的心里登时变成指责和对他缺陷的恶意讽刺。还是跟服务开始的时候一样，孤独让他十分痛苦。这种孤独更多是他空虚的理智和沉寂的欲望造成的。他独自一个人，不被救赎，而众人都被融合在了更伟大的存在的身体里。就算在莫甘娜的怀抱里，他还是那样孤单，更加孤单，事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孤单无助。他带着更加痛苦的自由意识从猩红色的暮色中走出来，走到了普通的灯光下面。他实在太痛苦了，或许（她亮晶晶的眼睛指责他），或许这只是他自己的问题。“很美好。”他傻傻地重复着，可是他只能想到莫甘娜的眉毛。

第六章

奇怪，奇怪，还是奇怪，这是列宁娜对伯纳德·马克思唯一的评

价。那么奇怪，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列宁娜甚至想过，是不是应该拒绝新墨西哥之旅的邀请，而是选择和贝尼托·胡佛一起去北极。问题是，她熟悉北极，上个夏天她才和乔治·艾泽尔一起去过，而且她觉得那儿很清冷，没有什么事情好做，而且旅馆的装修是那么老调，也没有电视，没有芳香乐器，只有最陈腐的合成音乐，况且200名顾客只有25个扶梯壁球场。不，她坚定地想还是不要再去北极了。促成这个决定的还有一点，她只去过一次美利坚，就那么一次，而且是那么糟糕！在纽约待了一个廉价的周末！是和让·雅克·哈比布伦一起，还是和波坎诺夫斯基·琼斯一起去的呢？她不记得了。无论如何，这都完全不重要了。一想到又要向西飞去，在大洋彼岸待上一周，她就觉得十分诱人，而且，那一周至少有三天时间，她会待在野蛮人保留地。整个中心到过野蛮人保留地的还不到6个呢。列宁娜知道，作为一个a　＋心理学家，伯纳德是少数几个有权进去的人。对于列宁娜来说，这个机会十分少有，然而，同样少见的还有伯纳德的奇怪。一想到这儿，列宁娜就犹豫要不要接受他的邀请，甚至宁愿再冒一次风险，和风趣的老贝尼托一起去北极，至少贝尼托是正常的，而伯纳德……

“代血剂里混了酒精。”法妮曾经那么解释他的古怪。不过，一天夜里和亨利躺在一起时，列宁娜和他讨论了起她的新情人，亨利把可怜的伯纳德比作了一头犀牛。

“你没办法教犀牛玩花样。”他用他惯用的简洁有力的风格解释说，“有些人就是像犀牛，他们没办法对条件设置产生正常反应，可怜的魔鬼们！伯纳德就是其中一个。所幸，他对自己的本分工作还在行，否则主管是不会留着他的，然而，”他安慰她似的补充说，“我觉得他倒是无伤大雅。”

无伤大雅，也许吧，不过这会更加让人不安，是真的。首先，是他私下里干一些事情的癖好。换一句话说，实际上就是什么也不做。因为一个人私下里能做什么呢？（当然除了上床睡觉，但是一个人不

可能一直在床上。）那么，到底能干些什么呢？能做的真的没有多少。他们一起出去的第一下午天气格外好。列宁娜建议，在牛津联合会吃过晚饭后去托凯乡村俱乐部游泳，可是伯纳德觉得那里人太多了。那么，去圣安德鲁电磁高尔夫球场玩一局怎么样呢？又是一个“不”字：伯纳德认为，玩电磁高尔夫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那么，这点时间你想干什么？”列宁娜多少有些惊讶地问道。

显然是想去湖区散散步，他现在就这么提议。在斯基多峰着陆后，在石楠丛里走上一两个小时。“单独和你，列宁娜。”

“可是，我们一整晚都会单独在一起。”

伯纳德羞红了脸，赶紧把目光看向别处。“我是说，单独在一起说说话。”他磕磕巴巴地说。

“说话？可是说什么呢？”边散步边说话，这样度过一下午看起来最奇怪不过了。

最后她说服了他，一起飞去阿姆斯特丹看女子重量级摔跤半决赛，当然，这大大地违背了他的意愿。

“挤在人群里。”他嘟囔着说，“跟平时一样。”一下午他都那样固执地闷闷不乐，也不跟列宁娜的朋友们说话（摔跤间隙，他们在冰激凌唆麻冷饮吧遇到的朋友）；尽管痛苦，他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列宁娜推给他的半克草莓冰激凌唆麻。“我还是想清醒点。”他说，“当一个清醒的丑陋的我，也不愿当别人，哪怕会多么欢乐。”

“及时吃1克，胜过吃9克。”列宁娜说，拿出了睡眠教育中收获的宝贵财富。伯纳德不耐烦地推开了列宁娜递过来的杯子。

“别发脾气。”她说，“难道你不记得‘只要吞下1立方厘米的小药片，10种抑郁情绪就都会药到病除’？”

“啊，看在福帝的份上，你别说话了！”他喊道。

列宁娜耸了耸肩，体体面面地总结说：“1克唆麻强于什么也没有。”然后自己吃了那杯冰激凌。

他们返回的路上，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伯纳德坚持关了推进器，让直升机的螺旋桨在离波浪100英尺高的空中停下来。那时天气已经变得很糟糕，西南风已经呼啸着吹了起来，天空中乌云密布。

“看。”他命令说。

“可是这太可怕了。”列宁娜从窗户边上缩了回来。直逼而来的是空旷的黑夜，吐着黑色泡沫的滚滚巨浪，翻腾的云朵中露出月亮那憔悴而惨白的脸，这些将她吓了一跳。“我们打开收音机吧。快点！”她伸出手去摸索着仪表盘上的按钮，胡乱地按着。

“在你里面，天空湛蓝。”16个假声颤音唱着，“风和……”

那个声音打了个嗝，接着安静了下来——伯纳德已经关掉了电源。

“我想静静地看看海。”他说，“听着这种野兽咆哮一样的噪音没法看。”

“可是音乐很好听，我也不想看海。”

“可是我想。”他倔强地说。“看海让我感觉就像……”他犹豫了一会儿，思索着合适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就像我更加是自己了，要是你能懂我的意思的话。更像我自己，而不是那么完全成为别的东西的一部分，不只是社会这个机体的一个细胞。你没有这样的感觉吗，列宁娜？”

可是列宁娜已经叫喊了起来，“太可怕了，太怕了。”她一直

说，“你怎么能说不想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毕竟，每个人都为其他所有的人工作，缺少任何一个都不可以，甚至连e ……”

“是啊，我知道。”伯纳德嘲弄着说，“甚至连e 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也是，可是，我真他妈不想这样！”

列宁娜被他这番亵渎的话吓到了。“伯纳德！”她十分痛苦恐惧地辩驳道，“你怎么能？”

“我怎么能？”他换了种腔调，沉思着说，“不，真正的问题是：我怎么不能？或许更准确地说，因为毕竟，我很清楚为什么我不能，如果我能会怎么样，如果我是自由的，会是怎么样，如果我没有被条件设定所束缚，会是怎么样。”

“不，伯纳德，你现在所说的真是太可怕了。”

“你不希望自由吗，列宁娜？”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现在就是自由的，很自由，拥有美好的时光。每个人如今都很快乐。”

他笑了。“是啊，每个人如今都很快乐。我们在孩子们5岁时就跟他们那样说，但是你不想以别的方式获得自由，获得幸福吗？列宁娜。比如说，以你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任何他人的方式。”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她又说，一边转过脸来盯着他，“啊，我们回去吧，伯纳德。”她恳求道，“我真的很讨厌停在这儿。”

“你不喜欢和我在一起吗？”

“不，当然喜欢，伯纳德。但这儿实在太恐怖了。”

“我想在这儿我们会更……更亲近。这儿只有大海和月亮，比在人群里更亲近，甚至比在我的房间里更亲近。你不理解这一点吗？”

“我什么都不理解。”她决绝地说，铁了心要保持不理解下去了。“什么都不理解，一点儿都不理解。”然后她换了语气说，“你有这些可怕的想法，为什么不吃点唆麻，你最好还是把这些都忘了吧。那样你就不会痛苦了，相反，你会很快乐，非常快乐。”她特意微笑着重复了几遍，尽管她的眼神充满不安，她还是想用这笑容和甜言蜜语将他迷惑。

他看着她默默不语。他专注地望着她，呆呆地没有任何表情。几秒钟后，列宁娜的眼神退缩了，她发出紧张的轻笑，想找些话说，却找不到。沉默仍然笼罩着他们两个。

伯纳德终于开口说话时，他的声音那么小，显得很疲倦。“那么好吧。”他说，“我们这就回去。”他狠狠地踩下加速器，飞机迅速升入空中。在4 000米的高空他才发动推动器。他们默默飞了一两分钟，伯纳德突然笑了起来。非常奇怪，列宁娜想，不过她还是笑着回应了他。

“感觉好点了？”她大胆地问道。

作为回答，他从控制器上抬起一只手，搂住她的肩膀，开始抚弄她的胸部。

“感谢福帝！”她对自己说，“他终于好了。”

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回到了他的房间。伯纳德一口吞下了四片唆麻，打开了收音机和电视，接着开始宽衣解带。

“呃。”第二天下午他们在楼顶上见面时，列宁娜十分淘气地询问道，“你觉得昨天过得愉快吗？”

伯纳德点了点头。他们登上飞机，一阵轻微的震动之后，他们就起飞了。

“每个人都说我很有灵气。”列宁娜若有所思地说，一边拍着自己的腿。

“是很有灵气。”但是，伯纳德痛苦的眼神似乎在诉说着另一种观点。“像个肉体。”他在想。

她有些不安地抬起头，“你会不会觉得我有些太丰满了？”

他摇了摇头，就像一个肉体。

“你觉得我很好？”

他点了点头。

“哪个方面都很好？”

“完美无瑕。”他大声说，可是内心里却在说，“她自己是那样想的，她不介意当一个肉体。”

列宁娜心满意足地笑了，不过她的满足为时过早了。

“和昨天一样。”停了一小会，他接着说，“我倒希望昨天可以有不一样的结束。”

“不一样？还有别的结束方式吗？”

“我不希望我们一上床就结束了。”他解释说。

列宁娜吃了一惊。

“那么是……”

他开始说一大堆毫无意义的胡话。列宁娜尽可能地堵上心里的耳朵，不过总还会有只言片语时不时地钻了进去。“看看阻止自己的冲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她听见他说。这话好像触动了她心里的一根

弦。

“永远不要把今天的快乐推迟到明天。”她一本正经地说。

“从14岁到16岁半，每周2次，每次重复200遍。”这是他的全部回答，接着又开始不停地发表他那疯狂的言论。“我想知道激情是什么滋味。”她听见他说，“我想感受一下某种强烈的感觉。”

“当个体有了感觉，社会就会动摇。”列宁娜引经据典地说。

“呃，那它为什么就不能动摇一下？”

“伯纳德！”

可是伯纳德还是不知羞愧。

“成年人需要工作。”他继续说，“感觉和欲望属于都孩子。”

“我们的福帝喜欢孩子。”

他不理会她的插话，继续说，“那天我突然想到，一直做一个成年人是有可能的。”

“我不明白。”列宁娜语气依然坚定地说。

“我知道你不明白，所以昨天我们才一起上了床，像孩子一样，而不像个成年人一样能够等待。”

“可是这样很好。”列宁娜坚持说，“不是吗？”

“啊，再好不过了。”他回答说，声音却是那么忧伤，表情是那样的痛苦，以至于列宁娜的满足感顷刻间土崩瓦解了。或许，列宁娜猜想着，他还是觉得自己太过丰满了。

“我跟你说过。”列宁娜来找法妮诉说她的秘密时，法妮就这样

说，“他的代血剂里被混入了酒精。”

“这没什么。”列宁娜还是说，“我真的喜欢他。他的手长得那么好看，他挺胸的样子真是迷人。”她叹了一口气说，“不过，我希望他没有那么奇怪。”

伯纳德在主管门前站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挺了挺胸，准备好去面对他预感到的反感和反对。他敲了敲门，然后走了进去。

“主管，希望得到你的准许。”他尽量以快活的语调说着，然后把一页纸放在了写字台上。

主管不愉快地看了他一眼，但是这页纸的上部盖着世界元首办公室的大印，最下面是穆斯塔法·蒙德又粗又黑的亲笔签名。一切都清楚有序。主管别无选择。他拿起笔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两个苍白的小字卑劣地躺在“穆斯塔法·蒙德”几个字的脚下。他刚要一个字也不评论，连“福帝保佑你”也不准备说便把证明还给伯纳德时，瞥见了正文里的几个字。

“去新墨西哥保留地？”他抬起头来看着伯纳德，眼神和语气里满是惊讶和不安。

伯纳德被他吓了一跳。他点了点头，接着是沉默。

主管皱着眉头，身子向椅背上靠去。“多久之前的事啊？”他说，更像是自言自语。“20年前，我想是，快25年了。我那时大约和你现在差不多年纪……”他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

伯纳德感到很不舒服。主管是这么一个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人，竟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他禁不住想捂住脸跑出去。这倒不是因为他听见别人的谈话中有任何值得反对的内在污点，那时他已经完全脱离了的睡眠教育的束缚。让他感到羞愧的是，主管禁止这样的事发

生但却违背命令，自己去做了这样的事。他是出于怎样的内心冲动呢？尽管很不安，伯纳德还是热切地听着。

“我和你是一样的想法，”主管正在说，“也想去看看野蛮人。得到许可后就去了新墨西哥，去那儿度过我的暑假，和我那时约会的姑娘一块儿。她是个b -（他说着闭上了眼睛），我想，我记得她的头发是金色的，而且她很丰满，非常丰满，我记得是那样。呃，我们去了，在那儿看见了野蛮人，我们还骑了马。可是，就在我们要走的那天……呃，她走丢了。我们骑马爬上那些丑陋的山，天气非常闷热，午饭之后我们去睡觉了，至少我去睡觉了。她一定是自己去散步了。总之，当我醒来的时候，没有见到她，接着是我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暴风雨。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狂风呼啸，几乎要将人撕裂。我们的马脱缰跑了，我追它们的时候摔了一跤，跌破了膝盖。我几乎都不能走路了。我还是一边大叫着一边到处找她，可就是找不到她的一丝踪迹，然后，我就想她可能是自己回去休息了。于是我一路爬过了山谷，膝盖生疼，还丢了唆麻。我花了几个小时终于在半夜爬回到休息处，但是她不在那儿。她不在那儿……”主管反复地说。他停了一会儿，终于又继续说，“呃，第二天，我们到处找她，可还是没有找到她。她一定是掉进了某个深沟里，或者被山上的狮子吃了。也许只有福帝知道。无论如何，这真的很恐怖。那时候我真的十分沮丧，我敢说，甚至超过了应该有的程度。尽管‘社会的细胞会灭亡，社会机体长存’，但是这句睡眠教育的安魂曲，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效果。”他摇了摇头，继续低沉地说，“我经常会梦见以前的情景，自己被雷声吓醒，醒来发现她不见了；梦见自己在大树林里到处找她。”他又沉浸在往事中默默不语了。

“你一定吓坏了。”伯纳德几乎充满羡慕地说。

一听见他的声音，主管猛然一惊，突然羞愧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他向伯纳德瞥了一眼，又赶紧躲开了伯纳德的目光，脸登时变得通红；一会儿他又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伯纳德，出于尊严，他又看了

一眼伯纳德。他说："不要以为我和那个姑娘有什么不得体的关系，我们没有感情纠缠，也没有打算长期约会，我们的关系是很健康、很正常的。"他把证明递给了伯纳德。"我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件琐碎的小事。"他为泄露了一个可耻的秘密而懊恼，却将怒火发在了伯纳德身上。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恶意。"我得利用这次机会和你说说，马克思先生。我收到了一些报告，说你在工作之余的行为很不好，我看了很不高兴。你可以说这不关我的事，但这还真关我的事。我要顾及本中心的名声。我的同事的品行应该不容置疑，尤其是高种姓的同事。a 们经过条件设定，他们的情感行为不必像婴儿一样，可是正因如此，他们才更应该尽力遵守制度。他们有责任像个婴儿一样，即使这样做违背他们的喜好。因此，马克思先生，我要给你一个公正的警告。"主管因为愤慨而颤抖的声音变得公正无私起来，开始变成了这个社会的机体语言。"要是我再听说一次，你从婴儿的礼仪中背离，我就会申请将你调到下面的中心，很可能是冰岛。再见。"他转了转椅子，然后拿起笔开始写什么。

"那会给他一个教训。"主管对自己说，但是他错了。因为伯纳德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办公室，临走时还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心里得意洋洋地想，自己是在单枪匹马地挑战一切秩序，他对自己的个人意义和价值很是陶醉，甚至连想到可能的迫害也没有让他沮丧，反而使他更加兴奋。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和克服痛苦，甚至可以面对冰岛。他这样的自信，是因为他相信自己不会遇到那些事情。没有人会因为那样的事情被调走。冰岛只不过是一个威胁，是一个最让人振奋、最刺激的威胁。他沿着走廊走着，竟然还吹起了口哨。

他把自己与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会面时候的表现叫做英勇。"因此，"他这样总结说，"我让他回到过去的深渊，自己却大步流星地走了出来。就是这样。"他满怀期待地看着亥姆霍兹·华生，等着他给出适当的、赞同的、鼓励的、羡慕的评价，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亥姆霍兹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地板一言不发。

他喜欢伯纳德，也很感激伯纳德，因为对于那些他认为至关重要的话题，伯纳德是唯一能够与之谈论的熟人。尽管如此，伯纳德身上还是有一些让他讨厌的东西。过于自吹自擂。还有，就是和自吹自擂轮番发作的自怨自艾。他总是事后逞英雄，事外数能耐。这个毛病真是可怜又可恨。他讨厌伯纳德的这些毛病，正是因为他喜欢伯纳德。几秒钟过去了，亥姆霍兹仍然盯着地板。突然，伯纳德脸红了，扭头不再看他了。

一路风平浪静。“蓝太平洋”号火箭提前两分半钟到达了新奥尔良，又在得克萨斯州的龙卷风中耽误了4分钟，不过在飞过西经95°时汇入了一道有利的气流，因此，在圣菲着陆的时间比预计只迟到了不足40秒。

“6个半小时的飞行只晚了40秒，不算坏。”列宁娜宽容地说。

那晚他们在圣菲过夜。旅馆的条件很好，难以想象地好，比起上个夏天列宁娜住过的那个可怕的奥罗拉·宝拉宫，要好上几百倍。在那儿她可是受了不少的罪，而这儿有清凉如水的空气、电视机、真空震动按摩器、收音机、滚烫的咖啡、火热的避孕用品，每个卧室里还有8种香水。他们一走进大厅，就听见合成音乐装置正在播放着歌曲，真是完美无缺。电梯里的公告上写着，旅馆里有60个自动扶梯壁球球场，公园里还可以玩障碍高尔夫和电磁高尔夫。

“这听起来可爱极了。”列宁娜叫喊着，“我简直希望我们能留在这儿。60个自动扶梯壁球球场……”

“到保留地里就一个也没有了。”伯纳德提醒她说，“没有香水，没有电视，甚至连热水都没有。要是你觉得你受不了的话，就待在这儿等我回来。”

列宁娜十分生气，“我当然能够受得了。我只是说这儿很好……因为进步很好，不是吗？”

“13岁到17岁，每周1次，每次重复500遍。”伯纳德疲倦地说，好像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呢？”

“我说进步很好，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去保留地的理由，除非你真的想去。”

“我真的想去。”

“那么，好吧。”伯纳德说，这几乎像威胁似的。

他们去保留地还要获得保留区区长的签名，因此，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来到区长办公室。他们先做了自我介绍，一个e ＋黑人门房把伯纳德的名片送了进去，不一会儿，他们就被邀请进去了。

区长是一个金发碧眼、小脑袋、矮个子的a -。他的脸又红又圆，就像一轮满月，肩膀很宽，声音洪亮，言语中充满了许普诺斯教育的智慧。他就像一座矿山，里面装满了杂七杂八的信息和不请自来的金玉良言。一开口，他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6 500平方米，保留区之下又分成了4个区，各区四周都有高压电网。”

这时，伯纳德莫名其妙地突然想起来，他出门时浴室里古龙香水的水龙头还打开着。

“……电源是由大峡谷高压电站提供的。”

“等我回去时会花掉一大笔钱。”伯纳德在心里想，仿佛看见了香水表的表盘上指针在一圈一圈地转啊转，像蚂蚁一样不知疲倦。“得快打电话给亥姆霍兹·华生。”

“……5 000米的高墙，6 000伏特的电压。”

“真的吗？”列宁娜礼貌地问，但她一点都不理解区长说的是什么，于是在他戏剧一般的停顿时巧妙地暗示。当区长再次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时，她神不知鬼不觉地吞掉了半克唆麻，这样她就可以安详地坐着，不理会他说什么，甚至什么也不想，而只是用她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带着着迷的神情看着区长的脸。

“一触到高压电网立刻就会死亡。”区长庄严地宣布，“在野蛮人保留地你无处可逃。”

“逃”字是暗示性的。“或许，”伯纳德欠起身来说，“我们该走了。”黑色的小指针撅着屁股、踮着脚尖在小跑，就像一只蛀虫在啃噬着时间，一点一点吃光他的钱。

“无处可逃。”区长重复说，一边摆了摆手示意他回到椅子上。因为区长还没有签字，伯纳德别无选择，只有服从。“那些在保留地里出生的人，你听我说，我亲爱的年轻女士，”他不合礼仪地嘘声说，朝列宁娜下流地抛着媚眼，“你听我说，在保留地里，孩子们还是生下来的。是的，还是生下来的。尽管这看起来那么让人厌恶……”他希望提到这个让人羞愧的话题，列宁娜会脸红，可是她只是故作聪明地说，“真的吗？”区长很失望，又开始说，“那些，我再次说，在保留地里出生的人，注定是要在保留地里死去的。”

注定死去……每分钟流掉1分升古龙水，1个小时就是6升。“或许，”伯纳德又一次尝试说，“我们应该……”

区长向前倾了倾身子，用食指敲了敲桌子。“你问我保留地里住了多少人。我要说，”他得意洋洋的，“我要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猜测。”

“真的吗？”

“我亲爱的年轻女士，这是真的。”

6乘以24，不，应该是6乘以36。伯纳德脸色苍白，不耐烦地抖动着，可是区长的长篇大论还在喋喋不休。

“……大约有60 000个印第安人和混血儿……纯野蛮人……我们的观察员会不定期访问……否则，他们就与文明社会没有任何交流……他们仍然保留着让人厌恶的生活习惯……婚姻，要是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的话，我亲爱的年轻女士，还有家庭……没有条件设置……非常迷信……基督教和图腾崇拜还有祖先崇拜……灭绝的语言，像祖尼语、西班牙语、阿萨巴斯堪语……美洲豹、豪猪还有一些非常可怕的动物……传染病……牧师……毒蜥蜴……”

“真的吗？”

最后他们终于离开了。伯纳德立即冲到电话跟前。快啊，快啊，但是，他还是花了近3分钟才联系到亥姆霍兹·华生。“我们本来应该已经在野蛮人中间了。”他抱怨说，“不称职，该死！”

“吃1克唆麻。”列宁娜建议道。

他拒绝了，他更喜欢发发怒。最后，感谢福帝，他打通了，是亥姆霍兹。他跟亥姆霍兹解释了发生的情况，亥姆霍兹答应马上就去看看，去关上水龙头。是的，马上就去，不过还趁机告诉他昨天晚上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公开说……

“什么？他在找人顶替我的位置？”伯纳德的声音中充满了痛苦。“那么他是真的决定了？他提冰岛了没有？你是说他说了？福帝呀！冰岛……”他挂上了电话，转过身去看着列宁娜。他的脸苍白，表情十分沮丧。

“怎么了？”她问。

“怎么了？”他一屁股沉沉地跌进椅子里，“我要被发配到冰岛去了。”

他过去常常纳闷，如果全凭自己内在的力量而不用唆麻，来面对一些重大的事情，一些苦难和迫害，会是怎么样的。他甚至渴望过受苦，甚至就在一周之前，在主管办公室里，他还想象过自己的反抗，毫无怨言、坚忍地承受痛苦。主管的威胁甚至让他那般高兴，让他觉得自己何其之高大。不过现在他意识到，那只不过是因为他并不认为那种威胁是真的，并不相信主管会真的那么做。现在，那威胁真真切切成了现实。伯纳德恐惧极了。那种想象的斯多葛派的坦然，那种理论化的勇气，现在一丝都不剩了。

他对自己很是恼火——多么愚蠢，竟然敢挑衅主管！多么不公平，不给他一次机会，另外的机会。现在他毫不怀疑，要是还有机会他一定会接受。可是冰岛，冰岛……

列宁娜摇了摇头。“过去或将来让我心烦时，”她引过说，“我都会吃1克唆麻，那就只有眼下了。”

最后她终于劝服他吞下了4片唆麻。5分钟之后，根源和果实都不见了，眼下的花朵红艳艳地盛开着。门房送来消息说，根据区长的命令，一个保留地护卫开来了一架飞机，正停在旅馆楼顶等待着。他们立即上了楼顶。一个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 g 穿着绿色的制服向他们敬了礼，然后开始报告上午的日程安排。

他们先要鸟瞰十来个印第安人村庄，然后在岩熔区山谷停下来用午餐。那里的休息处很舒服，高处印第安人的村庄里或许正在庆祝他们的夏日假期,在那儿过夜是再好不过的了。

他们坐上飞机就出发了。10分钟之后，他们穿越了文明和野蛮的分界线。他们向上或向下，穿越了盐滩、沙漠、森林，又进入了紫罗兰密布的大峡谷，穿过了峭壁、山峰和平顶山。电网绵延不绝，那不可抗拒的直线就是象征人类意志胜利的几何图形。那直线脚下，黄褐色的大地上，这儿那儿，是一堆堆模糊的白骨和还未完全腐烂掉的黑

色腐尸。被这里腐肉的味道吸引，鹿、牛、美洲豹、豪猪、丛林狼，还有贪婪的美洲秃鹫都前赴后继地赶来，却总是因为离那毁灭性的电网太近而遭到理想的惩罚——电击致死。

“它们从来都不会吸取教训。”穿绿色制服的飞行员指着地面上的骷髅说，“也永远不打算吸取教训。”他笑了，仿佛是他亲手将那些动物处以电刑的。

伯纳德也笑了，吃过2克唆麻，这个笑话竟莫名其妙地好笑起来。他笑了，笑过之后几乎立即就睡着了。在睡梦中他飞过了陶斯、特苏克，飞过了楠姆、比久利斯和颇饶博，越过了西雅和科奇地、拉古娜、阿克马和魔法平顶山，越过了祖尼、希波拉和温泉，最后醒来，发现飞机已经停在了地面上，列宁娜正把手提箱往一间方形小屋里拿，绿衣的混血儿正在和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交流着。

“岩熔区。”伯纳德走出来时，飞行员向他解释说，“这里是休息处。今天下午，印第安人的村子里还有舞蹈表演，他会带你们去那儿。”他说着，指了指那个阴沉着脸的年轻野蛮人。“很有意思的，我想。”他咧开嘴笑了笑说，“他们做的一切都很有意思。”他说着爬上飞机，发动了引擎。“我明天来接你们。记住，”他坚定地对列宁娜保证，“他们都很温顺，野蛮人不会对你们有丝毫伤害。他们挨过很多毒气弹，不敢玩什么花样的。”他仍然笑着，给直升机螺旋桨挂上档，加速，然后消失在远处的天空中。

第七章

平顶山就像一艘在黄色尘埃的海峡中抛了锚的石船。两边是峭立的堤岸，一条绿带从层层的峭壁之间斜斜地逸出，那是河流和两岸的原野。熔岩区印第安村落，正坐落在海峡中间的石船前头，像一块棱角分明的光秃秃的岩石，几乎成了石船的一部分。那些高大的房子，

一栋一栋地向天边摞去，但是上面的一层总是比下面的一层矮一些，就像一截被锯断的金字塔。这些建筑脚下，是一片散乱的低矮建筑和纵横交错的墙壁。悬崖的三面垂直落在平原上。因为没有风，几缕炊烟在空气中直直地升起，渐渐飘散开来。

“奇怪。”列宁娜说，“真是奇怪。”这是她表示责备时的常用语。“我不喜欢，我不喜欢那个人。”她指了指那个要领他们去村落的印第安人向导。她的感觉显然得到了回应，因为那个走在前头的印第安人的后脑勺上，也写满了敌意和阴沉的轻蔑。

“而且，”她放低了声音说，“他身上有一股不好的味道。”

伯纳德并没有否认。他们继续走着。

突然，整片天地里的空气都复活了，都有了脉搏，随着血液不倦的流动而搏动起来。上面的岩熔区在咚咚打着鼓。他们的脚掌都可以感受到那神秘的撞击心脏的旋律。他们加快了步伐，沿着脚下的小径来到了悬崖底下。这艘石船的一侧向他们轻压下来，船舷离地面足有300英尺。

“我真希望我们带了飞机来。”列宁娜看着那悬在空中的茫茫石壁说。“我讨厌走路，而且当你在山脚下时，你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

他们在平顶山的阴影里走了一段路，又绕过一块突起的巨岩，看到了崖水浸渍的沟壑里的连接上面村落的天梯。他们开始往上爬。这条天梯在山谷两侧拐来拐去，“之”字形往上延伸。有时鼓点几乎听不见了，有时却仿佛就在耳边。

大约走到半山腰的时候，一只鹰从他们的身边飞过，翅膀扇起一阵冷风，飕飕地刮在他们的脸上。岩石的裂缝里，是一堆白骨。这个地方真有点让人毛骨悚然。那个印第安人身上的气味越来越难闻。他们终于从山谷里走了出来，站在平顶山上一块平坦的岩石上。

“这就像碳化T型塔。”列宁娜这样说。不过她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欣赏，一阵轻轻的脚步声让他们转过身来。两个印第安人向他们小跑过来，从喉咙到肚脐眼都赤裸裸的，深褐色的身体上涂着白色的条纹（“就像柏油网球场”，列宁娜后来解释说），脸上野蛮地涂满红色、黑色和黄色。他们黑色的头发用狐狸皮和法兰绒绑在一起，火鸡毛斗篷在他们肩膀上飘动着，巨大的羽毛王冠在他们的头顶鲜艳地炸开。他们的银手链、骨项链和绿松石珠子，随着他们的脚步叮叮当当地响着。他们一言不发，穿着鹿皮软鞋跑起来也静悄悄的。他们中的一个手里拿着羽毛刷子，另一个人两只手里都拿着东西。从远处看，那东西像三四捆粗绳子，有的绳子还在不安地扭动着。列宁娜突然发现，那是蛇。

那两个人离他们越来越近了，漆黑的眼珠盯着她看，眼睛里却没有任何似曾相识的意思，甚至都没有看到她。那条扭动的蛇，和其他的蛇一样松软地瘫了下去。那两个人从他们身边经过，停也不停地走掉了。

“我不喜欢。”列宁娜说，“我不喜欢。”

他们在村落的入口处等着，他们的向导进里面接受指示去了。可是，列宁娜等来的是让她更不喜欢的东西。首先是垃圾堆、灰尘、狗群和苍蝇。她的脸皱成一团，表现出极度的厌恶，用手绢捂住了鼻子。

“他们怎么能够这样生活呢？”她简直难以相信，愤愤地说，这简直不可能。

伯纳德冷静地耸了耸肩。“无论如何，”他说，“他们已经这么生活五六千年了，所以我想，他们现在一定已经习惯了。”

“可是，‘福帝与清洁为邻’。”她坚持说。

“是啊，‘文明就是杀菌’。”伯纳德接着说了下去，口吻跟基础卫生的第二节睡眠教育课一样。“可是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的福帝，他们还没有开化，所以这么说没有意义……”

“啊！”她抓住了他的胳膊说，“看呀。”

一个几乎赤裸的老印第安人，正在慢慢地从附近的一个房子的阳台上往下爬。他的脚小心翼翼地踩着一级级的楼梯，颤颤巍巍地往下挪。他的脸又黑又皱，像一个黑曜岩面具，掉光了牙齿的嘴巴往里瘪了下去，几根长长的胡子在黝黑的皮肤上几乎显出了白光。长长的头发披散下来，一缕缕的灰发遮住了他的脸，皮包骨头的身体佝偻着。他慢慢地爬着，在每一级楼梯上歇半天，才开始下一步。

“他是怎么了？”列宁娜小声说。她睁大了眼睛，眼神满是恐惧和惊讶。

“他老了，就是这样。”伯纳德竭尽全力漫不经心地说。他也吃了一惊。实际上，他只是故作镇静。

“老了？”她重复说，“可是主管也老了，很多人都老了，他们不像他这样。”

“那是因为，我们不允许他们那样。我们不让他们生病；我们保持他们的内分泌仍像年轻时一样平衡；我们不让他们身体里的镁钙比值低于30岁的水平；我们给他们补充年轻的血液；我们保证他们的新陈代谢永远旺盛。所以，他们当然看起来不像他那样。”他补充说，“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在还没到这个老人家的年纪时就死了。60岁之前他们年轻强健，那之后就不行了。”

可是列宁娜没有听他说。她在看那个老人。他慢慢地，慢慢地往下爬。他的脚终于触到了地面。他转过身来。那双眼睛在深陷的眼窝里仍然非常明亮，毫无表情地盯着她看了许久，可是没有吃惊，没有

意外，就像根本没有看到她一样。然后，那个老人佝偻着背，从他们身边蹒跚走过。

“这太可怕了，”列宁娜小声说，“太恐怖了。我们不应该来这儿。”她在兜里摸索，却发现把唆麻瓶落在休息处了。这种疏忽是史无前例的。伯纳德的口袋也空空如也。

列宁娜只好孤苦无助地独自面对岩熔区的种种恐怖情形。这些恐怖的情形如潮水一样朝她迎面扑来。两个年轻的女人在用自己的乳房哺育孩子，列宁娜羞红了脸，赶紧扭过头去。她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下流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伯纳德不仅不知道巧妙地避开，竟然还对这猥亵的胎生场景公然谈论了起来。现在唆麻的药效已经用尽，他对自己早上在旅馆里的脆弱的表现感到羞愧，于是开始一反常态地表现出自己的强壮和不羁来。

“多么迷人的亲密关系，”他故意叫人吃惊地说，“这会产生多么强烈的感情啊！我常常想，一个人没有母亲可能会缺少什么，或许你没当过母亲也会缺少什么，列宁娜。想象一下你坐在那儿，怀里抱着自己的孩子……”

“伯纳德！你怎么能？”一个有眼炎和某种皮肤病的老女人从他们身边经过，转移了列宁娜的注意力，让她忘掉了自己的气愤。

“我们走吧。”她请求道，“我不喜欢这里。”

这时他们的向导回来了，让他们跟着他走。于是他们三人沿着房屋之间狭窄的街道向前走去，转过了一个街角。一只死狗躺在一个垃圾堆上；一个得了甲亢的女人正在给一个小女孩捉虱子。向导在一个梯子底下停住了，把手垂直地举了起来又向前一伸。他们照着他的指示，爬上梯子，走进一个门口，进入一个狭长的房间。这个房间很黑，充斥着烟和油脂的味道，还有穿过很久没洗的衣服的味道。房间的深处是另一扇门，一缕阳光从这扇门照进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似

乎近在咫尺的闹哄哄的鼓点。

他们走到这扇门前，迈过门槛，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大阳台上。下面一圈高房子中间是村子的广场，挤满了印第安人。鲜艳的毯子，黑头发上插着羽毛，绿松石闪烁着光芒，黝黑的皮肤被太阳烤得又黑又亮。列宁娜又用手绢捂住了鼻子。广场中心的空地上，是两圈石头和夯实的土筑成的看台。那显然也是地下居室的屋顶，因为每个看台中间都有一个透明的天窗，下面的黑暗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架梯子。地下的笛声从那里传来，几乎被湮没在了那倔强冷酷的鼓点声中。

列宁娜喜欢那鼓点声。她闭上双眼，任由自己沉浸在舒缓重叠的鼓点声中，任由它们将自己的意识重重包围，直到最后仿佛全世界只剩下这重重的鼓点声。让她欣慰的是，这鼓点让她想起了团结日服务和福帝庆祝日仪式的合成音乐。“狂欢舞蹈吧。”她悄悄对自己说。这些鼓点声跟合成音乐有着相同的节奏。

下面突然爆发出歌声。几百个男人的声音，同时粗暴地唱出震耳欲聋的金属质和声。几个长长的音符，接着是沉寂。沉寂中只有如雷的鼓点，然后是尖叫，如马匹嘶鸣一般的尖叫。这是女人的回应。接着又是鼓点，又是男性野蛮人对他们男子汉气概的骄傲展示。

奇怪——是的。这个地方很奇怪，这里的音乐也是，他们的衣服和甲亢，还有皮肤病和老人，都是那么奇怪，不过表演本身，倒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让我想起了低种姓社区的合唱。”她跟伯纳德说。

不过，一小会儿之后，她想到的就不再是这种无伤大雅的效果了。因为一群狰狞的怪物，忽然从地下的圆形居室里爬了出来。他们或戴着可怕的面具，或把脸上画得丑陋不堪，看不出一丝人类的痕迹。他们双脚重重地踩踏着，拖拉着脚步绕着广场跳舞。他们边唱着

歌，边绕着广场一圈一圈地走，一圈比一圈走得快。鼓点也换了旋律，加快了节奏，听起来就像发烧时的脉搏跳动；人群也开始跟着舞者唱起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先是一个女人尖叫起来，接着一个又一个跟着尖叫了起来，好像有人要杀了她们似的。突然领舞者跳出了队伍，跑到广场一角的一个大木箱子跟前。他打开盖子，从箱子里面拽出一对黑蛇。人群中爆发出喊叫声，其他的舞者纷纷伸出手向他跑了过去。他将那对蛇抛给了第一个跑过去的人，接着又把手伸进箱子继续拿。越来越多的蛇出现了，黑色的、棕色的、杂色的。他把它们抛了出去，然后，他们又重新换了一首音乐跳起舞来。他们抓着蛇，一圈一圈地走啊走，腰和膝盖像蛇一样一边轻柔地扭动着。他们转啊转，然后领舞者做出一个手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将蛇扔到了广场中间。一个老人从地下走出来，往蛇中间撒了些玉米面；一个女人从另一个地下室里出来，手里拿着黑色的罐子，在那些蛇身上洒了些水；然后这个老人举起了手，所有的人惊恐地静了下来。鼓声也停了下来，生命似乎也到了尽头。老人指着通向下面世界的两个天窗：从一个天窗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把一个小型的鹰的画像慢慢举了起来；另一个天窗里，升起的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赤裸的人的画像。它们就像凭空悬在那里一样，仿佛在看着众人。这时老人轻轻地拍了拍手，一个大约18岁的男孩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他几乎浑身赤裸着，只有一条白色棉布用以遮羞。他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低着头，站在老人的面前。老人在他的头上画了一个十字，然后转过身去。男孩开始在那一堆扭动翻滚的蛇周围慢慢地走。他走完了一圈，第二圈走了一半的时候，舞者中一个高大的戴着丛林狼面具的人，手里拿着一根皮鞭，朝他走了过来。这个男孩继续自顾自地走着，仿佛没有意识到另一个人的存在。那个戴着丛林狼面具的男人举起了手里的皮鞭，等待了许久，接着便听见皮鞭抽破空气的尖锐哨音和狠狠地落在皮肉上的响亮的一声，“啪”。男孩的身体震颤起来，但是他一言不发，继续慢慢地、稳稳地走着。丛林狼一鞭又一鞭地抽了下去。每一鞭抽下去，人群先是倒吸一口气，接着都呻吟起来。男孩继续走。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鲜血流了出来。第五圈、第六圈。突然列宁

娜用手捂住脸，哭了起来。“啊，叫他们别打了，叫他们别打了！”她请求道，但是鞭子还是一声一声无情地打了下去。第七圈。突然这个男孩一个趔趄，扑倒在地，还是一言不发。那个老人朝他弯下腰去，用手里的一根白色的长羽毛点了点他的背，又伸出来给大家看。长羽毛变成了猩红色的。然后他又在蛇堆上抖了三抖。几滴血落下来，鼓点突然惊慌错乱地匆匆忙忙敲了起来，叫喊声震天响起。舞者冲上前来，抓起蛇，跑出了广场。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跟在他们后面跑了起来。一分钟之后，广场上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那个男孩四肢僵直地趴在他倒下的地方，一动不动。从一个房子里走出来三个老女人，费力地将他搀起来，把他扶了进去。鹰和钉在十字架上的男人守望了一会儿，整个印第安村落已经空空荡荡，然后它们仿佛看够了，慢慢地从天窗沉了下去，不见了踪影。

列宁娜还在哭。“太可怕了。”她一直说，伯纳德怎么安慰她都无济于事。“太可怕了！那血！”她颤抖着说，“啊，我真希望我带着唆麻了。”

里面的房间里传来了脚步声。

列宁娜没有动，只是坐在那里捂住了脸。伯纳德转过身来。

这会儿，走上阳台的年轻人穿着印第安人的服装。他的发辫是麦秆的黄色，眼睛是淡蓝色的，白皙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

“嗨，日安。”这个陌生人说。他说的英语没有语病，但很特别。“你们是文明人，对吗？你们来自别的地方，保留地外面的地方，对不对？”

“你究竟……”伯纳德惊讶地说。

这个年轻人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一位非常不快乐的绅士。”他指了指广场中央的血迹，声音有些颤抖，“你看见那块该死的

痕迹了吗？”

“1克唆麻好过什么也没有。”列宁娜依然用手捂着脸，机械地说，“我真希望我带着我的唆麻了！”

“我本来应该在那儿。”年轻人继续说，“为什么他们不让我来献祭？我可以走10圈、12圈、15圈。帕罗提瓦只走了7圈。他们可以从我身上得到两倍的血，足以让广阔的海洋变成深红色。”他伸开臂膀示意广阔，随即失望地放下了胳膊。“可是他们就是不让我去。他们因为我的肤色而不喜欢我。总是这样，总是。”年轻人的眼窝中噙着泪花，很羞愧地转过脸去。

列宁娜很吃惊，这让她甚至忘了没有唆麻的痛苦。她放下手来，才看见了这个陌生人。“你是说你想挨鞭子吗？”

年轻人仍然背对着他们，只是做了个手势表示肯定。“为了印第安人村落的利益，为了求雨，为了玉米生长，为了讨蒲公和耶稣的欢心，还有，为了表明我可以忍受住痛苦，不叫出来。是的。”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洪亮起来，转过身自豪地耸耸肩，骄傲地扬起桀骜不驯的下巴，“来表示我是一个男人……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张着嘴不说话了。他生平第一次看见这样一张女孩的脸，全不像保留地里的女孩那样是巧克力色或者狗皮色的，她的头发是赤褐色的，那么卷曲，她的表情，（真是新奇！）是仁慈的关爱。列宁娜在冲他笑。这个男孩身材长得很好看，她在想，真的很好看。年轻人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低下头，过了一会儿又抬了起来，却发现她还在看着他笑。他受不了了，于是不得不转过身去，装作在认真地看广场另一边的什么东西。

伯纳德的问题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伯纳德问他：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他的双眼紧紧地盯着伯纳德的脸（因为尽管他非常热切地希望看看列宁娜看着他笑的样子，可他还

是不敢看她），试图给出解释。琳达，他的母亲（母亲一词让列宁娜听起来很不舒服），是保留地里的外来人。琳达是很久之前和一个男人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的，那个男人就是他的父亲。（伯纳德“竖”起了耳朵。）她独自在北面的那些山上散步时，掉下了悬崖摔坏了脑袋。“继续说，继续说。”伯纳德激动地说。一些熔岩区的猎人发现了她，并把她带到了印第安人村落。至于他父亲，那个男人，琳达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名字叫汤马金。（没错，“汤马金”就是伯纳德的主管的名字。）他一定是飞走了，独自回到别的地方去了，把她留在了这里。这个狠心的无情的坏蛋。

“因此我是在岩熔区出生的。”他最后说，“在岩熔区。”他摇了摇头。

他带着他们到了村落附近的一间小房子，那儿真是肮脏！一片土丘和垃圾场将它和村庄隔开了。两只瘦骨嶙峋的狗，正在恶心地嗅着面前的垃圾。他们走进去，里面非常昏暗，散发着恶臭，还可以听见苍蝇刺耳的嗡嗡声。

“琳达！”年轻人叫道。

里屋传出一个相当沙哑的女人的声音：“来了。”

他们在那里等着。地上的碗里不知是哪顿饭的残羹剩菜，也或许是好几顿饭剩下的。

门开了。一个非常敦实的金发碧眼的妇人迈出了门槛。她站在那里，张着嘴，瞪大眼睛看着这些陌生人，似乎不敢相信。列宁娜注意到，她的两颗门牙不见了，这让她很恶心。剩下那些牙齿的颜色……她不禁打了个寒战。这比那个老人还要糟。她长得那么胖。脸上的线条，那么疲软，还有皱纹。那垂下去的脸颊，那红色的斑疹，鼻子上的红血管，还有充血的眼睛。还有那脖子——那能叫脖子？那裹在头上的毯子，又脏又破。那麻袋一样的棕色外衣下面的一对庞大的乳

房，那突起的肚子，还有那腰身。啊，比那个老人差远了，差远了！突然，这个生物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伸出双臂向她扑了过来。福帝！福帝！这太恶心了，列宁娜几乎就要吐了。她将那肚子，那胸脯压过来，开始亲吻列宁娜。福帝！满嘴口水地亲吻她，气味那么难闻，显然从不洗澡，还有那种放进 d 和 e 瓶子里的东西的怪味（不，关于伯纳德的说法是错误的），明显还有酒精的恶臭。列宁娜尽快挣脱开了她的拥抱。

列宁娜看见了一张流着泪的、哭得扭曲了的脸。这个生物在哭呢。

“哦，我亲爱的，我亲爱的。”她抽泣着滔滔不绝地说，“要是你知道我有多么高兴，该多好，过去了这么多年！一张文明人的脸。是啊，文明人的衣服。因为，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一片真正的人造丝了。”她用手指触摸着列宁娜衬衫的袖子。她的指甲是黑色的。“那些迷人的纤维胶棉绒短裤！你知道吗，亲爱的，我至今还保留着我的那些衣服。我来这儿时穿的衣服，我把它们放在一个盒子里了，以后我会拿给你看。尽管，那些人造丝现在已经破了洞，不过我还有一条漂亮的白色腰带。尽管我不得不说，你这条绿色的摩洛哥皮带更漂亮。”她又开始掉眼泪。“我想约翰都告诉你了。我吃了很多苦，也没有1克唆麻，只能偶尔喝点波倍带来的麦斯卡尔。波倍是我认识的一个男孩，但是喝了麦斯卡尔之后，你会感觉很难过。麦斯卡尔总是那样，叫人恶心，还会让人在第二天感到更加羞愧。我是那么羞愧。只要想到：我，一个b　，生了一个孩子，换做是你，你想想。（只这么一说，就让列宁娜吓得直打哆嗦。）尽管这不是我的错，我发誓，因为我至今仍然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而且我做了所有的马尔萨斯训练。你知道，就是按照顺序，一，二，三，四，总是那样，我敢保证。可是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当然这儿没有人流中心。顺便问一句，人流中心还在切尔西吗？”她问道。

列宁娜点了点头。“周二和周五还有泛光灯吗？”列宁娜再次点了

点头。“那个可爱的粉红色玻璃塔！”可怜的琳达仰起脸，闭上眼睛，入神地回想着那记忆中流光溢彩的影像。“夜里的河。”她小声说。豆大的泪珠，从她紧闭的眼睑后面汩汩地流出来。“晚上从斯托克波吉飞回来，洗个热水澡，用真空震动按摩器放松一下……可是这儿。”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又睁开眼睛，用鼻子嗅了一两下，用手指捏了把鼻涕，揩在了自己的外衣裙摆上。“啊，我很抱歉。”她看见列宁娜不由自主的厌恶表情，回应道。“我不应该这么做。我很抱歉，可是当这儿没有手绢的时候，你又能怎么做呢？我还记得，我曾经对这一切感到很沮丧，到处都是灰尘，没有任何除菌剂。他们刚把我带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头受了严重的伤。你都无法想象，他们在我的伤口上敷的是什么。肮脏，是那些肮脏的东西。‘文明就是消毒。’我过去常常对他们这么说。还说过‘链球菌马儿向前赶，走到班伯里T字边。走到那里把啥事干？看看干净的洗手间’这样的顺口溜，好像他们是孩子似的。不过他们不懂。他们怎么会懂？直到最后，我想我是习惯了。无论如何，要是没有热水可用，你怎么可能保证东西干净？看看这些衣服。这些可恶的羊毛一点儿不像人造丝。这些羊毛可以一直穿，一直穿，坏了还可以补。可是我是一个b　，我在孵化中心工作，没有人教过我缝补的事情。这不是我的活儿，况且，缝补衣服从来不是正确的事，它们有洞的时候就该扔掉买新的。‘补丁越多，财富越少。’不对吗？修补是反社会的，可是在这儿不一样，就像跟疯子在一起生活。他们做的一切都是让人发疯的。”

她看了看四周，看见伯纳德和约翰离开了她们，在屋外的灰尘和垃圾中走来走去。她还是十分神秘地放低了声音，并向列宁娜靠了过来。列宁娜僵直的身子往后缩。她靠得那么近，那毒害胚胎的臭气，甚至搅动得列宁娜脸上的汗毛纷纷倒下。她沙哑地低声说：“比如说，他们这儿男女的相处方式。发疯，我告诉你，简直就是发疯。每个人都属于所有的人，不是吗？不是吗？”她拉着列宁娜的袖子，不断重复着说。列宁娜把头躲到一边，挣扎着点了几下，吐出了屏住已久的一口气，又勉强吸进去一口相对纯净的空气。“嗯，这儿。”女人

继续说，“没有人可以属于多余的一个人。要是你还那样正常地与人相处，就会被认为是邪恶的，是反社会的。他们就会讨厌你，憎恨你。曾经有一些女人来这里大吵大闹，因为她们的男人来看我。呃，为什么不能？后来她们就向我扑过来……不，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没办法跟你说。”琳达用手遮住了脸，抖了起来。

“她们充满了仇恨，这里的女人。发疯，没有人性。当然，她们也不知道马尔萨斯训练，或是瓶子，或是出瓶，或者任何这类的东西，所以她们一直生孩子，就像狗一样，太恶心了。一想到我……哦，福帝，福帝！不过，约翰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他我会干出什么事来。尽管他总是那么沮丧，一有男人……甚至在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不过那时他大一点儿了），他想杀死可怜的郎西瓦，还是波倍来着？就是因为我有时跟他们睡觉。因为我从来没有办法让他明白，文明人就该这么做。我相信，发疯是会传染的。约翰似乎从印第安人那里染上了这种毛病。因为，当然他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尽管他们总是拿他不当人，不让他做其他孩子可以做的事。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多少给他设置一些条件。你不知道那有多难，因为有那么多的东西我不清楚，那么多东西不是我该做的。我是说，当孩子问你直升机是怎么工作的，或者谁创造了世界，而你只是一个b ，一直在培育室里工作，你能回答什么呢？你能回答什么呢？”

第八章

在外面飞扬的尘土和一堆堆垃圾中（这会儿来了4条狗），伯纳德和约翰慢慢地走来走去。

“真是难以想象。”伯纳德正在说，‘也很难把这些拼凑起来，就像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不同的世纪。有母亲，有灰尘、神灵、衰老，还有疾病……”他摇了摇头。“真是难以相信。我永远不会明白，

除非你乐意解释解释。”

“解释什么？”

“这个，”他指了指村落。“那个，”他又指了指村落外的小屋，“一切，你的生活。”

“有什么好说的呢？”

“从头说起。从你刚记事的时候说起。”

“从我刚记事？”约翰皱了皱眉头，接着是许久的沉默。

那天很热。他们吃了很多玉米饼和甜玉米。琳达说，“来躺下，宝贝。”他们躺在一张大床上。“唱歌。”琳达就唱了起来。唱“链球菌马儿向前赶，走到班伯里T字边”和“再见了宝贝班丁，很快你就要出瓶”。她的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他被很大的噪音吓醒了。一个男人正在跟琳达说话，琳达在哈哈大笑。她拉过一条毯子盖着身子，盖到了下巴，可是那个男人又掀开了毯子。那个男人的头发就像两条黑色的绳索，手臂上戴着银手镯，上面镶着蓝色的石头。他喜欢这个镯子，可是他一样害怕。他把脸藏进琳达的怀里。琳达把手放在他的身上，他感到安全一些了。接下来的一些话他不是很明白，琳达跟那个男人说："不行，约翰在这儿。”那个男人看看他，又看看琳达，然后轻轻地说了一些话。琳达说："不行。”可是那个男人朝他弯下腰来。他的脸又大又可怕，黑色的头发碰到了毯子。“不。”琳达又说。他感觉到她的手更紧地搂着他。“不，不！”可是那个男人还是抓住了他的一只胳膊，弄得他生疼。他尖叫了起来。那个男人伸出另一只手，把他抱了起来。琳达仍然搂着他，仍然说："不，不。”那个男人短促地说了什么生气的话，她的手突然就放开了。“琳达，琳达。”他蹬着腿，扭动着，可是那个男人把他抱到门边，打开门，把他放在了另一个房间的正中央，就走

了回去，反手关上了门。他站了起来，朝那扇门跑去。他踮起脚尖刚刚能碰到门闩。他举起门闩把手，推了一下，但是门打不开。“琳达。”他喊。她就是不答应。

他记起一个巨大的房间，里面黑漆漆的。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木头东西，上面捆着一些弦，一些女人站在这个东西周围织毯子。琳达让他和其他孩子一起坐在角落里，她去帮助那些女人。他和那些小男孩玩了很长时间。突然人们开始大声地说话，有一些女人在推琳达，琳达在哭。她向门口走去，他跟在后面追。他问她，她们为什么发火。“因为我弄坏了东西。”她说。后来，她也生起气来。“我怎么知道如何弄那该死的编织？”她说，“可恶的野蛮人。”他问她野蛮人是什么。他们回到家时，波倍正在门口等着，随着他们一起走了进去。他有一个大葫芦，里面装满了一种像水的液体，只是那不是水，而是一种有不好的味道、烧嘴巴、让你咳嗽的东西。琳达喝一些，波倍喝一些，然后琳达就开始笑个不停，大声地说话。然后，她和波倍就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波倍走了以后，他就到那个房间里。琳达躺在床上睡得沉沉的，他都叫不醒她。

波倍那时候经常来。他说，葫芦里装的东西叫“麦斯卡尔”，但是琳达说那东西应该叫“唆麻”，只是喝过之后不舒服。他恨波倍，恨他们所有人——所有来看琳达的男人。一天下午，他在和别的男孩们一起玩。那天很冷，他记得，山上还有雪。他回到屋里，听见卧室里传出愤怒的声音。那是女人们的声音。她们说了一些他不明白的话，但是他知道那是可怕的话。然后，突然听到“哗啦”一声，什么东西被推倒了，他听见人们快速地走来走去，接着是鞭打骡子的声音，只是那东西听起来没骡子那么瘦。这时候，琳达尖叫了起来，“啊，不要，不要，不要！”她说。他冲了进去。里面是三个披着黑毯子的女人。琳达在床上，一个女人抓着她的手腕，一个女人压住她的脚踝，这样她就不能乱踢，第三个女人正在用鞭子打她。一鞭，两鞭，三鞭，每一鞭下去琳达都疼得尖叫。他哭着拽那个女人的毯子角，“求你了，

求你了。”她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把他推到一边。鞭子又打了下去，琳达又尖叫了起来。他用两只手抓住了那个女人棕色的大手，使尽全身力气咬了下去。那个女人叫了起来，抽回了她的手，用力把他推倒在地。他躺在地上，那个女人扬起鞭子抽了他三下。生疼生疼，比他所感受到的任何伤痛都疼，像火烧一样。鞭子又扬了起来，呼啸着落了下去，不过这次尖叫的是琳达。

“可是她们为什么要打你，琳达？”那天晚上他问。他在哭，因为他背上的红鞭痕还是那么疼。不过,他哭也是因为人们那么可怕，那么不公平，因为他只是一个小男孩，不能做任何事来反抗她们。琳达也在哭。她是个成年人，可是她不够强壮，打不过她们三个，对她来说这也不公平。“她们为什么要打你，琳达？”

“我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她说什么很难听清楚，因为她趴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她们说那些男人是属于他们的。”她继续说，不过看起来并不像是在跟他说话，而是自言自语。她说了很久他不懂的话，最后大声地哭了起来。

“哦，不要哭，琳达，不要哭。”

他躺在她身边,抱住她，用胳膊搂着她的脖子。琳达大声地叫，“啊，小心点。我的肩膀！啊！”她重重地把他推向一边。他的头“砰”的一声撞在墙上。“小傻子！”她喊，然后突然开始抽他耳光。啪,啪……

“琳达。”他喊，“啊，妈妈，不要！”

“我不是你妈妈。我不会做你妈妈。”

“可是，琳达……啊！”她又打了他一耳光。

“变成了野蛮人。”她喊，“像动物一样产崽子……要不是因为你，我就可以去找检查员，就可以离开这里，可是怀着孩子，那就太丢人

了。”

他看见她又要打他了，就举起手臂来挡住自己的脸。“啊，不要，琳达，求你别打了。”

“小野兽！”她拽下他挡着脸的胳膊。

“不要，琳达。”他闭上了眼睛，等待着那一下巴掌。

但她没有打下去。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眼睛，看见她正在看自己。他尽力对她笑了笑。她突然把他抱住了，一遍一遍地亲吻他。

有时，一连几天琳达都不起床。她躺在床上伤心，或者喝点波倍带来的东西，喝完就一直笑，一直笑，笑够了就去睡觉。有时候她会生病。她经常忘记给他洗漱，除了冷玉米饼，也没有什么东西吃。他还记得，她第一次在他的头发里发现那些小动物，她是如何一直尖叫，一直尖叫的。

最快乐的时光，是当她和他讲起别的地方的时候。“你真的可以飞吗，什么时候想飞都可以飞吗？”

“什么时候想飞都可以飞。”她告诉他那种会放出好听的音乐的盒子，可以玩的一切有意思的游戏，美味的吃的喝的。你一按墙上的一个小东西，就有亮光，还有你不光能看见，还能听见、感受到、闻到的图片，还有能发出好闻气味的盒子，还有粉色、绿色、蓝色、银色的房子，像山那么高。每个人都很开心，没有人会伤心或生气，每个人都属于所有的人。还有一种盒子，在这个盒子里你能够看见、听见别的地方发生的事。装在可爱又干净的瓶子里的婴儿；一切都是那么干净，没有异味，没有灰尘。人们从来不会孤独，而是一起快乐地生活，就像这里岩熔区的夏日舞蹈时一样，只是更加开心。在那里，每一天都是那么快乐……他一听就是几个小时。有时，他和别的孩子一起玩累了，村子里的一个，老人就会用另一种语言来给他们讲故事。

讲世界的伟大改造者，讲左手和右手、干与湿的长期斗争；讲阿瓦纳维罗纳，说他在夜里思考，造了一场大雾，后来又用这场大雾造了全世界；讲大地母亲和天空父亲；讲战争和机遇的双生子阿海宇达和马赛勒马；讲耶稣和蒲公；讲玛丽和艾萨那蕾，那个让自己重现青春的女人；讲拉古娜的黑石头、大鹰，和我们的阿克马夫人。这些千奇百怪的故事，因为是用另一种语言讲的，尽管他不完全明白，但却更加精彩。躺在床上，他想起天堂和伦敦，我们的阿克马夫人和一排排干净瓶子里的婴孩，在天上飞的耶稣和在天上飞的琳达，世界孵化中心的大主管和阿瓦纳维罗纳。

很多男人来看琳达。男孩子们开始对他指指点点。他们用奇怪的另一种语言说，琳达是个坏女人。他们叫了她一些别的名字，他听不懂，不过他知道那些都是坏名字。一天，他们唱了一首关于她的歌，唱了一遍又一遍。他朝他们扔石头。他们也朝他扔。一块锋利的石头打中了他的脸颊，顿时血流满面。

琳达教他读书。她用一块木炭在墙上画了一些画，一只坐着的动物，一个装在瓶子里的婴儿，后来她又写字母。“小猫咪坐垫子，小小子蹲瓶子。”他学得又快又轻松。当他学会了她写在墙上的所有字母，琳达打开了她的大木头箱子，从那些她从来不穿的滑稽的小红裤子下面，抽出来一本薄薄的小书。他过去常常看见这本小书。“当你大一点，”她总是说，“你就可以读它了。”好了，现在他足够大了，他很骄傲，“我担心你会觉得它不是很有意思，”她说，“不过我就只有它了。”她叹了口气。“要是你能看见我们伦敦的那些可爱的读书机就好了！”他开始读，《胚胎的化学和细菌学条件设置》《b 胚胎库工作者实用说明书》。他光读那书名就花了一刻钟。他把书扔到地上。“讨厌，讨厌的书！”他说完，就开始哭。

男孩子们还在唱关于琳达的那首可怕的歌。有时，他们也嘲笑他穿的破衣服。他弄破了衣服的时候，琳达不知道该怎么补。在别的地方，她跟他说，人们总是扔掉有洞的衣服，然后买新的。“破烂儿，

破烂儿！”男孩们总是对他喊。“但是我会读书。”他对自己说，“他们不会。他们甚至不知道读书是什么。”他们戏弄他时，他就刻苦读书，假装自己一点也不在乎，便好过多了。他叫琳达再给他那本书看。

孩子们越是唱歌，越是对他指指点点，他就越是用功读书。很快，他就可以熟读那本书上的所有字了，即使是最长的字，可是那些字是什么意思呢？他就问琳达，但即使她回答得上来，他也还是不明白，况且她通常回答不上来。

“什么是化学药品？”他问。

“哦，就像镁盐，还有酒精——酒精用来保证 d 们和 e 们矮小、智力迟钝的——还有碳酸钙——用来促进骨骼生长——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

“但是怎么制造化学药品呢，琳达？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呃，我不知道。你可以从瓶子里取出来。瓶子空了的话，你就把瓶子送去化学库重新装满。是化学库里的人制造的，我想。或者他们也是去制造工厂取的，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干过化学方面的工作，我的工作总是与胚胎相关。”

他问的别的问题，她也总是这么回答。琳达好像从来不知道答案，村子里的老人们的回答都要比她肯定得多。

“人和所有生物的种子，太阳的种子，大地的种子，天空的种子，都是阿瓦纳维罗纳用生长之雾造就的。因为世界有四个子宫，他把这些种子放在了最低的子宫里，种子就渐渐长大了……”

一天（约翰后来计算，那天是他12岁生日之后不久），他回到家，发现卧室的地上有一本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书。这本书很厚，看起来很古老。书脊已经被老鼠咬破了，一些纸页已经掉了下来，一些纸

页皱了。他捡了起来，看了看书名：《威廉·莎士比亚全集》。

琳达躺在床上，正在从一个杯子里小口喝着那可怕的、恶臭的麦斯卡尔。“波倍带来的。”她说。她的声音又粗又沙哑，仿佛是别人的声音。“在羚羊基瓦会堂的一个箱子里找到的。在那箱子里应该有几百年了。我想这是真的，因为我翻开看了看，里面写的全是胡话，还没开化，不过你用它来练练读书还不错。”她仰起头喝完最后一口，把杯子放在了床旁边的地板上，向里转过去身子，打了一两个嗝就睡了。

（他随意地翻开那本书。）

“不，而生活在

汗臭垢腻的眠床上，

让淫邪熏没了心窍，

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

这些奇怪的言语，在他的心上翻滚起来，它们轰隆隆地响着，就像滚雷；又像夏日舞蹈的鼓点，要是那些鼓会说话的话；又像男人们唱的玉米歌，那么优美，那么优美，让你欢呼；又像老米提玛对着他的羽毛，弯曲的手杖，还有那几片骨头和石头念的咒语：加特拉，提录，斯洛克为，斯洛克为，吉爱，丝路，丝路，提斯。只是比米提玛的咒语还要好，因为它的意思更多，因为它是在跟他诉说，说得妙极了，虽然叫人似懂非懂。那是一种非常美丽的咒语，是关于琳达的咒语，关于琳达躺在那里打呼噜，空杯子摆在床边的地上，关于她和波倍。

他越来越恨波倍。那个男人总是笑呵呵的，却是个恶棍。冷酷、奸诈、淫荡、无情的恶棍。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只是一知半解，但是这些话的魔力是那么巨大，它们轰隆隆地在他的脑袋里炸开

了。他好像以前从来没有恨过波倍，从来没有真正恨过，因为他从来不能形容自己如何恨他。可是，现在他学会了这些词语，这些像鼓点、像歌声又像咒语一样的词语。这些话语和说了这些话语的奇怪的故事（尽管他理不清这个故事的原委，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个故事很精彩，很精彩），它们给了他恨波倍的理由；它们让他的恨更加真实；甚至使波倍其人也更加真实了。

一天他玩耍回来，里屋的门开着。他看见他们躺在床上睡着了——雪白的琳达和她身边几乎漆黑的波倍。他的一条胳膊压在她的肩膀下，另一只黑手放在她的胸前，一条长辫子横在她的喉咙上，就像一条要扼死她的蛇。床边的地板上，放着波倍的葫芦和一个杯子。琳达在打着呼噜。

他的心似乎消失了，心脏的地方只剩下一个洞。他被掏空了，空荡荡的，又冷又病，轻飘飘的。他倚在墙上支撑住了自己。冷酷、奸诈、淫荡……像鼓点，像男人唱的玉米歌，像咒语，那些话在他的脑袋中不断地重复出现。从冰冷，他一下子变得浑身火热起来，热血冲上他的脸颊，整个房间都变黑了，开始在他眼前摇晃起来。他咬牙切齿。“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他一直说。突然更多的字句出现了。

“当他在酒醉以后，在愤怒之中，

或是在乱伦纵欲的时候，”

咒语在他耳边响起，发号施令了。他走回了外屋。“当他在酒醉以后……”切肉的刀就放在壁炉边的地上。他捡了起来，蹑手蹑脚地又往里面走。“当他在酒醉以后，酒醉以后……”他冲了过去，刺了下去。啊，血！再刺下去，趁着波倍从睡梦中惊醒之时，再刺一刀，可是他的手腕被抓住了，被紧紧攥着，啊！啊！拧到了背后。他动弹不了了，他被抓住了。波倍黑色的小眼珠凑了上来，死死盯着他的眼

睛。他把脸转到一边。波倍的左臂上有两道伤口。“啊，看呀，这血！”琳达叫喊着，“看这血！”她总是受不了流血的场面。波倍举起了另一只手，要打他，他以为。他绷紧身子等待着那重重的一击，但那只手只是捏住了他的下巴，把他的脸转了回来，好让他再好好看着波倍的小黑眼珠。两个人对视了好久，好久，仿佛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突然，他再也受不了了，开始大哭起来。波倍却大笑起来。“走吧。”波倍用另一种话，用印第安语说，“走吧，我勇敢的阿海宇达。”他跑到另一个房间里抹眼泪去了。

“你15岁了。”老米提玛用印第安语说，“现在我可以教你用泥土做陶器了。”

他们蹲在河边，一起工作。

“首先，”米提玛说，手里抓着一块黏土。“我们来做一个小月亮。”老人家将那块黏土捏成了圆饼状，然后又将边缘弯起来一点儿，月亮就成了一个浅浅的杯子。

他慢慢地、笨拙地模仿着老人巧妙的动作。

“一个月亮，一个杯子，现在再做一条蛇。”老米提玛把另一块黏土搓成了长长的、弯弯的圆柱体，又将它弯成了一个圈，压在了杯口上。“接着再做一条蛇，接着再做，然后再一条。”一圈又一圈，老米提玛捏出了罐子的壁，底下很窄，慢慢胀起一个大肚子，接着在脖子的位置又变窄了。老米提玛捏呀，拍呀，摸呀，刮呀，最后，它站了起来，变成他熟悉的岩熔区水罐，只是还是乳白色的，不是黑色的，摸起来也还很软。他模仿米提玛的罐子制作的歪歪扭扭的摹本站在旁边，看着这两个罐子，他忍不住笑了。

“不过下一个会更好的。”他说，接着开始弄湿另一块黏土。

塑造，成型，感觉自己的手指越来越巧，越来越有力。这给了他

不同寻常的快乐。“A，B，C，维生素D,”他边工作边唱，“脂肪它在肝脏里，鳖鱼它在海洋里。”老米提玛也唱着歌，他唱的是一首关于杀熊的歌。他们整天在工作，他整天都那么快乐，全身心都快乐。

“下个冬天，”老米提玛说，“我会教你做弓。”

他站在屋外等了很长时间，最后里面的仪式终于结束了。门打开了，他们走了出来。克斯路第一个出来，他伸出的右手紧攥着，好像拿着什么宝贝似的；季雅集美跟在后面走了出来，她的手也同样伸了出来。他们默默地走着，后面跟着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们，以及全村的老人们。他们都默不作声。

他们走出了村子，穿过了平顶山。在悬崖边上，他们面对清晨的太阳，停了下来。克斯路伸开了手，一把白玉米面在他的手心里。他对着玉米面吹了一口气，默默地嘟囔了几句话，然后把它撒向了太阳。在阳光中，那一把玉米面就像一片白色的灰尘。季雅集美也那么做了。季雅集美的父亲走上前来，拿着一根带羽毛的祈祷杖，做了很长时间的祷告，最后把杖也扔了出去。

“礼成。”老米提玛大声地说，“他们两个结婚了。”

“呃。”他们转过身来时，琳达说，“我只能说，他们真是小题大做了。在文明国度里，当一个男孩想要一个女孩时，他只要……你去哪儿，约翰？”

他不理会她的叫喊，只是不停地跑，不停地跑，跑到无人的地方。

礼成。老米提玛的话在他的脑海里不断地重复。礼成，礼成……他默默地、远远地，却又那么强烈地、不可救药地爱着季雅集美。现在礼成了，都结束了。他那时16岁。

月圆之夜，在羚羊基瓦会堂，常有人在诉说秘密，或者做秘密的

事。他们到基瓦会堂里去，下去的时候还是男孩子，再出来就成了男人。男孩子们都很害怕，却都很渴望。终于那一天来了。太阳落了下去，月亮升了起来。他和别的男孩一起去了。男人们站在基瓦会堂黑漆漆的入口处，梯子通向泛着红光的深处。领头的孩子已经往下爬了。突然一个男人走上前来，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从他们中拉了出来。他挣脱了，躲来躲去又回到那一群孩子中。这次那个男人开始打他，扯他的头发。“你不行，白头发的人！”“母狗的儿子不可以来。”一个男人说。男孩子们都笑了。“走！”他还是在人群边上徘徊，“走！”那些男人又朝他喊。其中一个男人弯下腰去，捡起一块石头，朝他扔了过去。“走，走，走！”雨点一样的石头纷纷朝他扔过来。他流着血跑进了漆黑的夜色中。红通通的基瓦会堂传来了闹哄哄的歌声，所有的男孩子都爬了下去，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的。

他独自一个人来到村落外平顶山光秃秃的平原上，岩石在月光照耀之下像白惨惨的骨头一样亮。下面的山谷中，丛林狼在对月长啸。他身上的伤痕生疼，还在流血，但是他却不是因为疼才哭。他哭，是因为他是那么孤独，因为他被驱赶，一个人被驱赶到这骷髅一样的岩石和月光的世界。他坐在悬崖边上，月光照着他的脊梁。他往下看平顶山漆黑的影子，和死亡黑黝黝的身影。他只要再挪一小步，轻轻地一跳……他在月光中伸出了右手。手腕上的伤口兀自流着血。每隔几秒钟就滴下一滴，落在夜空里，看不清颜色。一滴，一滴，又一滴。明天、明天又明天……

他发现了时间、死亡和上帝。

“孤独，永远孤独。”年轻人说。

这几个字在伯纳德的心底激起了忧伤的涟漪。孤独，孤独……“我也是。”他说，出于对年轻人的信任，“可怕的孤独。”

“真的吗？”约翰吃惊地问，“我以为在别的地方……我是说，琳达

总是说，在那里没有人会感到孤独。”

伯纳德不舒服地红了脸。“你看，”他含糊不清地说，眼神躲闪着，“我跟大多数人不同，我想。要是一个人碰巧出瓶时就与众不同……”

“是啊，就是这样。”年轻人点点头，“要是一个人与众不同，他就注定是孤独的。他们就会凶恶地待他。你知道吗，他们把我排斥在一切事情之外。当其他的男孩被派到山上过夜，你知道，在那里，你可以梦想出很多的东西，但他们就是不让我和他们一块去。他们也不告诉我任何秘密。我都是自己去做的。”他继续说，“我五天没有吃任何东西，然后在那山上独自待了一晚上。”他说着指了指那座山。

伯纳德居高临下地笑了笑，问：“那你梦想出什么了吗？”

年轻人点了点头。“可是我不能说。”他沉默了一小会儿，接着降低了声调说，“有一次，我做了件他们都没有做过的事。正午的时候，我靠着一块岩石站着，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样伸出双臂。”

“这究竟是在干什么？”

“我想知道被钉上十字架是什么感觉，挂在太阳底下……”

“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呃……”他犹豫了，“因为我想我应该那么做。如果耶稣可以承受，要是一个人做了错事……另外，我不开心，这是另一个原因。”

“用这个方法治疗你的不开心，还真是滑稽。”伯纳德说。可是又一想，他觉得这样做还是有点儿道理的，强过吃唆麻……

“过了一段时间，我昏倒了。”年轻人说，“脸朝下仆倒在地上。你

能看见我给自己磕出来的疤痕吗？”他把自己前额上厚密的黄头发撩了起来。那块疤痕露了出来，苍白的皱褶，在他右边的太阳穴的位置。

伯纳德看了一眼，吓得轻轻抖了一下，赶紧转移了目光。他的条件设置给他更多的是洁癖而不是同情。一提到生病或者受伤，他想到的不仅是惊恐，甚至还会有厌恶和极其恶心的感觉，比如灰尘、畸形或衰老，于是，他匆忙地转移了话题。

“我想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回伦敦？”他问道。从在小房子里他意识到这个年轻的野蛮人的“父亲”是谁之后，他就在秘密地谋划。现在他迈出了阴谋的第一步。“你愿意吗？”

年轻人的脸上焕发出光彩。“你说真的吗？”

“当然，只要我拿到准许，就是这样。”

“琳达也可以吗？”

“呃——”他犹豫不决。那个讨厌的生物！不，这是不可能的。除非，除非——伯纳德突然想到她的肮脏也许正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当然了！”他叫道，大声地表示他的热诚，以弥补先前的犹豫。

年轻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想到就要实现梦想了，这是我梦想了一辈子的事。你记得米兰达说过什么吗？”

“谁是米兰达？”

可是年轻人显然没有听到他的问题。“啊，奇妙！”他在说，满面红光，眼睛炯炯有神，“人类有多么美！啊！美丽的新世界，有这样的人在里头！”他的脸更加红了。他在想列宁娜，在想那个穿着绿色的纤维胶衣服的天使。她因为青春年少和皮肤保养品的作用而容光焕发，丰满圆润，她还和善地看着自己微笑。他的声音支吾了起

来。“啊，美丽新世界。”他又说，却突然停了下来。热血离开了他的脸颊，他的脸苍白得像一张纸。

“你跟她结婚了吗？”

“什么？”

“结婚。你知道，就是永远在一起，用印第安语说，就是‘永远在一起’，是永远不能分离的。”

“福帝，不！”伯纳德禁不住笑了起来。

约翰也笑了，纯粹为这个答案而笑。

“啊，美丽的新世界。”他又说，“啊，美丽的新世界，有这样的人在里头！咱们马上就出发吧。”

“有时你说话的方式真是很特别。”伯纳德又困惑又惊讶地看着这个年轻人说，“无论如何，你最好还是等到真正看到那个美丽新世界时再那么说吧。”

第九章

度过了离奇恐怖的一天，列宁娜觉得自己有权利享受一个完全绝对的假日。一回到休息处，她就吞下了6片半克的唆麻药片，在床上躺了下来。不到10分钟，她就飞往不朽的月球了，至少要18个小时才能回来。

同时，伯纳德躺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苦苦地沉思着，午夜之后良久才睡着。不过，他的失眠并不是一无所获。他想出了一个计划。

第二天早上10点钟，绿色制服的混血儿准时走出了他的直升机。伯纳德站在龙舌兰丛中等着他。

“克朗小姐在度她的唆麻假日。”他解释说，“5点钟之前回不来。我们有7个小时。”

他可以飞到圣菲，办完所有他不得不办的事，在她醒来之前回到岩熔区。

“她自己在这儿安全吗？”

“跟直升机一样安全。”混血儿跟他保证说。

他们爬上飞机，立即出发了。10点34分，他们在圣菲邮局大楼的楼顶着陆了。10点37分，伯纳德接通了白厅世界元首办公室的电话；10点39分，他跟福帝陛下的第四私人秘书通上了话；10点44分，他又跟第一秘书重说了一遍他的故事。在10点47分半的时候，穆斯塔法·蒙德深沉洪亮的声音就在他的耳边响起来了。

“我斗胆认为，”伯纳德磕磕巴巴地说，“福帝陛下您会觉得这件事有着足够的科学价值……”

“是的，我是觉得这事有着足够的科学价值。”那深沉的声音说，“你把这两个人一起带回伦敦。”

“福帝陛下，您知道，我需要一张您的特别批准证明……”

“必要的手续，”穆斯塔法·蒙德说，“马上就会被送到保留区区长那里。你即刻到区长办公室就行了。再见，马克思先生。”

电话那头沉寂了下来。伯纳德放下话筒，匆匆往楼顶走去。

“区长办公室。”他对 g 混血儿说。

10点54分，伯纳德已经在和区长握手了。

“我很荣幸，马克思先生，我很荣幸。”他滔滔不绝的话语也变得

恭敬起来了。“我们刚刚接到特别命令……”

“我知道。”伯纳德打断他说，“我刚刚跟福帝陛下通过电话。”他厌倦的声音，似乎在表示他最近一周每天都在跟福帝陛下通话。他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请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越快越好。”他强调。这会儿，他真是十分享受这种感觉。

11点零3分，他的口袋里已经装好了所有需要的文件。

“再见。”他盛气凌人地对区长说，区长一直把他送到电梯门口。“再见。”

他步行进了宾馆，洗了个澡，做了次真空震动按摩，用电动剃须刀刮了刮脸，听了会儿晨间新闻，又看了半个小时的电视，才从容自在地吃了顿午餐。两点半的时候，他和混血儿一起飞回了岩熔区。

那个年轻人站在休息处外。

“伯纳德。”他喊道，“伯纳德！”没有回答。

他脚上穿着鹿皮软鞋，悄无声息地跑上了台阶，推了推门，门是锁着的。

他们走了！走了！这恐怕是他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了。她叫他来看他们，现在他们却走了。他坐在台阶上哭了起来。

半个小时之后他想起来，该从窗户向里看看。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绿色的箱子，盖子上印着ＬＣ，这是名字缩写。欢乐像火焰一样在他的身体里升腾了起来。他捡起一块石头，砸碎的玻璃摔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叮当声。一分钟以后，他进了房间里面。他打开那个绿色的箱子，立刻就闻到了列宁娜的香水味。那香气在他的心肺中间弥漫开来，他的心狂乱地跳了起来，一时之间，他几乎要晕倒了。他朝着那个珍贵的箱子弯下腰去，触摸着里面的东西，又拿起来举到阳光

下，反复地审视。

列宁娜的一条干净的纤维胶平绒短裤上面的拉链对他来说是个难题，后来他解决了这个难题，一阵狂喜。他拉上来，拉下去，拉上来，拉下去。他着了迷。她的绿色拖鞋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他展开了一件紧身胸衣，脸红了，匆忙地放在了一边。他拿起一块芳香的人造丝手绢吻了吻，又拿起一条丝巾围在了脖子上。他打开了一个小盒子，弄撒了一点里面的香粉。他的两只手上都沾满了那粉状的东西。他把它们擦在自己的胸口，擦在肩膀和光溜溜的胳膊上。多好闻的香气！他闭上了眼睛，用自己沾了香粉的手臂摩擦着脸颊。光滑的皮肤触碰他的脸，那麝香味儿的粉末沾上他的鼻翼，沁入嗅觉，那是她真实的存在。“列宁娜。”他悄悄地说，“列宁娜！”

有什么响声让他吃了一惊，他心虚地转过身来。他把他的赃物塞回箱子里，盖上盖子，然后又听了听动静，四处看了看。到处都没有生命的迹象，也没有一丝声音，然而，他确确实实听到了什么动静，像一声叹息，又像木板的吱吱声。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小心翼翼地打开，发现自己看见的是一个宽阔的平台。平台的对面是一扇半掩着的门。他走了出去，推开门往里窥视。

那儿的一张矮床上，列宁娜穿着一件粉色的拉链睡衣躺在那里，睡得正香。她盖的被单被推到了一边，她的卷发优美地铺展在安详熟睡的脸蛋儿下面，柔软的手和放松的四肢舒舒服服地伸展着，粉色的脚指头像小孩子的一样，那么动人。泪水不由得在他的眼眶中打起转儿来。

他无比小心地进了屋，不过，这种谨慎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唆麻的效力结束之前，恐怕只有枪声在列宁娜耳边响起，才能把她从唆麻假日里唤醒。他跪在床边的地板上，握着双手，凝望着列宁娜。他的嘴唇翕动起来，“她的眼睛，”他默默地说：

“啊，她的眼睛，头发，脸蛋儿，步态和声音，

总是在你的言谈中提起，还有她的手，

和这双玉手相比，提起所有的白色，

都只是将她玷污；比这细腻的柔软，

天鹅的细绒也透着粗糙……”

一只苍蝇在她的四周嗡嗡地飞舞，他挥手把它赶走了。“苍蝇，”他记了起来：

“在亲爱的朱丽叶白玉一样的手上，

也可以盗取她的唇上不朽的祝福，

而她，甚至因纯洁的处女的情怀，

而脸红，好像叫苍蝇吻了是她的罪恶。”

他非常缓慢地伸出手去，就像要抓一只胆小却又很危险的鸟儿一样犹豫。他的手停在半空中打颤，离那洁白柔嫩的手指仅一寸之遥。他敢吗？胆敢用自己粗鄙的手来亵渎……不，他不能。这只鸟儿太危险了。他把手抽了回来。她是多么地美丽啊！多么美丽！

突然，他发现自己在想，只要抓住她脖子上的拉链，拉下去……他闭上了眼睛，摇了摇头，就像一只从水里出来的狗晃着耳朵那样。丑陋的念头！他为自己感到羞耻。纯洁的处女的情怀……

空气中又震颤着嗡嗡声。又有一只苍蝇想来盗走那不朽的祝福吗？或是一只黄蜂？

他四处看，什么也没有看到。嗡嗡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最后

仿佛直接在百叶窗外卖力地扇起了翅膀。那是飞机！他惊慌失措地抬起脚，向另一个房间跑去，然后猫着腰从窗户钻了出去。当他在龙舌兰小道上奔跑时，刚好看到伯纳德·马克思从直升机上下来。

第十章

在布鲁姆斯伯里的4 000个房间里，4 000个电子表的表针齐刷刷地指向了2点27分。“工业的蜂巢”——主管总是喜欢这么称呼它们——在全速运转。每个人都很忙，一切都在井井有条地进行。显微镜下，精子在拼命地甩着长尾巴，仰着脑袋往卵子里钻。一旦受精，受精卵就开始膨胀、分化，要是进行波坎诺夫斯基化程序的话，还有萌糵，分裂出它的一大家族。自动扶梯从社会身份室隆隆地转动着驶下地下室。在那猩红色的暮光中，胚胎舒服地卧在温暖的腹膜上，在代血剂和荷尔蒙中不断地生长，或者被毒害从而失去活力，进入迟钝的e　家族。一周又一周，伴随着微弱的嗡嗡隆隆声，架子在缓慢地前进着，似乎爬过了万世才来到了析出室。在那里，新出瓶的婴儿们发出了第一声恐惧和惊诧的哭声。

发动机在下层地下室里咕噜咕噜地叫着，电梯来去匆匆。在11层的育婴室里，哺乳时间到了。1　800个贴着详细标签的婴儿正在一起从1 800个瓶子里吸他们的1品脱经过巴士消毒的外分泌液。

在此之上，连续10层楼是小男孩和小女孩们的宿舍。他们还很小，需要午睡。他们此时也正在忙着接受卫生学、社交学、社会意识、幼童恋爱生活的睡眠教育，尽管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听。再往上是游戏室，900个大一点的孩子正在忙着玩积木和橡皮泥，还有找拉链和性爱游戏。

嗡嗡，嗡嗡！蜂巢里嗡嗡嗡嗡，正欢快地忙个不停。年轻的女孩们一边在她们的试管边忙碌，一边唱着欢乐的歌；社会身份员边工作边吹着口哨；析出室里的工作人员正在满屋的空瓶子之上彼此开着玩

笑！可是，当主管和亨利·福斯特一起走进孕育室时，主管的脸色却一本正经、异常严肃。

“众人的榜样。”主管说，“在这个房间里，高等社会种姓工作者比其他房间里都多得多，因此我让他两点半到这里来见我。”

“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亨利假惺惺地摆出大度的样子说。

“我知道。不过正因为这样，才更需要严格要求。他卓越的智力要有相应的道德责任才匹配。一个人越有才华，引诱别人误入歧途的能力就越大。个人受点苦强过很多人一起堕落。冷静地看待问题，福斯特先生，这样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错误能比异端行为更可怕的了。谋杀只能杀害个体。毕竟，个体是什么呢？”他挥了挥手，示意那一排排的显微镜、试管和孵化器。“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可以制造出一个新的个体，想制造多少就有多少。异端威胁的可不是一个个体，异端威胁的是社会本身。是的，是社会本身。”他又说，“啊，不过他来了。”

伯纳德走进了房间，从一排排的孕育员之间朝他们走了过来。一层淡淡的欢乐的自信掩饰着他的紧张。他张嘴说“早上好，主管”,声音太高，显得有些滑稽。为了掩饰这个错误，他又说，“是你叫我来这儿说话的。”这次又轻柔得可笑，像老鼠在吱吱叫。

“是的，马克思先生。”主管盛气凌人地说，“我是让你来这儿见我。我想，你昨晚才度完假回来吧。”

“是的。”伯纳德回答说。

“是——是的。”主管重复说，拉长了声音，像蛇爬行时的嘶嘶声。突然他提高了嗓音说，“女士们，先生们。”他的声音像是从喇叭里传出来的似的，“女士们，先生们。”

忙着操作试管的女孩们的歌声、显微镜上操作员的口哨声突然停

止了，房间里静得可怕，每个人都在四处张望。

“女士们，先生们。”主管又说了一遍，“请原谅我这样打断你们的工作。一项痛苦的责任将我束缚，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遭遇到了威胁。是的，威胁，女士们，先生们。这个人，”他满眼责备地指了指伯纳德。“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这个a ＋，社会给予了他很多，因此也对他有很多的期望，然而你们的这个同事——或许我应该提前称他为你们的‘前同事’——严重地辜负了社会对他的信任。他对于运动和唆麻有着异端的见解，他的性生活可耻地离经叛道，他拒绝遵守福帝的教义，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举止‘甚至像个小孩子’。”（说到这儿，主管在胸前画了个T字。）“这种种都说明，他把自己摆在了社会敌人的位置上。女士们，先生们，他甘愿当所有秩序和稳定的颠覆者，当文明的反叛者。因此，我建议开除他，把他从本中心的职位上解雇，让他知道羞耻。我建议把他调到最低等级的分中心去，尽可能不让他靠近重要的人口中心。这样做是为了社会的利益着想。在冰岛，他就几乎不会有机会再用他的非福帝原则的行为，去引诱更多的人走入歧途。”主管说完，抱起双臂，得意地看着伯纳德。“马克思。”他说，“你能给出让我收回给予你的处分的理由吗？”

“是的，我能。”伯纳德大声地回答道。

主管有些惊讶，但是依然威严地说：“那么就说说看。”

“当然要说。不过我的理由还在走廊里，请稍等一会儿。”伯纳德匆匆地向门口走去，一下子打开了大门。“进来。”他命令道。那个“理由”走了进来，露出了真面目。

人们大声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惊恐地窃窃私语；一个女孩尖叫了起来；一个人想站到椅子上看清楚，不小心弄翻了两个装满精子的试管。在这些年轻、有活力、坚实的躯体，漂亮周正的脸蛋儿之间，走着一个水肿、肌肉松弛、怪异恐怖的中年怪物。她卖弄风情的笑容

使得残缺污秽的牙齿露了出来，她那肥硕的腰部也撩人地跌宕起伏着。伯纳德走在她的身旁。

“他在那儿。”他指着主管说。

“你以为我会认不出他来吗？”琳达愤愤不平地说，然后扭头看着主管，“我当然会认得你，汤马金，你站在1 000个人中间我也能认出你来。不过可能你已经把我忘了。你不记得我了吗？你不记得我了吗，汤马金？我是你的琳达。”她站在那里看着他，歪着头笑着。不过，当她看到主管惊恐厌恶的表情变得僵硬时，她的笑容慢慢地不自信起来，最后她尴尬地抽搐一下，没了一丝笑意。“你不记得我了，汤马金？”她重复的声音颤抖了起来。她的眼神开始变得慌乱焦急，水肿下垂的脸荒诞地扭曲成了极度痛苦的鬼脸。“汤马金！”她伸出了双臂。有人开始嗤笑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主管张口说，“这个荒诞的……”

“汤马金！”她跑上前去，毯子在她身后拖曳着。她用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把脸伏在了他的胸脯上。

人们不自觉地哄笑了起来。

“……这个荒诞的恶作剧。”主管喊了起来。

他红着脸，想挣脱她的拥抱，她却拼命地抱住他。“我是琳达，我是琳达呀。”哄笑声淹没了她的声音。“我给你生了一个孩子。”她的吼声压过了哄闹声，人群一下子静了下来。气氛静得可怕，人们的眼神都不自在地飘忽了起来。主管的脸一下子白了，他放弃了挣扎，攥住她的手腕，站在那里盯着她，让人毛骨悚然。

“是的，一个孩子——我是他的母亲。”她又把这猥亵的言语抛了出来，像是要挑战沉默中愤怒的人群。突然她挣脱开了他的手，感到羞愧了。那么羞愧，她用双手捂住脸抽泣起来。“这不是我的错，汤

马金。因为我一直在做训练，不是吗？不是吗？一直在做……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要是你知道那是多么可怕，汤马金……不过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安慰，仍然是。”她转过脸来冲着门口喊：“约翰！约翰！”

他立即走了进来，站在门口停了半刻钟，四处瞅了瞅，然后迈着那双穿着鹿皮软鞋的脚，轻盈地、大步流星地穿过了房间，双膝落地跪在了主管面前，清清楚楚地叫了一声：“我的父亲！”

这个词语毕竟不及生孩子这件事本身淫秽，它所带来的联想跟生孩子带来的丑恶的道德败坏的暗示毕竟相隔甚远，它的意思并不色情淫秽，只是显得有些肮脏而已。因此这个滑稽的肮脏字眼一出现就缓解了相当紧张的气氛。笑声爆发了，闹哄哄地绕梁回响着，几欲歇斯底里，声浪一波高过一波，仿佛无休无止。我的父亲——是主管！我的父亲！啊，福帝，啊，福帝！这实在太好笑了。狂笑声和哄闹声此起彼伏，一张张脸都要笑散架了，泪水也都笑了出来。又有6个装精子的试管被弄翻了。我的父亲！

主管脸上没了一丝血色，瞪着迷惑又无助的双眼，又是痛苦又是羞愧地看着他。

我的父亲！笑声渐渐降低，然后一下子又重新爆发出更高更响的一阵。主管举起双手捂住耳朵，冲出了房间。

第十一章

自从在孕育室里发生了那一幕之后，伦敦所有高级种姓的人都疯狂地想看看那跪倒在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面前，叫他“我的父亲”（这个笑话简直好笑得都不像是真的！）的有趣的生物。只是现在应该叫他“前孵化及控制中心主管”。因为那个可怜的男人在发生了那天的事情之后立即辞职了，再也不想踏进孵化及控制中心一步。相反的是，

琳达这个人倒没有激起一丝涟漪；没有人有一点点想法要看看琳达。要说谁谁是一个母亲，这永远不是一个笑话，而是淫秽，况且，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野蛮人。她是在瓶子里孵化长大的，又和每一个人一样经过了条件设定，所以她并不可能真的有太奇怪的思想。最后一点，也是目前为止人们不想见她的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的形象：那么胖，也不再青春年少，还掉了几颗牙齿，脸也是脏兮兮的，还有那身材（福帝！），你根本不可能看见她而不觉得恶心，是的，就是恶心。因此优秀的人们都决意不要看琳达。琳达自己当然也没有什么兴趣去看他们。对她来说回到文明世界就意味着回到唆麻世界里，就意味着躺在床上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唆麻假日，而在醒来时不会出现头疼想吐的感觉，也不用像在喝了乌羽玉之后那样总是感到羞耻，就像你做了什么反社会的事情那样，羞愧得永远抬不起头来。唆麻不会开这样刻薄的玩笑。唆麻假日总是完美的，即使过完假日醒来的早上发生了不愉快的事，那也只是事实，不是唆麻本身的错。只消再来一次唆麻假日就可以补救。她贪婪地乞求更多的唆麻剂量和服用次数。医生起初反对，后来还是满足了她的要求。她一天能吞下 20 克之多的唆麻。

“再这样一两个月她就不行了。”医生跟伯纳德透露说，“总有一天她的呼吸中枢会瘫痪，她就不能呼吸了，就完了，不过这也是件好事。要是我们有返老还童之术，当然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们没有。”

让大家吃惊的是（因为琳达在度她的唆麻假日，是不会质疑的），约翰提出了反对意见。

“你们给她那么大的剂量，岂不是要缩短她的寿命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医生坦诚地回答，“可是换一种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是在增加她的寿命。”年轻人不能理解地看着他。“在时间上，唆麻会使你减少几年的寿命。”医生继续说，“但是你想想它给当下带来的不可计算的内涵，每一次唆麻假日就像我们的祖

先所说的永恒一样。”

约翰开始理解了。“永恒在我们的眼角唇边。”他喃喃自语。

“你在说什么？”

“没事。”

“当然。”医生继续说，“要是他们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你就不能眼看着他们奔向永恒，可是她现在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要做……”

“都一样。”约翰坚持说，“我就是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

医生耸了耸肩膀，“那么，当然，要是你宁愿她一直发疯地尖叫……”

最后约翰不得不屈服了。琳达拿到了她的唆麻。从此之后，她就待在伯纳德公寓里的一间小房子里，躺在床上，收音机和电视永远开着，印度薄荷香水滴滴答答地流着，唆麻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她就那么待在那儿，然而又不是真的在那儿，根本一直不在那儿，而是在很远的地方度她的唆麻假日，在别的世界里度假。在那个世界里，收音机里的音乐就像一个满目亮丽的迷宫，就像一个在旋舞的、如心脏一般怦怦跳动的迷宫，把人引向（由那美丽波折的曲线牵引着）绝对意志的灿烂中心；电视机里跳动的影像就是某部充斥着难以形容的优美歌唱的感官电影；滴答着的香水不再只是香水，而是太阳，是千百万支萨克斯管，是在跟波倍做爱，只是比这些更多，远不止这样，美不胜收。

“不，我们不能返老还童，但是我很高兴，”医生总结说，“能有这次机会看到人类衰老的标本。非常感谢你能来找我。”他亲切地和伯纳德握了握手。

这之后，人们就只关注约翰了。只有通过伯纳德——他的公认监

护人，人们才能见到约翰。伯纳德发现自己生平第一次受到正常的对待，而且不仅是正常，应该说是感觉到自己是个颇为重要的人物。再也没有人说他的代血剂里被掺了酒精，再也没有人对他的形象进行嘲讽。亨利·福斯特一反常态地对他友好起来。贝尼托·胡佛送给他 6 包性激素口香糖作为礼物。社会身份主管助理也跑来卑躬屈膝地乞求一张参加伯纳德晚会的请柬。至于女人们，伯纳德只要稍稍暗示邀请她参加晚会，没有哪一个女人是他得不到的。

“伯纳德邀请我下周三去看那个野蛮人。”法妮兴高采烈地宣布。

“我很高兴。”列宁娜说，“现在你不得不承认你对他的看法是错误的了吧？你不觉得他真的很可爱吗？”

法妮点了点头。“我必须说，我感到很惊讶，不过很愉快。”

装瓶间主管、社会身份主管、孕育室主管的三位代理助理、情绪工程学院的感官电影教授、西敏寺区歌堂的院长、波坎诺夫斯基化部门的管事，伯纳德的要会见的要人名单上人物众多。

“上周我要了6个女孩。”他和亥姆霍兹透露说。“周一一个，周二两个，周五又两个，周六一个。要是我有时间和兴趣的话，至少还有一打女孩迫不及待地要……”

亥姆霍兹不说话，只是阴沉不满地听着他吹牛。这可把伯纳德惹恼了。

“你嫉妒了。”他说。

亥姆霍兹摇了摇头，回答说，“我很难过，就是这样。”

伯纳德气冲冲地走掉了。他跟自己说，他再也不会跟亥姆霍兹说话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成功的感觉在伯纳德的脑袋中发酵着，在这个过程中他和这个世界和解了，尽管不久之前他还对这个世界很不满。只要这个世界认识到他的重要性，一切秩序就还是好的。不过，尽管因为成功的缘故，他和这个世界和解了，他还是没有放弃批判它的秩序的权利。因为批判的行为提升了他的重要性，让他觉得自己更加高大了，况且，他是真的认为有些事情是应该批评的。（同时，他也是真的喜欢当一个成功人士，喜欢得到想得到的女孩的感觉。）在那些为了这个野蛮人的缘故而向他献殷勤的人面前，伯纳德总是摆出一副离经叛道、吹毛求疵的样子。这些人也总是礼貌地听着，可是在他背后却摇起头来。“这个年轻人没有好下场。”他们说，自信满满地预言仿佛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目睹他倒霉似的。“那时他就找不到第二个野蛮人来帮他脱离困境了。”他们说。但是同时，只因为第一个野蛮人还在那里，他们还是彬彬有礼。因为他们的彬彬有礼，伯纳德很是觉得膨胀，同时觉得整日的狂喜让身体轻盈了起来，比空气还要轻。

“比空气还要轻。”伯纳德指着天说。

气象局的热气球在阳光中闪烁着玫瑰色的光芒，像一颗珍珠高高地悬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天空中。

“……对待那些野蛮人。”伯纳德的说明是这样的，“我们要展示文明生活的各个方面……”

现在约翰正在被带领着在碳化T型塔的平台上鸟瞰世界。站长和常驻气象学者充当向导，但是说话最多的还是伯纳德。他十分陶醉，举止表现得仿佛自己至少是一个来访的世界元首一样。比空气还要轻。

从孟买来的绿色火箭落地了。乘客们纷纷走了出来。8个身穿卡其色的一模一样的德拉威多生子从舱体的舷窗里往外看。他们是乘务

员。

“1 500千米每小时。”站长动情地说，“你觉得怎么样，野蛮人先生？”

约翰想这很好。“不过，”他说，“爱丽儿40分钟就可以环绕地球一周。”

“这个野蛮人，”伯纳德在给穆斯塔法·蒙德的报告里写道，“对于文明世界的种种发明竟然不是那么惊奇。这部分是由于，毫无疑问，他听那个女人——琳达，他的母 —— 讲过。”

（穆斯塔法·蒙德看到这儿，皱起了眉头，难道这个蠢材以为我神经质到不敢看全了那个词吗？”）

“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兴趣都在那个被他叫做‘灵魂’的东西上。他总是坚持把它看作可以脱离物理环境存在的实体，而就像我想跟他说明的那样……”

元首跳过了下面的一些句子，想翻一页找点有意思的、更具体的内容来看，可是这时他的眼球被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句子吸引住了。“……尽管我必须承认，”他读着，“我同意这个野蛮人，关于很容易发现这个文明社会有很多不成熟表现的说法，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不够曲折充实，我希望趁此机会让福帝陛下您注意到……”

穆斯塔法·蒙德的怒火几乎立刻被欢乐取代了。这个生物竟然想着给他——严肃地上一节关于社会秩序的课，这简直是太荒诞了。这个人一定是疯了。“我得给他一个教训。”他对自己说，然后扬起头来哈哈大笑了。无论如何，这个教训一时半会儿是不会落实的。

那是一家生产照明设备的小工厂，是电气设备公司的一个分厂，专门为直升机生产照明设备。他们在楼顶上受到了技术主管和人事经理的亲自接待（元首的推荐效果自然神奇）。他们一起下楼进了工

厂。

“每一道工序，”人事经理解释说，“都是尽可能由同一批波坎诺夫斯基小组成员来完成的。”

事实上，83个小脑袋、黑皮肤、几乎没有鼻子的 d 在操作冷压机。56个鹰钩鼻、黄皮肤的 g 在操作56台四轴的卡模铣床。107个接受过热条件设定的塞内加尔 e 在铸造车间工作。33个长脑袋、淡茶色头发、骨盆狭窄的女性d ，身高都是一米六九，误差在26毫米以内，在操纵螺杆。在装配车间里，两组g ＋小矮人在组装发动机，两张低矮的工作台面对面摆在一起，中间一个传送带在慢慢地向前爬，传送带上放着不同的零件。47个长着金头发的脑袋对面是47个长着棕色头发的脑袋。47个狮子鼻对面是47个鹰钩鼻。47个前翘的下巴对面是47个后缩的下巴。组装好的机器由18个一模一样的褐色卷发的绿衣g 姑娘检查好后，再由34个短腿、左撇子的男性d -装入板条箱，最后由63个蓝眼睛、亚麻色头发、脸上长满雀斑的e 半傻子们装入等待的卡车上。

“啊，美丽新世界……”由于记忆里的某种怨恨，野蛮人发现自己在重复米兰达的话，“啊，美丽的新世界，有这样的人在里头。”

“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跟你说，”他们离开工厂时，人事经理总结说，“我们的工人们几乎从来不生事儿。我们总是发现……”

可是这个野蛮人突然从他的同伴中间跑了出去，在一丛桂树后面剧烈地呕吐起来，好像这坚实的大地是一架陷进大气漩涡中颠簸的直升机似的。

“这个野蛮人，”伯纳德写道，“拒绝服用唆麻，而且看起来很悲伤，因为那个女人 琳达——他的母—— 一直留在唆麻假日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他的母 ——年老体弱，而且外表极其讨厌，野蛮人还是时常去看她，看上去对她十分依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可

以说明早期的条件设置可以调整，甚至克服自然冲动（在这个例子中，是躲避不愉快的事物的自然冲动）。”

他们在伊顿高级中学的楼顶着陆了。校园对面52层的鲁普顿高塔在阳光下闪着白光。他们的左边是公学，右边耸立着钢筋水泥和维他玻璃建成的学校社区歌堂。四方广场的中心竖立着我们的福帝的铬钢雕像，古典而有趣。

他们一下飞机，教务长加夫尼博士和校长纪特女士就走过来迎接他们。

“你们这儿多生子多吗？”他们刚开始参观，野蛮人就非常担心地问。

“啊，没有。”教务长先生回答说，“伊顿只专门接收高级种姓的男孩和女孩。一个受精卵，一个成年人。这让教育变得更加困难了。不过因为他们要承担起责任，会处理意外的事情，所以只能如此。”他说完叹了口气。

同时，伯纳德对纪特女士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要是你哪个周一、周三或周五晚上有空的话，”他说着用拇指戳了戳野蛮人，“他很奇特，你知道的，”伯纳德继续说，“奇特得很。”

纪特女士笑了（她的笑容真是迷人，他想），她说谢谢你，还说很乐意参加他的晚会。此时，教务长打开了一扇门。

在那个a　＋＋教室里待了5分钟，却让约翰一头雾水，有点迷惑不安。

“什么是基本相对论？”他低声对伯纳德说。伯纳德本来想跟他解释一下，但好好想了想之后，又建议说他们应该到别的教室去了。

在去往b　-地理教室的走廊上，一扇门后面传出了响亮的女高

音，“一，二，三，四，”然后嗓音里带着疲倦和不耐烦，说，“照做。”

“马尔萨斯训练。”校长解释说，“我们这里的女孩大多数是不孕女，当然，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孕女。”她望着伯纳德笑。“不过我们还有800个没有绝育的女孩需要一直接受训练。”

在b -地理教室里，约翰学到了“野蛮人保留地，是由于不利的地理气候环境，或者匮乏的自然资源，而不值得加以文明化的地方。”咔哒一声，房间里变黑了，老师头上的屏幕上出现了阿克马的忏悔者匍匐在圣母像面前的画面，约翰还听见他们在蒲公的大鹰画像面前哭号，在耶稣的十字架面前认罪。年轻的伊顿学生们在欢呼嬉笑。忏悔者依然哭泣着站起身来，脱去自己的上衣，用多节的鞭子鞭打自己，一鞭又一鞭。笑声加倍了，甚至淹没了那些人的大声呻吟。

“他们为什么会笑？”野蛮人很心痛，很困惑。

“为什么？”教务长向他转过身去，脸上带着更加愉快的笑容，“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真是太过滑稽了。”

在昏暗的电影气氛中，伯纳德做出了一个冒险的举动。这样的举动，以前就算是在黑漆漆的夜色中他也是不敢的，现在新获得的重要身份让他觉得自己很强大。他伸出胳膊来搂住校长的腰。这个腰顺服地在他的手臂里杨柳般地婀娜起来。他刚想偷偷吻个一两下，或者轻轻捏一把，百叶窗又咔哒一声打开了。

“也许我们还是继续参观吧。”纪特女士说着，向门口走去。

“这个，”过了一会儿，教务长说道，“就是许普诺斯控制室。”

成百上千的合成音乐装置（每间宿舍一个），整齐地排列在房间三面的架子上，第四面是密密麻麻、鸽笼似的录音带，上面是录好的睡眠教育的课程。

“你把录音带从这里放进去。”伯纳德打断了加夫尼博士的话，自己解释说，“然后按这个开关……”

“不，不是那个。”教务长不满地纠正他的说法。

“那么，就是那个。录音带打开了。硒光电管将光波转化成为声波，于是……”

“于是你就听见了。”加夫尼博士总结说。

“他们读莎士比亚的书吗？”他们走在去往生物化学实验室的路上，经过学校图书馆时，野蛮人问。

“当然不读。”校长红着脸说。

“我们的图书馆，”加夫尼博士说，“只提供参考书。要是我们的年轻人需要娱乐的话，他们可以去感官电影院。我们不鼓励他们沉浸在任何独处的娱乐之中。”

玻璃公路上，5辆公共汽车从他们身边驶过。上面坐满了男孩女孩，他们或在唱歌，或在默默地相拥着。

“刚刚回来。”加夫尼解释说。这时候伯纳德低声和校长定下了当晚的约会。“刚从泥沼火葬场回来。18个月大的时候就要开始 对死亡的条件设置，每个小娃娃每周要在垂危病院待两个早上。最好的玩具都在那儿，死亡日他们还能得到巧克力冰激凌。他们要学会把死亡当作理所当然的事。”

“就像任何其他的生理过程一样。”校长很专业地说。

8点在萨瓦见面。一切都安排妥了。

在回伦敦的路上，他们在布伦特福特的电视公司逗留了一会儿。

“你可以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吗，我进去打个电话。”伯纳德说。

野蛮人就在那里等着，四处观望。值白班的工作者们刚下了班。一群低种姓的工人在单轨火车站前排起了长队。这七八百个g 、d 和e男女工人里只有不超过一打的不同面孔和身高。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票，走过检票口的时候，检票员就推过来一个小纸盒。这个男男女女组成的毛毛虫一样的队伍在缓慢地向前移动着。

“那些小纸盒里盛的是什么？”伯纳德回来时，野蛮人（这让他想起了《威尼斯商人》）问。

“一天的唆麻。”伯纳德回答时说话含含糊糊的，因为他的嘴里正嚼着一片贝尼托·胡佛给他的口香糖。“在他们下班时发。4片半克的唆麻。周六的时候是6片。”

他亲切地挽起约翰的手臂，然后一起回到直升机里。

列宁娜唱着歌走进更衣室。

“你看起来很高兴啊。”法妮说。

“我是很高兴。”她回答说，哧拉一声拉开了拉链。“伯纳德半个小时前给我打电话了。”哧拉，哧拉！她脱掉了短裤。“他晚上有个意外的约会。”哧拉！“问我晚上能否带着野蛮人去感官电影院。我得走了。”她急匆匆地往浴室跑去。

“真幸运。”法妮看着列宁娜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

这话里没有嫉妒的意味，好心肠的法妮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列宁娜是很幸运，幸运地和伯纳德共同分享了这个野蛮人带来的盛大名气，幸运地以其无足轻重的身份荣享上流社会的光辉。福帝女青年联盟的秘书不是请她去就那段经历做演讲了吗？爱神俱乐部不是邀请她参加年度宴会了吗？她不是已经上了感官电影的新闻了吗？不是叫这

个星球上数百万人听见、看见、触摸到她的形象和声音了吗？

显要人物们对她的关注也十分让人羡慕。驻地元首的第二秘书邀请她一起用了晚餐和早餐。她和福帝大法官一起度过周末，还和坎特伯雷首席歌唱家一起度过周末。内外分泌公司的董事长总是给她打电话。她还和欧洲银行的副主管一起去过多维尔。

“真美妙，当然了，然而在一定意义上，”她曾和法妮倾诉说，“我觉得我像是在弄虚作假似的。因为，当然，他们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总是和野蛮人做爱感觉怎么样。我不得不说我不知道。”她摇了摇头。“当然，大多数人都不相信我。不过这是真的。我倒希望我说的不是真的。”她叹了口气，悲伤地继续说道，“他长得真好看，你不觉得吗？”

“可是他不喜欢你吗？”法妮说。

“有时候我觉得他喜欢，有时候我觉得他不喜欢。他总是尽量躲着我。我进屋的时候他就出去，不会碰我，甚至都不看我。不过有时我突然转身的时候，又会发现他在盯着我看，那时——你知道男人喜欢你时看你的眼神是什么样的。”

是的，法妮知道。

“我不明白了。”列宁娜说。

她不明白，不仅是困惑，而且是相当沮丧。

“因为，你看，法妮，我喜欢他。”

越来越喜欢他。她洗完澡往身上洒香水的时候，她想，呃，现在是好机会了。她拍着香水想，真是一个好机会。她高兴得唱起歌来。

“抱紧我，让我迷醉，亲爱的；

亲吻我，直到我发昏晕眩；

拥抱我，亲爱的毛茸茸兔女郎；

这爱情就像唆麻一样美妙。”

芳香乐器正在演奏一支欢乐清新的香草和音狂想曲：百里香、薰衣草、迷迭香、紫苏草、桃金娘、龙蒿叶，馥郁的音符大胆地颤动着，融进了龙涎香之中；再通过檀香木、樟脑、雪松和新割的干草（其间偶或掺杂着杂音，一缕腰子布丁的味道，或是似有似无的猪粪味）缓缓地回转成最初那朴素的香料气味。最后一缕百里香的香气缓缓淡去，掌声如雷般响起，灯光闪耀了起来。合成音乐装置里的录音带开始播放，空气中充斥着高音小提琴、高音大提琴和代双簧管的三重唱，软绵绵地沁人心脾。三四十个小节之后，一个宛若天籁的声音开始在乐器的伴奏中金声玉振一般流转起来；时而发喉音，时而发头音，时而空灵如笛，时而和声哀婉，从嘉斯帕德·福斯特的低音纪录轻松地转换成远高于最高C音的蝙蝠颤音。这尖利的颤音，在歌唱史上所有的歌唱家之中，只有西亚·阿胡嘉瑞曾经动人心魄地唱过一次。那是在1 770年，在帕尔玛公爵歌剧院里，这让莫扎特都大吃了一惊。

列宁娜和野蛮人舒舒服服地坐在前排柔软的座位里，听着、嗅着。现在是眼睛和皮肤起作用的时候了。

大厅里的灯都暗了下来，火焰般的大字出现在了黑暗中的屏幕上。“《在直升机里的三周》：歌唱、合成会话、彩色、立体声感官电影、合成芳香音乐伴奏。”

“抓住你的椅子扶手上的金属把手。”列宁娜小声说，“否则你就感受不到感官效果。”

野蛮人照她说的去做了。

那些火焰般的大字消失了，接着是10秒钟的黑暗。突然，屏幕上

出现了一个硕大无朋的黑人和一个年轻的金发、短头颅的b　＋女郎的立体影像。他们双臂相拥在一起，血肉看起来比在实际中还要坚实、有光泽。

野蛮人吃了一惊。他嘴唇上那是什么感觉啊?他抬起一只手摸了摸嘴，酥麻的感觉消失了,把手放回金属把手上，那感觉又来了。芳香乐器散发出纯净的麝香。录音带里播放着一只气息奄奄的超级鸽子的声音，“喔、喔”，每秒钟振动32次；接着一个比非洲男低音还要低的声音回应了起来，“啊、啊。”“喔、啊！喔、啊！”立体的嘴唇再一次吻到一起，阿尔汗布拉宫的6　000名观众的面部性感带再一次感受到几乎难以忍受的触电般的愉悦。“喔……”

电影的情节极其简单。第一阵“喔、啊”（一段二重吟唱，在那张声名卓著的熊皮上上演的浪漫。社会身份主管助理说得对，那熊皮上的每一根毛真的都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过去几分钟之后，那个黑人在直升机上出了意外，头朝下摔了下来。砰！额头摔得好疼啊！观众席里爆发出一片“哎呀，哦呦”的声音。

脑震荡让这个黑人所有的条件设置都错了位。他对那个金发b　女郎产生了强烈的、排他的激情。女郎抗拒，他坚持。挣扎、追求和打倒情敌，最后是耸人听闻的绑架。金发b　女郎被强暴了，被绑到了空中，在那里悬浮，和那个野蛮的黑疯子头对头一起待了三周。最后，经过一系列的冒险和空中飞行特技的展示，三个年轻帅气的a　成功地把她解救了下来。那个黑人被带到了一个成年人再设置中心，金发b　女郎成了三个救难英雄的情妇。电影优雅愉快地结束了。最后他们四个还伴随着精彩的管弦伴奏唱了一首合成四重唱。芳香乐器里散发着栀子花香，然后在萨克斯管的齐鸣中，那张熊皮做了最后一次的亮相，最后一个立体的吻消失在了黑暗中，嘴唇上最后一次酥麻的感觉颤悠悠如将死的蛾子在抖动，抖动，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一切都沉寂了。

但是对于列宁娜来说，那个蛾子并没有完全死，甚至在灯光都亮起来了之后，他们开始跟随着众人慢慢拖着脚向电梯走去之时，那蛾子的幽灵还在她的嘴唇下拍打着翅膀，还在她的肌肤上勾勒着渴望和愉快的颤抖线条。她的脸蛋儿红通通的。她抓住了野蛮人的胳膊，软绵绵地瘫倒在他的肩头。他低头看了她一会儿，脸色苍白，心中作痛，充满渴求，又为自己的欲望感到羞耻。他不配，不……有一会儿，他们的眼神相遇了。她的眼神中有着怎样的珍宝啊！那气质堪比女王的赎金。他匆匆地看向别处，抽回了被俘虏的胳膊。他隐约地害怕，怕她不再是那个让自己感到配不上的人。

“我认为你不应该看那样的东西。”他说，将这令她过去或将来有失完美的责任归咎于环境，而不愿怪罪列宁娜本人。

“哪样的事情，约翰？”

“就像那个可怕的电影。”

“可怕？”列宁娜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可是我认为挺好的。”

“很下流。”他义愤填地说，“无耻。”

她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他怎么这么奇怪？他为什么要一反常态地破坏她的心情？

在出租直升机上，他甚至都没有看她一眼。受着从来没有说出口的坚固誓言的约束，服从着作古已久的律法，他身子朝向一侧坐着，默默无语。有时，他突然紧张起来，整个身子会不停颤抖，就像一根手指拨动了某根紧绷的、几乎要断绝的弦一样。

出租飞机在列宁娜的公寓楼顶上着陆了。她走下飞机时狂喜地想，“终于，终于——”站在一盏路灯下，她偷偷地拿出自己的小镜子照了照。终于到手了。是啊，她的鼻子上有点儿出油了。她赶紧用粉扑拍了拍。他在付出租飞机的费用，时间刚刚好。她擦了擦鼻头，心

里想着：“他长得真是好看极了。只是不用像伯纳德那样害羞。不过……要是别的男人早就那么做了。好吧，现在终于到手了。”小圆镜子里的半边脸笑了起来。

“晚安。”她身后一个压抑的声音说。列宁娜转过身来。他正站在出租飞机的门口，眼睛盯着她看，显然她照镜子扑粉这一会儿他一直在看、在等。可是等什么呢？或者在犹豫，在下决心，一直在想，想——她想不出来那是怎样奇怪的想法。“晚安，列宁娜。”他又说，奇怪地挤着脸，想挤出一个笑容。

“可是，约翰……我以为你要……我是说，你不吗？”

他关上门，弯腰跟飞行员说了什么，然后飞机升入了空中。

野蛮人低头往飞机的玻璃地板下看，看见了列宁娜扬起的脸，在蓝色的灯光照耀下显得很苍白。嘴巴是张开的，她在喊。她像透视画法当中一样短小的身影在他的眼前一闪而过，逐渐缩小的四方形屋顶仿佛在夜色中坠落。

5分钟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从自己藏书的地方找出了那本被老鼠嚼过的书，带着虔诚之心小心翼翼地翻开了污损残破的纸页，开始读《奥赛罗》。他记起来了，奥赛罗就像《在直升机里的三周》里的主人公一样，是个黑人。

列宁娜带着失望穿越楼顶向电梯走去。在往27层驶去的电梯里，她拿出了自己的唆麻药瓶。1克唆麻，她觉得，是不够的，她承受着远不止1克的痛苦。可是，要是她吃2克唆麻，明天早上她就很可能不能及时醒过来。于是她选了个折中的办法，往左手手心里倒出了3片半克的唆麻药片。

第十二章

伯纳德不得不对着反锁的门大喊大叫，野蛮人就是不开门。

“可是每个人都在那儿等着你。”

“就让他们等吧。”模糊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可是你很清楚，约翰。”（又要大吼大叫，又要听起来有说服力，这是何其不易！）“我专门邀请他们来看你的。”

“你应该先问问我想不想见他们。”

“可是你以前一直愿意来的，约翰。”

“那正是我不愿再去的理由。”

“就算是为了我。”伯纳德咆哮着说起了甜言蜜语，“为了我，你总愿意来吧？”

“不。”

“你是说真的吗？”

“是。”

他绝望了，“可是我该怎么办？”伯纳德几乎哭了起来。

“去死吧！”里面愤怒的声音咆哮着。

“可是今天晚上坎特伯雷社区首席歌唱家会去那儿。”伯纳德要流眼泪了。

“哎呀他夸!”野蛮人觉得只有用祖尼语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自己对首席歌唱家的感受。“哈尼！”他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然后（多么毒恶的讽刺！）说：“散厄索特纳。”他朝地上吐了一口痰，就像波倍做的那样。

最后伯纳德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通知等得不耐烦的观众们：野蛮人晚上不会来了。消息一传出来，客人们都愤愤不平。男人们都很生气，觉得自己被耍了，竟然要对这个无足轻重，甚至行为放肆、声名狼藉的人彬彬有礼。他们的社会身份越高，他们就越愤恨。

“开这样的玩笑。”首席歌唱家一直说，“竟敢对我这样！”

至于女人们，她们则觉得自己上当了，竟然叫一个卑鄙的小矮人占有了。一个瓶子里误灌了酒精的小矮人，一个和g -一样高的生物。这简直是耻辱，她们那么说，声音越来越大。伊顿校长最是刻毒。

只有列宁娜什么也没有说。她的脸色苍白，蓝色的眼珠上蒙着一层少有的忧郁。她坐在角落里，忧伤的情绪显得和她们格格不入。她带着奇怪的焦急与喜悦之情来参加晚会。“再有几分钟，”进来时，她曾对自己说，“我就能见到他了，就会跟他说话，告诉他。”（因为她来时已下定决心）“我喜欢他，和以前那些人相比更喜欢他。那时或许他就会说……”

他会说什么呢？热血涌上她的面颊。

“为什么那天晚上，看完感官电影之后，他的举止行为会那么奇怪？那么奇怪，不过，我确定他真的很喜欢我。我很确定……”

就在这时伯纳德竟然出来宣布：野蛮人不会来了。

列宁娜突然感受到的强烈情感是只有在受到代动情素处理时才会有的：可怕的空虚感、喘不过气来的恐惧感，还有恶心。她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

“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欢我。”她对自己说。这个猜测立即变成了定论：约翰不来就是因为他不喜欢她。他不喜欢她……

“这真是太过分了。”伊顿校长正在跟火葬场和磷回收主管说，“当我想到我真的……”

“是的。”法妮·克朗的声音传来，“酒精的事绝对是真的。我的一个朋友认识一个那时在胚胎库工作的人，她对我的朋友说，我的朋友又跟我说……”

“太差劲了，太差劲了。”亨利·福斯特说，对首席歌唱家表示自己也同样气愤，“你也许不知道，发生那件事的时候我们的前主管正要把他调到冰岛去。”

这些纷纷扰扰的话就像一根根针，将伯纳德膨胀的快乐的自信心扎得千疮百孔，开始泄漏了。他脸色苍白，心烦意乱，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又十分恼火。他在他的客人们之间走来走去，磕磕巴巴地说一些没有逻辑的道歉的话，跟他们保证下一次野蛮人一定会来参加，请求他们坐下用一点儿胡萝卜三明治，吃一片维生素A馅饼，喝一杯代香槟酒。他们吃是吃了，只是不理会他；他们也喝了，只是或者对他很粗鲁，或是彼此议论着他，声音很大，言语冒犯，就当他不在这儿似的。

“现在，我的朋友们。”坎特伯雷首席歌唱家用在福帝庆祝日领唱时的优美响亮的嗓音说，“现在，我的朋友们，我想或许时间已经到了……”他站起身来，放下了杯子，从他那紫色的马甲上擦掉不少点心碎屑，然后朝门边走去。

伯纳德冲上前去，想留住他。

“你一定要走吗，首席歌唱家先生？——现在还很早呢。我希望你能……”

是啊，这可不是他希望的。那时列宁娜悄悄告诉他，要是他邀请首席歌唱家来，首席歌唱家一定会来的。“他这个人真的很好，你知

道。”她还拿出一个T型的金色小拉链给伯纳德看，说那是首席歌唱家送给她的，要她留作他们一起在朗波斯度周末的纪念。“与坎特伯雷首席歌唱家和野蛮人先生见面。”伯纳德把他的骄傲写在了每一张请柬上，可是参加了那么多晚会，这个野蛮人竟然选择在今天的晚会上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喊“哈尼！”甚至喊（幸好伯纳德不懂祖尼语）“散厄索特纳！”本该成为伯纳德事业光辉顶点的时刻，现在却变成了他最大的耻辱。

“我是多么希望……”他结结巴巴地重复说着，满眼惆怅和哀求地仰望着这位大人物。

“我年轻的朋友。”首席歌唱家非常严肃地大声说，全体都安静了下来。“让我给你一句忠告。”他伸出一根手指，在伯纳德的眼前晃了晃。“现在，让我给你一句忠告。”（他的音调变得阴沉起来了）“改过自新，我年轻的朋友，改过自新。”他在伯纳德的头上画了一个T字，然后转过身去。“列宁娜，我亲爱的，”他又换了一种音调说，“跟我来。”

列宁娜顺服地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但是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得意洋洋（完全没有意识到降临到她身上的这份殊荣）。其他的客人尊敬地等他们走了一段距离之后也跟着走了出去。最后一个人砰地甩上了大门，屋子里只剩下伯纳德孤零零一个人。

他就像被刺破的气球一样泄了气，瘫软在一把椅子里，双手捂脸哭了起来。然而，几分钟之后，他改变主意了，拿起4片唆麻吞了下去。

楼上，野蛮人在他的房间里读着《罗密欧与朱丽叶》。

列宁娜和首席歌唱家在朗波斯宫楼顶上下了飞机。“快点，我年轻的朋友——我是说，列宁娜。”首席歌唱家站在电梯门口不耐烦地喊。列宁娜本来仰起头看了一会儿月亮，听见他叫就低下头，匆匆穿

过楼梯向他走去。

穆斯塔法·蒙德刚刚读完一个文件，文件的标题是《一个生物学新理论》。他坐在那里，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拿起他的笔在标题页写道："作者用数学的方式来处理目的的概念很新颖，富于独创性，但是属于异端，对于现在的社会秩序存在威胁，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不予发表。"他又在这些字下面画了加重线。"对作者进行监管，必要时将其调到圣海伦娜海运生物站。"在签上他的大名的时候，他想，可惜了，这是一篇杰作，可是一旦开始承认从目的方面作出的解释——那么，你根本不知道最终结果会是什么。这种理论能够轻易地解除高级种姓中的不安定分子的条件设置，使他们丧失以幸福为至善的信心，开始以为目标在别的地方，在超乎现今人类领域的地方；开始以为人生的目的不是保持幸福，而是意识的强化和提高与知识的丰富。这些，元首思量着，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在现在的环境中是不能被允许的。然后，他又捡起来笔，在"不予发表"几个字下面画了第二道加重线，比前一条更粗更黑；接着叹了口气，"那会多么有趣，"他想，"要是人不用考虑幸福的话！"

约翰闭着眼睛，脸上闪耀着狂喜的光芒，对着天空柔情脉脉地倾吐：

"啊！火炬也要师承她的闪亮，

一如满月挂在夜幕的脸颊旁，

也像黑奴的耳畔宝石的荧光；

人间几回闻，尤物从天降。"

金色的T型坠亮晶晶地躺在列宁娜的胸前。首席歌唱家玩弄着，一会儿抓住它，一会儿又扯弄起来。"我想，"列宁娜说，打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我最好还是吃两片唆麻。"

这会儿，伯纳德睡得正香，正对着他自己的梦里的伊甸园微笑，可是微笑也不能改变什么。每隔30秒，他的床上方的电子钟里的分针就会跳一下，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咔哒声。咔哒，咔哒，咔哒，咔哒……早上到了。伯纳德又回到了这个痛苦的时空当中。他心情十分低落地打了出租飞机赶去控制中心上班。对成功的陶醉已经蒸发殆尽，他又成了那个朴素的故我。与过去几周如气球般胀满明显不同的是，这个故我如此空前地沉重，显然要比空气重得多。

对于这个瘪了的伯纳德，野蛮人竟然意外地表现出同情来。

“你现在更像原来在岩熔区的你了。”伯纳德给他讲完了他忧伤的故事时，他说，“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一起说话的时候吗？在小屋外面。你现在就像那时候。”

“因为我又不快乐了，这就是为什么。”

“呃，我宁愿不快乐，也不要你在这儿得到的那种用虚假和欺骗得来的快乐。”

“可是我喜欢。”伯纳德怨恨地说，“因为你是一切的原因。是你拒绝参加我的晚会，让他们都起来反对我！”他知道他说这话是多么不公平，多么可笑。他内心里承认野蛮人的话是对的，甚至还大声地承认了野蛮人这会儿说的是事实，就是，因为这么无足轻重的小矛盾就变成相互残害的朋友不算是真正的朋友。可是，尽管他们达成了共识，尽管他们说了一些发自肺腑的话，尽管此时朋友的支持和同情是他唯一的安慰，可是伯纳德依然固执地悄悄怨恨起这个野蛮人（尽管也真诚地喜欢他），密谋在这个野蛮人身上来一个小小的报复。因为让怨恨首席歌唱家的情绪滋长是没有用的，报复装瓶室主管或者社会身份主管助理的可能性也是没有的。作为被害的对象，对于伯纳德来说，野蛮人有着其他人不具备的卓越优势，因为他是可以接近的。朋友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忍受（用更柔和的，象征的方式）我们想施加

在我们敌人身上的惩罚。

伯纳德的另一个要迫害的朋友就是亥姆霍兹。被挫败之后，伯纳德又去索要他得意之时认为不值得维持的友谊。亥姆霍兹就给了他友谊，没有责备，没有埋怨，仿佛根本不记得他们曾经争吵过似的。伯纳德很是感动，同时又因为亥姆霍兹的宽宏大量而感到羞耻。如此难得的大度，可越是大度，他越觉得羞耻。因为这种大度根本不是唆麻的作用，而完完全全是亥姆霍兹的性格使然。是这个平常的亥姆霍兹会忘记、会原谅，而不是在度半克唆麻假日的亥姆霍兹。伯纳德真的很感激（重新拥有他的朋友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又十分愤恨（要是为亥姆霍兹的慷慨小小地报复一下他，也是一种乐趣吧）。

他们疏远后的第一次会面时，伯纳德倾诉了满腹的痛苦，又接受了亥姆霍兹的安慰。直到几天之后，他才惊讶又羞愧地得知，他不是唯一一个有麻烦的人。亥姆霍兹也和当局起了冲突。

“是为了一些押韵的事。”他解释说，“我正在像往常一样给三年级的学生上高级情绪工程课。12节课时。第七课讲的是押韵，更准确是，《道德宣传和广告中押韵的使用》。我总是在我的课上引用一些专门的例子。那次我就想给他们展示一个我自己刚刚写的例子。这当然是有点疯狂的，可是我没有忍住。”他笑了。“我很好奇，想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他更加严肃地说，“我也想做一点宣传，想启发他们去了解我在写的时候的感受。福帝！”他又笑了。“那是怎样的轩然大波啊！校长把我叫了出去，威胁说要把我立即开除。我成了被监视的人。”

“可是你写的是什么啊？”伯纳德问。

“是关于孤独的。”

伯纳德的眉毛挑了起来。

“要是你想听的话，我可以背给你听。”亥姆霍兹背了起来：

“昨天开过的委员会，

木锤紧擂着破鼓，

午夜空荡的城市，

长笛吹响在真空中，

紧闭的嘴唇，沉睡的脸，

一个个停下的机器，

垃圾遍地的寂寥之地，

曾经人群挤满了这里；

……

沉寂欢呼回应着沉寂，

哭呀，悲号或者抽泣，

且张嘴说，那声音只是

陌生，我很不熟悉。

他说苏希她呀今天缺席，

爱洁丽雅也没有在呀，

她们的胸脯，她们的手臂，

嘴唇，啊，还有那臀部，

慢慢地一个个露出了自己，

这是谁的？我说，什么东西？

有着这样可笑的本质，

那个东西，压根就不存在的东西，

尽管如此，却遍地其迹，

每个夜里都拥抱着你，

比亲密接触更真切地存在，

为什么竟好像那么卑劣？”

“呵呵，我就用这个给学生们举例，他们就告到校长那里去了。”

“我不惊讶。”伯纳德说，“这完全是反对他们睡眠教育的例子。记住，他们为了反对孤独而给出的警告至少也有几百万件之多了。”

“我知道，不过我想我愿意看看后果是什么。”

“呵，你现在可是看见了。”

亥姆霍兹只是笑。“我觉得，”沉默了许久，他才说道，“就好像我刚刚才开始有了可以写的东西，就好像我刚刚才能使用我曾经感觉到的内心里的那股力量，那份额外的、潜在的力量。似乎有什么东西向我走来了。”伯纳德想，尽管他惹上了那么多麻烦，他看起来还是十分快乐。

亥姆霍兹和野蛮人一相见就彼此喜欢上了对方。他们的喜欢那么真挚，以至于让伯纳德感到十分嫉妒。他和野蛮人一起待了这么多日子也没有建立起亲密友谊。他看着他们，听着他们谈话，觉得自己有

时真的憎恨自己，真的希望自己没有让他们见面。他为自己的嫉妒感到羞耻，不断地使用毅力和唆麻来让自己不那么想。但是这种努力还是不怎么成功，在唆麻假日之间的必要的间隙，那种丑陋的情绪又开始不断地流露出来。

亥姆霍兹和野蛮人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就把自己关于孤独的韵文读给了野蛮人听。

“你觉得这韵文怎么样？”他读完之后问。

野蛮人摇了摇头。“你听这个，”他这样回答，打开了藏着那本老鼠嚼过的书卷的抽屉。他翻开书，开始读了起来：

“让鸣声最嘹亮的鸟儿，

栖在阿拉伯唯一的树上，

传令官声音哀切，喇叭声呜咽

……”

亥姆霍兹听着，越来越激动。听到“阿拉伯唯一的树”，他吃了一惊；听到“你这尖叫着的报信官”，他突然快乐地笑了起来；听到“每一只羽翼健硕的禽鸟”，热血冲上了他的脸颊，可是当听到“死亡的音乐”，他变得脸色苍白，全身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而颤抖起来。野蛮人继续读着：

“本性因而惊骇惶恐，

自我也不似从前；

同一本质的两个名字，

没有哪一个为人所知，

理智在其中惊慌失措，

因眼见分歧合到一处。

……”

“狂欢舞蹈啊！”伯纳德不愉快地大声笑着，打断了野蛮人的朗诵，“简直就是一首团结日的赞美诗。”他在为了他的两个朋友互相喜欢，胜过了喜欢他而报复他们。

在这之后他们的两三次见面中，他总是时常重复着这小小的报复伎俩。这是一个简单的报复方式，而且也极其有效果，因为打破或者玷污一首野蛮人和亥姆霍兹最爱的水晶般的诗歌，是让他们最痛苦的事了。最后，亥姆霍兹威胁他说，要是他再敢捣乱就把他从房间里踢出去，然而，奇怪的是，下一次捣乱的，也是最不体面的一次，竟是亥姆霍兹自己干的。

野蛮人在大声地读《罗密欧和朱丽叶》，带着强烈的，甚至颤抖的激情（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把自己看作是罗密欧，把列宁娜看作是朱丽叶）读着。亥姆霍兹又是困惑又是着迷地听着恋人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在果园里的场景充满了诗意，让他十分高兴，可是表达的感情却让他想笑，想拥有一个女孩想到这种地步，这真是好笑。但是，就作品的细节来说，这是多么棒的情绪工程师的作品啊！“那个老家伙，”他说，“他让我们最后的宣传人士都看起来愚不可及。”野蛮人得意洋洋地笑了，然后又开始读。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第三幕最后一场戏，开普莱特家族和开普莱特夫人要逼迫朱丽叶嫁给帕里斯时，亥姆霍兹在野蛮人读一整场戏时都躁动不安，后来，野蛮人有意轻声细语地扮作朱丽叶，还悲伤地哭着说：

“那云上的仙人可曾怜悯，

看见我心底这难言的悲伤？

啊，亲爱的母亲，不要将我抛弃：

求你延迟婚约一个月，哪怕一周；

或者，要是你不应，提巴尔特

葬身的阴冷墓穴就会是我的婚床

……”

野蛮人的话音还未曾落下，亥姆霍兹就禁不住捧腹大笑了起来。

这个父亲和母亲（多么怪诞，多么猥亵）竟然逼迫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她不想嫁的人！这个白痴女孩也不说她在约会一个她更喜欢（无论如何，肯定是一时的）的人！这么肮脏、可笑的情形，真是滑稽极了。他已经在努力克制自己心底升起的笑意，可是“亲爱的母亲”（用那个野蛮人颤抖痛苦的声音发出来），以及所谓提巴尔特的尸首，显然没有火葬，而是把磷浪费在阴冷的墓穴里，这些真是让他受不了。他笑啊笑啊，直到眼泪如溪流一样从脸上流下来。他一直不停地笑。野蛮人脸色苍白，很是愤怒。他的手举着书停在半空中，他看着亥姆霍兹不停地笑，便愤怒地合上了书，站起身来，就像在一个猪猡面前收起珍珠一样，把书紧锁在抽屉里。

“然而，”当亥姆霍兹喘过气来可以道歉了之后，先平息了野蛮人的怒火，然后说道，“我很清楚那些可笑的、疯狂的情节是需要的，能写好那些就是最好的了。那个老家伙怎么能成为那么棒的宣传专家呢？就是因为他有那么多疯狂的折磨人的东西可以让人兴奋不已。你不得不被伤害，不得不感到沮丧，否则你就想不出真正好的、能够打动人的、像X射线一样的句子——可是父亲和母亲！”他说着摇了摇头，“我听到父亲和母亲这样的词，真的没办法忍住笑意。谁会对一个男孩有没有得到一个女孩这样的事兴奋呢？”（野蛮人退缩了，可是亥姆霍兹正看着地板沉思着，没有看见他的举动。）“不。”他叹了

一口气，总结说。“没有人会感到兴奋。我们需要另外一些疯狂和暴力，可是什么样的呢？那是什么呢？去哪儿找呢？”他默默无语，后来又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最后他说，“我不知道。”

第十三章

亨利·福斯特的身影在胚胎室昏暗的暮色中出现了。

“今晚去看一部感官电影怎么样？”

列宁娜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要跟别人出去吗？”他很想知道他的朋友们都是在跟谁约会。“是贝尼托吗？”他问。

她又摇了摇头。

亨利察觉出了那双紫红色的眼睛中的疲倦，看到红斑狼疮的假象下那苍白的皮肤，还有没有笑容的猩红色嘴角边的忧愁。“你不舒服，是吗？”他问，有些焦急，担心她是患了仅存的某种疾病。

然而，列宁娜又一次摇了摇头。

“无论如何，你都应该去看看医生。”亨利说，“每日看医生，大小病不生。”他拍了一下列宁娜的肩膀，并热忱地引用了这句睡眠教育的格言。“也许你需要一点代妊娠素。”他建议说，“或者来一次高强度的强烈情绪治疗。有时，你是知道的，标准的代激情素不是十分……”

“啊，看在福帝的份儿上。”列宁娜终于说话了，“闭上嘴吧！”说着又转过身去摆弄被她忽略了的胚胎。

一次强烈情绪治疗，什么啊！要不是她处在哭泣的边缘，她肯定

会笑的，就像她的强烈情绪还不够多似的！她边重新注满手里的注射器，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约翰，”她喃喃自语。“约翰……”然后，“我的福帝，”她疑惑地说，“我有没有给这个胚胎注射昏睡症疫苗啊，我是注射了还是没注射？”她就是记不起来了。最后她决定还是不让他冒挨第二针的危险了，便沿着传送带去注射下一个胚胎。

也许在22年零8个月又4天之后，一个前途无量的a -管理人员会死于嗜睡病，这是半个世纪内的第一例。列宁娜叹了口气，继续工作。

一个小时之后，在更衣室里，法妮激动地辩驳说，“可是你这样放任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真是太荒唐了，真是荒唐至极。”她又说了一遍。“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一个男人，就为一个男人。”

“可是他就是那一个我想要的。”

“好像世界上那上百万个男人都不是男人似的。”

“可是我不想要他们。”

“你没有试过怎么知道？”

“我试过了。”

“可是你才试过几个呢？”法妮轻蔑地耸了耸肩膀说，“一个，还是两个？”

“许多。不过，”她摇了摇头，“没有任何用处。”她补充道。

“呃，你必须坚持。”法妮简洁地说，不过显然她对自己开的处方没有太多的信心，“不坚持，什么事也不会成功。”

“不过同时……”

“不要想他。”

“我忍不住。”

“吃些唆麻。”

“吃了。”

“那么，就继续吃。”

“可是醒来的时候我还是喜欢他。我会一直喜欢他。”

“呃，要是这样的话，”法妮决绝地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把他直接弄到手。管他愿意不愿意。”

“可是你不知道他有多么奇怪！”

“这样才更应该采取强硬措施。”

“说起来倒是容易。”

“不用理会那些胡话。行动吧。”法妮的声音像个喇叭，她可以去福帝女青年联盟当个讲师给b -青少年们来一次夜训。“是的，行动——立即行动吧。现在就去做。”

“我会害怕的。”列宁娜说。

“那么，你就先吃上半克唆麻。现在我要去洗澡了。”她拖着浴巾，大步走掉了。

门铃响了，野蛮人跳了起来，向门口跑去。他本来在不耐烦地等待着亥姆霍兹的到来，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和亥姆霍兹聊聊列宁娜。他再也受不了了，迫切地要谈一谈他的心事了。

“我早就有预感你会来，亥姆霍兹。”他边开门边喊道。

门外，列宁娜穿着一袭洁白的醋酸纤维海军服，一顶白色圆帽俏皮地斜扣在左耳朵上。

“噢！”野蛮人叫了一声，仿佛有人狠狠给了他一拳似的。

半克唆麻已经足以让列宁娜忘记自己的恐惧和尴尬。“嗨，约翰。”她微笑着说，从他的身边擦身走进了房间里。他机械地关上了门，跟着她往里面走。列宁娜坐了下来。两个人许久都默默无语。

“你看见我好像不是很高兴，约翰。”她终于说。

“不高兴？”野蛮人看着她责备似的说，突然扑通一声屈双膝跪在了列宁娜的面前，捧起她的手虔诚地亲吻了起来。“不高兴？啊，你要是知道我的心。”他低声说，大胆地抬起头来看着她的脸，“我爱慕的列宁娜。”他继续说，“你是我最爱慕的人，你配得上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她带着恬静而温柔的微笑看着他。“啊，你是这么完美（她双唇微微张开，向他靠了过来），生得那样完美无瑕，出类拔萃（越来越近），所有的东西都无法与你相媲美（更近了）。”野蛮人突然往上爬了起来。“这是为什么，”他把脸扭向一侧说，“我要先做点什么……我是说，做点什么来证明我配得上你。不是我真的能够达到那样，只是想表明我不是完全不配。我要先做件事。”

“你为什么会觉得那是必要的……”列宁娜说，不过话才说了一半就搁下了。她的声音中分明有些恼怒的意味。当一个人微微张着嘴，向你靠过来，越靠越近，而你这个笨拙的白痴竟挣扎着跳了起来，让人家扑了个空，尽管有半克的唆麻在她的血液里流动，她也是有理由，完全有理由恼火的。

“在岩熔区，”野蛮人语无伦次地说，“你要给她弄一张山上的狮子皮。我是说，要是你想娶某个人的话。或者一只狼。”

“英格兰没有狮子。”列宁娜几乎喊了起来。

“即使这里有，”野蛮人说，话里满是轻蔑和怨恨，“我想，人们也只会坐在飞机里，用毒气弹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去捕杀猎物。我不会那么做，列宁娜。”他挺起胸膛，又壮起胆子看她，却发现她正满眼不理解，满眼怨恨地看着自己。他也迷惑了。“我会做任何事，”他继续说，越来越语无伦次，“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去做一些事情也许是很痛苦的，你知道，但是劳动的快乐让他们释然。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我是说要是你想的话，我可以擦地板。”

“可是我们这儿有真空吸尘器。”列宁娜迷惑不解地说。“这不需要。”

“是，当然不需要。可是一些卑贱的事要高贵地去做。我想高贵地去做一些事。你不明白吗？”

“可是要是有真空吸尘器……”

“问题不在这儿。”

“e 孩子们会操作这些。”她继续说，“那么，说实话，为什么？”

“为什么？是因为你，因为你。我就是想证明我……”

“真空吸尘器和狮子们究竟有什么关系……”

“就是证明我多么……”

“或者说，狮子们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她越来越恼火了。

“我多么爱你，列宁娜。”他几乎不顾一切地喊了出来。

一股热血冲上了列宁娜的脸蛋儿，那是她内心里波澜壮阔的狂喜之情涌了出来。“你说的是真的吗，约翰？”

“不过我不是有意要这么说的。”野蛮人痛苦地拍着双手喊道，“等

到……听着，列宁娜，在岩熔区人们是要结婚的。”

“结什么？”她的声音中又升起了一丝怒气。他现在在说什么啊？

“永远。他们发誓永远在一起生活。”

“多么可怕的想法！”列宁娜真被吓坏了。

“血液比衣着持久，正如要用心灵来装饰美貌。”

“什么？”

“就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里的说的那样：‘要是你在所有神圣的仪式举行之前就打破了她处子的贞洁……’”

“看在福帝的份上，约翰，别说胡话了。你说的我一个字都不懂。先是真空吸尘器，又说什么贞洁。你真是把我弄得要发疯了。”她跳了起来，好像害怕他的肉体以及心灵会从她的身边逃走一样抓住了他的手腕。“回答我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很小声地说：“我爱你胜过世间的一切。”

“那么你究竟为什么不早这么说？”她喊道，是那么气急败坏，以至于指甲都掐进了他手腕的肉里。“说些什么贞洁啊，真空吸尘器啊，狮子啊，害得我痛苦了好几个星期。”

她松开了他的手，气冲冲地甩掉了。

“要不是我这么喜欢你，我一定对你大发脾气了。”

突然，她就用手臂搂住了他的脖子。他感觉到她的嘴唇柔软地贴在了自己的嘴唇上，那么甜蜜柔软，那样温暖，触电一样的酥麻。他突然想到了《在直升机里的三周》里面的那些拥抱。喔！喔！立体的

金发女人；啊！一个比真的黑人还要黑的摩尔人。恐怖，恐怖，恐怖……他努力想挣脱出来，可是列宁娜却更紧地拥抱着他。

“你为什么不早那么说？”她耳语一样低声说，后仰着脸看着他，眼神中满是温柔的责备。

“最黑暗的洞穴，最适宜的场所”（良心的声音如雷声般充满诗意地响了起来），“我们最睿智的天才说出的最合情理的建议也不能将我的荣耀转变成情欲。绝不，绝不！”他下定了决心。

“你这个傻孩子！”她在说，“我是那么想要你。要是你也想要我，你为什么不……”

“可是，列宁娜……”他开始反驳。当她松开手臂，离开他时，他有一会儿以为她明白了他无言的暗示。可是当她解开了那条新的白色药囊带，并把它仔细地放在椅背上时，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误解了。

“列宁娜！”他担心地说。

她把手背到身后，拉开了长长的垂直的拉链；白色的水手衬衫上的扣子全都被解开了。他的怀疑已经变成了事实。“列宁娜，你在做什么？”

哧拉，哧拉！她在无言地回答着。她腿上的喇叭裤已经褪到了地上，她从那一堆衣服里迈了出来。她里面的紧身胸衣是淡淡的贝壳粉。首席歌唱家送给她的金色T型坠子在她的胸前晃荡。

“因那圆滚滚的双峰紧逼着男人的眼球……”那些如歌唱、如雷鸣、如咒语一般的文字让她看来倍加危险，倍加魅惑。柔软，柔软，但是多么有穿透力！它们刺破了理智，在坚定的决心下挖出了隧道。“在血液中燃起的火焰面前，最坚定的誓言也会变得像稻草一样。要更加节制自己，否则……”

哧拉！那浑圆的粉色便被分成了两半，就像一个被干干脆脆地切开的苹果。手臂伸展扭动，右脚迈起，然后左脚迈起：塑身内衣也毫无声息地躺在了地板上，扁扁的像泄了气一般。

列宁娜仍然还穿着鞋袜，戴着俏皮地歪着的白色圆帽，她向他走了过去。“亲爱的。亲爱的！要是你早点那么说就好了！”她伸出了手臂。

野蛮人没有回应，也没有说“亲爱的”，也没有伸出手臂，反而惊恐地后退。他对她连连摆着手，就像列宁娜是某个来侵犯他的危险动物似的。他退了四步，就退到墙角，无处可逃了。

“宝贝！”列宁娜说，把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向他压了过来。“抱着我。”她命令道，“抱紧我，让我迷醉，亲爱的。”她也掌握了一些诗，知道一些可以唱的话语，一些咒语，一些鼓点。“亲吻我，”她闭上了眼睛，让她的声音下沉变成昏沉的喃喃呓语。“亲吻我，直到我发昏晕厥；拥抱我，亲爱的毛茸茸兔女郎……”

野蛮人抓住了她的手腕，将她的手从自己的肩头上拽了下来，粗鲁地一下子把她推到离自己一只胳膊远的地方。

“啊，你弄疼我了，你……哦！”她突然不做声了。恐惧让她忘记了伤痛。她睁开眼睛看到了他的脸，不，不是他的脸，而是一个凶残的陌生人因为某种疯狂的、解释不清的怒火而变得苍白、扭曲、抽搐的脸。她吓呆了，“怎么了，约翰？”她低声说。他没有回答，只是用那双发疯的眼睛看着她的脸。那双抓住她手腕的手在哆嗦。他的呼吸很深，很没有规律。她突然听见了他的咬牙声，虽然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但是很可怕。“怎么了？”她几乎尖叫了起来。

仿佛是被她的叫声唤醒了似的，他抓住她的肩膀摇了起来。“淫妇！”他大喊，“淫妇！无耻的娼妓！”

“啊，不要，不要。”她反抗着说，声音因为他的摇晃而变得滑稽地震颤起来。

“淫妇！”

“求——你——了。”

“该死的淫妇！”

“1克——唆麻强——于……”她开始说。

这个野蛮人狠命地把她向后一推。她倒退着，打着趔趄，摔倒了。“滚。”他站在她面前恐吓似的大喊大叫，“从我的视线里滚出去，不然我就杀了你。”他攥紧了拳头。

列宁娜举起胳膊来想挡住脸。“不，求你不要。约翰……”

“快点，快点！”

列宁娜仍然举着一只胳膊，一直十分恐惧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挣扎着站起身来，依然蜷缩着，依然挡住脑袋，朝浴室跑去。

为了让她快点走，“啪”的一声，野蛮人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她的身上，就像一声枪响。

“啊喔！”列宁娜向前弹了出去。

把自己安全地关在了浴室里之后，列宁娜才开始查看自己身上的伤。她背对镜子站着，扭过头往镜子里看。她能够看见自己珍珠一样的皮肤上有一个猩红色的五指分开的清晰的巴掌印痕。她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受伤的部位。

外面，在另一间房里，那个野蛮人踱来踱去，按着那神奇的话语的韵律和鼓点迈着步子。“鹪鹩在干着那把戏，金色的小苍蝇也在我

的视野里交尾。”这些话语发疯一样轰隆隆地在他的耳边回响。“艾鼬和脏马有着更加放荡的胃口。它们腰下面是半马人，尽管腰上面是女人。上半身敢比神灵，下半身却属于魔鬼。那里是地狱、那里是黑暗、那里是硫磺火湖，灼热、恶臭、糜烂；呸，呸，呸，痛，痛！给我一盎司香料，我的好药师，让我的想象也变得甜美。”

“约翰！”一个讨好的小声音打着颤从浴室里传了出来。“约翰！”

“啊，你这野草，你生得美丽，味道也是最甜美的。谁见了你都会心疼。难道最好的书上注定要被人写上‘淫妇’二字？如果是这样，天神也要掩住鼻子不再闻……“

可是她的香气还在他的周身徘徊，他的夹克被她软绵绵的身体上的香粉抹白了。“无耻的娼妓，无耻的娼妓，无耻的娼妓。”这无休无止的节拍在他的心里响个不停。“无耻的……”

“约翰，你觉得我可以穿上衣服吗？”

他捡起了喇叭裤、衬衣和紧身内衣。

“开门！”他踢着门说。

“不，我不开。”那声音中满是恐惧和不服从。

“呃，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把衣服给你？”

“从换气窗里塞进来。”

他照她说的做了，然后又回到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无耻的娼妇，无耻的娼妇。长着肥臀，马铃薯一样的手指的淫乱魔鬼……”

“约翰。”

他也不回答。“肥臀和马铃薯一样的手指。”

“约翰。”

“怎么了？”他粗暴地问。

“我想问你能不能给我，我的马尔萨斯腰带。”

列宁娜坐在那里，听着另外一间房里的脚步声。她边听，边疑惑，他会这样踱来踱去地走多久。她是否应该等到他离开公寓之后再走，或者，给他一段时间让他的疯狂平息一下，然后打开浴室的门冲出去，这样又是否安全？

她正在这样不安地思考之时，电话铃声在另一间房子里响了起来，踱步声戛然而止。她听见野蛮人和电话里的声音谈论了起来，自然那个声音她听不到。

“你好。”

……

“是的。”

……

“要是我不是冒充我自己的话，我就是。”

……

“是的，你没有听见我那么说吗？我是野蛮人先生。”

……

“什么？谁生病了？我当然感兴趣了。”

……

“不过这是真的吗？她真的很严重吗？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

“不在她自己的房子里了？那她被带到哪儿去了？”

……

“啊，上帝呀！地址是？”

……

“公园路三号——是这样吗？三号？谢谢你。”

列宁娜听到咔哒放下电话的声音，接着是匆匆的脚步声，门哐当关上了，一片寂静。他真的走了吗？

她无限小心地打开了一丝门缝，从门缝里往外瞅。外面空荡荡的。她受到了鼓励，再打开了一点，把整个脑袋都伸了出去，最后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心怦怦跳着在那儿站了几秒钟，竖起耳朵好好听了听，然后向大门跑去，打开门，溜了出去，关门，开始跑。直到进了电梯，电梯在梯井里下行的时候，她才感到自己安全了。

第十四章

公园路垂危病院是一栋60层的黄色建筑。野蛮人在楼顶的出租飞机上，就看见了鲜艳的空中灵车徐徐升起在半空中，然后飞过公园，朝泥沼火葬场飞去了。在电梯门口，他向值班的电梯工询问了需要的信息，然后坐电梯下到17层，到81号病房。电梯工解释说，81号病房就是急性衰老病房。

病房很大，墙壁上涂了黄色的涂料，阳光也很好，因而显得格外明亮。里面一共有20张床，每张床上都有人。琳达和他们都是快要死

的人——有人做伴，也享受着现代的先进设备。欢乐的合成乐曲一直不断地在空气中回荡着。每一张床尾都有一台电视机面对着将死的病人。电视从早到晚开着，像永不知疲倦的水龙头一样。每隔15分钟病房中就会更换一次香味。“我们尽全力，”在门口接待野蛮人的护士解释说，“我们尽全力营造一个令人愉快的环境，介于一等旅馆和感官电影院之间，要是你理解我的意思的话。”

“她在哪儿？”野蛮人问，不理会这些礼貌的解释。

护士感到受了冒犯。“你很着急。”她说。

“有希望吗？”他问。

“你是说，她不死的希望？”他点了点头。“没有，当然没有。要是有人被送到这里来了，就没有……”她看见他苍白的脸上痛苦的表情，突然就住了嘴。“为什么，怎么回事？”她问。她对这位来访者的反应很不习惯。（并不是因为这里有很多来访者，实际上这里也不应该有很多来访者。）“你不舒服吗？”

他摇了摇头。“她是我的母亲。”他说，声音几乎听不见。

护士满眼惊恐地看着他，又匆匆看向一边，从喉咙到太阳穴都红通通的。

“带我去见她。”野蛮人竭力用平静的声音说。

她仍然红着脸领着他进了病房。他们在病房里走时，一张张仍然年轻、尚未枯萎的脸（因为衰老来得太快，大脑和心脏已经衰竭，但是脸还没有来得及老化）转过来看他们。那些处于第二次婴儿期阶段的病人用茫然、没有好奇心的眼神追随着他们的背影。野蛮人看见他们的样子不禁哆嗦起来。

琳达躺在最里面的一张床上，靠着墙壁。她倚在枕头上看着南美

黎曼式网球锦标赛的半决赛，不过电视屏幕上只有转播图像，没有声音。那些在亮晶晶的玻璃屏幕上，一个个无声无息地跑来跑去的小小身影，就像玻璃缸里的鱼——另一个世界里的热闹却又沉默的居民。

琳达看着电视，困惑地笑着。她苍白浮肿的脸上带着低能人的笑容。她的眼帘时不时地会闭上，好像马上就会睡着一样。她突然又好像受了一惊似的醒来，继续看着仿佛在玻璃缸里上演的网球锦标赛场上滑稽的行为，听着超高音歌唱家伍李策丽娜唱“抱紧我，让我迷醉，亲爱的”，闻到从头上的换气窗中飘来的美女樱的暖暖香气。她会在醒来时感受到这些，或者说醒来后发现在这样一个梦里。这个梦境里美轮美奂的事物经过了她的血液里的唆麻的润饰，她又一次带着婴孩的满足，绽开了她衰败了的、褪色的笑容。

“呃，我得走了。”护士说，“我要去看护那帮孩子。何况，还有三号病人。”她说着用手指了指那个病人，“随时都可能走。那么，你请自便。”她迅速走掉了。

野蛮人在床边坐了下来。

“琳达。”他拿起她的手，低声说。

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她转过脸来。她似乎认出他来，朦胧的眼睛里闪烁起了光芒。她按了按他的手，笑了，嘴唇动了动，然后她的头突然垂了下去。她睡着了。他坐在那里看着她，在她疲惫的肌肤中找寻，找寻那张年轻、明亮的脸。那张脸悬浮在他对熔岩区的童年记忆中，他想了起来（他闭上了眼睛）她的声音，她的行动，他们半生一起经历的一切。“链球菌马儿向右转，转到班伯里T字边……”她的歌声是多么动听！那些孩子气的韵文，是多么奇怪和神秘啊！

“A，B，C，维生素D,脂肪它在肝脏里，鳕鱼它在海洋里。”

他想起那些话，想起琳达的声音，不禁热泪盈眶。还有阅读课：

小猫咪坐垫子，小小子蹲瓶子；《b　胚胎库工作者实用说明书》。炉火边，或者夏日在他们的小屋顶上的漫漫长夜里，她会跟他讲保留地以外的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另外的那个美丽的，十分美丽的世界，记忆里它就像天堂，善与美的天堂。他依然保有完整的，没有被那些现实的文明男女所玷污的伦敦印象。

突如其来的尖叫声响起，他睁开了眼睛，匆匆抹掉眼泪后，四处观望，看到一队似乎长得没有尽头的一模一样的8岁大的男性多生子涌了进来。一对跟着一对，他们走了进来，就像一个接一个的噩梦。他们的脸，他们重复的脸，实际上那么多人只有一张脸——翻起的鼻孔，咕噜转动的灰眼睛，哈巴狗一样瞪着眼看着。他们的制服是卡其色的。他们的嘴巴都张开着，唧唧喳喳地说着什么。一时之间，病房里仿佛生满了卡其色的蛆虫。他们在病床之间蹿来跑去，在床上爬，往床下钻，往电视机里窥探，朝着病人做鬼脸。

琳达让他们吃了一惊，或者说让他们吓了一跳。一大群多生子聚集在她的床尾，就像突然见了陌生的动物一样傻乎乎地、惊恐地看着她。

“啊，看，看！”他们惊骇地低声说，“她是怎么了？她为什么那么胖？”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张像她那样的脸——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张不年轻、不光洁的脸，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不苗条、不笔挺的躯体。所有这些垂死的年过60之人都有着少女的姿容。对比鲜明的是，44岁的琳达却成了皮肉衰老、面容扭曲的老怪物。

“太可怕了，不是吗？”他们小声地议论，“看看她的牙齿！”

突然一个哈巴狗脸的小多生子从床底下钻了出来，站在了约翰的椅子和墙之间，开始向琳达睡着的脸上窥探。

“我说呀……”他开始说话，但是话还没有说完就变成了尖叫——野蛮人抓住了他的衣领，把他提到了半空中，给了他一个耳光。等约翰一撒手，他就号叫着跑了。

他的哭喊声引来了护士长。

“你对他做了什么？”她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不允许你打孩子们。”

“那么，就让他们离床边远一点。”野蛮人气得声音发抖，“这些肮脏的小毛头来这儿究竟要干什么？这不是什么光彩的地方！”

“不光彩？你说什么呢？他们在接受死亡训练。我告诉你，”她恶狠狠地警告他，“你再打扰他们的训练，我就叫门卫来把你扔出去。”

野蛮人站起身来，大步朝她走了过去。他的动作和样子那么恐怖，吓得护士长直往后退。他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什么也没说，转过身来，回到床边又坐下了。

护士长稍稍放了心，又用有些尖锐的声音不太体面地说，“我警告过你了。”她说，“警告过你了。记住。”然后她把这群好奇心太强的多生子领到了一边，让他们玩找拉链的游戏。她的一个同事在病房区的另一侧教他们玩。

“走吧，喝杯咖啡去吧，亲爱的。”她对那个护士说。权威的运用让她重拾了信心，她感觉好多了。“现在，孩子们！”她喊道。她开始带着孩子们玩了。

琳达不安地动了动，睁开眼睛一会儿，朦朦胧胧地看了看四周，然后又睡了。野蛮人坐在她身边，努力想重新拾起几分钟以前的心境。“A，B，C，维生素D,”他重复着，好像这句话是能够让逝去的往昔复活的咒语一般。不过这咒语没有发挥作用。那美好的回忆固执地不肯回头；回头的只有一些可憎的嫉妒、丑陋和痛苦。波倍流血的手

臂，丑陋地睡在床上的琳达，还有床边地上洒出来的麦斯卡尔，苍蝇在上面嗡嗡地飞舞；她走过时男孩子们起哄骂她的怪话……啊，不，不！他闭上了眼睛，疯狂地摇晃着脑袋，不想让这些记忆浮在脑海中。“A，B，C，维生素D……”他竭力要想起那些她把他抱在膝盖上，给他唱歌，摇他入睡的日子，“A，B，C，维生素D,维生素D，维生素D……”

超高音歌唱家伍李策丽娜已经唱到了最高音，突然香气流通系统中的美女樱消失不见了，变成了浓郁的薄荷的香气。琳达动了动，睁开了眼睛，对着半决赛赛场上的运动员们迷惑地看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嗅了嗅新的香水味，笑了笑。那是孩子似的狂喜的笑容。

“波倍！”她喃喃地说，然后闭上了眼睛。“噢，我真的太喜欢了，我真的……”她叹了口气，仰回到枕头里。

“可是，琳达！”野蛮人哀求道，“你不认识我了吗？”他那么努力，竭尽了全力；她为什么把他忘记了？他狠狠地按了按她松软无力的手，好像要强迫她从梦中那可耻的快乐中醒来，从那卑贱的可憎的回忆中醒来，回到现在，回到现实——回到这可怕的现在，这骇人的现实中来。但与死亡相比，现实却又显得庄严而神圣。“你不认识我了吗，琳达？”

他感觉到她的手轻轻地按了按，那就是回答。他的泪水开始流了下来。他俯下身子亲吻着她。

她的嘴巴动了动。“波倍！”她又低语道。他感到好像是一桶排泄物泼在了他的脸上。

怒火突然在他的心里沸腾起来。第二次受挫，他满腹的悲痛变成了悲愤的怒火。

“可是我是约翰！”他喊道，“我是约翰！”他痛苦至极地抓住了她

的肩膀，猛烈地摇晃。

琳达的眼皮眨了几下，睁开了。她似乎看见他了，认出他了——“约翰！”——只是这张真实的脸，她又把它放在想象的世界里，在她梦境里的宇宙中，和内心深处的薄荷香味，和超高音歌唱家伍李策丽娜，和扭曲了的记忆，和颠倒错乱的感觉放在了一起。她认出了他是约翰，是她的儿子，但是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唆麻天堂的入侵者。因为她正在那里和波倍度着美好的唆麻假日。约翰摇晃着她，让她误以为是因为波倍正在她的床上——这让约翰大为恼火，好像文明人不该这样做。“每个人都属于其他所有的人……”她的声音突然远去，变成了低低的、气喘吁吁的咯咯声。她的嘴巴张开着，拼命地想把肺里吸满空气。只是她好像忘了应该怎么呼吸。她想大声叫喊——可是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只有那瞪大的惊恐的双眼显示出她正在经受着什么。她用双手掐住自己的脖子，又向空气中抓去——那空气她已经不能呼吸到，那空气，对她来说，已不再存在。

野蛮人站了起来，朝她弯下腰去。“怎么了，琳达？怎么了？”他的声音充满了哀求，反复乞求她说点什么好让自己安心。

她看他的眼神中满是无言的惊惧——那惊惧对他来说就像责备。她试图挣扎着坐起身子来，但还是跌回在枕头上。她的脸可怕地扭曲着，嘴唇青紫。

野蛮人转过身跑出病房。

“快，快！”他大喊，“快！”

护士长正站在一群在玩找拉链的游戏的孩子们中间，听见叫喊声，转过头看去。前一秒的惊讶很快被责备取代了。“不要喊！想想这些小孩子。”她皱着眉头说，“你会破坏掉他们形成的条件反射……不过你要干什么？”他闯进了孩子堆里。“小心点！”一个孩子在尖叫。

“快点，快点！”他抓住她的袖子，拉着她往前走，“快点！出事了。我把她晃死了。”

他们回到病房的时候，琳达已经死了。

野蛮人僵硬地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他跪倒在床前，用手捂住脸，控制不住地呜咽起来。

护士长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时而看看跪在床前的身影（可耻的一幕），时而看看多生子们（可怜的孩子们）。他们已经停止了游戏，都在门口歪着头看，瞪大眼睛，鼻孔张开地看着20号床位前发生的惊人一幕。她应该过去跟他说话吗？试着让他体面一点？提醒他这是在哪儿？告诉他，他这样的行为会对这些可怜的孩子造成多么致命的伤害？这么让人恶心的痛哭号啕，好像死亡是什么可怕的事，好像有谁会那么重要似的！这样做会让完整的死亡条件设置土崩瓦解，会让他们以为这件事是最悲惨的，让他们做出离经叛道、反社会的举动。

她走上前去，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你能守守规矩吗？”她气愤地低声说。可是她回头看去，六七个多生子已经朝这边走来。他们原来站成的圈已经解体。再有一小会儿……不，这风险太大了。这整个小组的条件设置会被推迟六七个月。她赶紧朝那些面临威胁的一群小孩子跑去。

“现在，谁想吃一块巧克力酥饼？”她装做快活地大声问。

“我想！”整个波坎诺夫斯基小组齐声大喊。20号床边发生的事情完全被遗忘了。

“啊，上帝，上帝，上帝……”野蛮人不停地对自己说。他心里所有的痛苦和悔恨都只凝结成了一个词。“上帝！”他低声叫了出来，“上帝……”

“他在说什么呢？”附近一个尖利的声音清晰地从超高音歌唱家伍李策丽娜那婉转的歌声中透了出来。

野蛮人吃了一惊，放下手来，朝四周看去。5个穿卡其色衣服的多生子，每个人右手里都拿着一长条被咬过几口的酥饼，一模一样的脸上各式各样地涂抹着融化了的巧克力。他们站成一排，仰着哈巴狗一样的脸，眼珠子滴溜溜地看着他。

他们看着他望过来的目光，同时都咧嘴笑了起来。其中一个用手中剩下的的巧克力酥饼指了指琳达。

“她死了吗？”他问。

野蛮人看着他们，默默地站起身来，默默地朝门口走去。

“她死了吗？”那个好奇的孩子小跑着跟在他旁边继续问。

野蛮人低头看了看他，什么也没说就把他推开了。那个孩子跌倒在地板上，哇哇地哭了起来。野蛮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十五章

公园路垂危病院的下层职工包括162个d　　。他们分别来自于两个波坎诺夫斯基化小组，一组是84个红头发的女性，另一组是78个黑皮肤、长脑袋的男性。6点钟，他们的工作日结束了。两个小组在医院大厅里集合，等待副财务主管来派发他们各自的唆麻。

野蛮人从电梯里出来，走进人群里，可是他的心还在别处——和死亡、悲痛、悔恨待在一处，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机械地在人群中挤着。

“你在挤谁啊？你觉得你是要去哪儿啊？”

一片嘈杂声之中，只有两个声音，一高一低，一个尖叫一个咆哮。两张面孔仿佛在一长列镜子中无穷无尽地反射着。一张脸像月亮一样，没有毛发，长着雀斑；另一张脸瘦长，嘴尖，像只鸟儿，粗硬的胡子像是两天没有刮过。两张脸愤怒地朝他转了过来。他们的话，还有向肋骨上捅来的胳膊肘让他清醒了过来。他又一次回到了外在的现实中。他看了看四周，当即明白了他看到的是什么。这日以继夜反复出现的狂热，这涌来涌去的难以区分的相似，他不禁感到深深的厌恶和恐惧。多生子，多生子……他们就像蛆虫一样涌进琳达死亡的神秘中。他们现在又像蛆虫一样，不过是成年的，大一点的蛆虫，爬进他的悲痛和悔恨里。他停了下来，惶恐迷惑地看着周围这群矮自己一头的卡其色暴民。“有这样的人在里头！”这动听的话语是多么讽刺，他不禁笑了起来，“人类有多么美！啊，美丽的新世界……”

“领唆麻了！”一个声音高喊着，“请排好队。那边的，听到了吗。”

一扇门开了，一套桌椅被抬到了大厅里。一个年轻快活的a　捧着一个黑铁箱子走进了大厅。等待的多生子传出高兴的窃窃私语声，把野蛮人的事全然忘在了脑后。他们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到那个黑箱子上了。年轻人把箱子放在了桌子上，接着开锁，一会儿就把盖子打开了。

“啊，哦！”162个人齐刷刷地说，好像他们在观看烟花一样。

年轻人拿出一个小药瓶。“现在，”他蛮横地说，“请走上前来。一次一个，不要推。”

一次一个，没有推，多生子们向前走去。最前面的两个是男性，后来是一个女性，接着又是个男性，后面又是三个女性，后面……

野蛮人站在那里继续看。“啊，美丽的新世界，啊，美丽的新世界……”在他的心里，这动听的话语已经变了味道，在嘲讽他的痛苦

和悔恨！它们像魔鬼一样捧腹大笑着，任由那噩梦的肮脏和令人作呕的丑陋在眼前飘荡。突然，它们吹起了号角。“啊，美丽的新世界！”米兰达宣布了美丽的种种可能性，甚至噩梦也可以变得美丽而高贵。“啊，美丽的新世界！”这是挑战，是命令。

“那边的人不要推！”副财务主管暴怒地大喊。他砰的一声关上了箱子的盖子。“你们再不老实，我干脆就不发了。”

d 们咕哝抱怨着，互相推挤了一会儿，然后就不动了。威胁起作用了。剥夺唆麻——这是多么骇人的事情！

“这样才对嘛。”年轻人说着又打开了他的箱子。

琳达做了奴隶，现在已经死去，其他的人应该自由地生活，应该让这个世界变得美丽。就算是补救，这也是责任。野蛮人的心里豁然开朗了，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就仿佛百叶窗被拉起来了，窗帘被拉开了。

“开始了。”副财务主管说。

又一名卡其色女性走上前去。

“等等！”野蛮人用嘹亮的声音喊道，“停下来！”

他挤到桌子跟前，d 们恐惧地看着他。

“福帝！”副财务主管压低了声音说，“是野蛮人！”他害怕了。

“听着，”野蛮人真诚地大声说。“请你们听我说……”他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说过话，发现要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是那么难。“不要吃这种可怕的东西。这是毒药，这是毒药。”

“我说，野蛮人先生。”副财务主管讨好地笑着说，“你介不介意让我……”

“毒害灵魂和肉体。”

“是，不过先让我分完，好吗？你应该是个热心肠的人。”他谨慎地、温柔地拍了拍野蛮人的肩膀，就像摸老虎的屁股似的。“可是先让我……”

“别想！”野蛮人吼道。

“可是，你听我说，老兄……”

“把它们都扔了，把这害人的毒药都扔了。”

“都扔了”一语正好刺破了d　们朦胧混沌的意识。人们生气了，开始嘟囔起来。

“我来带给你们自由。”野蛮人朝多生子们转过身去，“我来……”

副财务主管不再听了。他已经溜出了大厅，在一本电话簿里找一个号码。

“不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伯纳德总结说，“不在我这里，也不在你那里。不在爱神那里，不在孕育中心，也不在学院。他还能去哪儿呢？”

亥姆霍兹耸了耸肩膀。他们下班回来后，本希望看见野蛮人在他们常见面的几个地方等着他们，可是根本没见这个家伙的踪影。这真让人心烦，因为他们本来打算乘亥姆霍兹的四座休闲直升机去比亚锐茨。要是他再不来，他们就赶不上吃晚饭了。

“我们再等他5分钟。”亥姆霍兹说，“要是他到那时还没有出现，我们就……”

电话铃声响起，打断了他的话。他抓起话筒。“你好，请说。”然后，他听了许久对方说话。“我立即就来。”

“怎么了？”伯纳德问。

“一个我认识的、在公园路医院工作的人，”亥姆霍兹说，“野蛮人在那儿，好像发疯了。无论如何，事情紧急。你跟我一起去吗？”

他们一起沿着走廊向电梯跑去。

“可是你们愿意当奴隶吗？”他们走进医院的时候，野蛮人正在这样说。他的脸红彤彤的，眼中闪烁着热情和愤慨的光芒。“你们愿意当婴儿吗？没错，婴儿。哇哇叫，还吐奶。”他继续说着，被他们像野兽一样的愚蠢激怒了，开始侮辱起了这些他意欲拯救的人，可是这些侮辱的话语打在对方厚重的蒙昧的壳上，又被弹了回来——他们的眼中只有愤怒和憎恨。“是的，吐奶！”他大喊起来。悲痛和悔恨，同情和责任，此时已经全都忘掉，已经全都变成了对这群野兽一样的人的无比仇恨。“你们不想自由，不想做真正的人吗？你们是不是甚至连什么是真正的人，什么是自由都不知道？”怒火让他变得能言善辩，话语滔滔不绝。“你们是不是？”他又说，但是没有人回应他的问题。“那么很好，”他冷酷地继续说，“我就教你们，我就让你们自由，不管你们想不想。”他推开了一扇冲着医院内院的窗户，开始扔掉这些小药瓶。他从那个箱子里捧起来，一把一把地扔了出去。

有一会儿，这些穿卡其色衣服的人被这一放肆的场面吓得目瞪口呆，默然无语。

“他疯了。”伯纳德瞪大眼睛看着，低声说，“他们会杀了他的。他们会……”暴民们突然大叫起来，气势汹汹地向野蛮人冲了过去。“福帝救他！”伯纳德说着，把头扭向了一边。

“福帝救自救者。”亥姆霍兹·华生笑了，几乎是狂喜地笑了，然后向人群中挤去。

“自由，自由！”野蛮人喊着，一只手在往窗外扔唆麻小药瓶，另

一只手在打那些攻击他的没有分别的人的脸。“自由！”突然亥姆霍兹站在了他的身旁——“你好，亥姆霍兹！”——亥姆霍兹在向那些暴民挥动拳头：“终于有真正的人了！”他也一边打退暴民，一边捧起小药瓶向窗外扔去。“是的，人，真正的人！”毒药都被扔完了，他拿起箱子，让他们看到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你们自由了！”

d 们的怒火翻了一倍，他们咆哮着。

伯纳德站在战场的边缘犹豫着。“他们完蛋了。”伯纳德突然一冲动，跑上前去准备帮他们，后来又想了想，便停下了脚步，接着又羞愧了，再继续向前走，之后又改主意了，站在那里痛苦羞愧不能抉择——自己要是不帮他们，他们会被弄死；要是他去帮他们，自己也会被一起弄死。这时，戴着突出的目镜和防毒猪嘴面具的警察跑来了。

伯纳德跑过去招呼他们。他挥动着手臂，想要力所能及地做点什么。他大喊了几次“救命”，声音越来越大，好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在帮忙。“救命！救命！救命！”

警察从他身边走过，把他推到了一边。他们开始工作了。三个人拿着喷洒装置向空气中喷洒浓浓的唆麻水雾，另外两个人在手提合成音乐装置前忙碌着。还有四个人手里拿着装有强麻醉剂的水枪挤进人群里，非常有条理地对着打斗最激烈的一小撮人喷洒。

“快呀，快呀！”伯纳德喊，“快点呀，不然他们就被打死了。他们就要……啊！”他的喋喋不休惹烦了其中一个警察，把水枪伸过来给了他一枪。伯纳德站在那儿摇摇晃晃了一两秒钟，好像两条腿里没了骨头，又没了肌腱，又没了肌肉，变成了两根橡皮条，最后连橡皮条也不是了。他浑身瘫软，跌倒在地板上。

突然，一个声音开始在合成音乐装置里说话。那声音是理智的声音，是善意的声音。录音带开始转动，播放的是二号（中等强度）合成反暴力讲话。从一个不存在的人的心灵深处，一个哀婉动人的声音

传了出来，音调中带着无限温柔的责备之意，甚至一时之间，那些防毒面具后面的眼睛中也饱含着泪水。“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大家不是一直很幸福和睦地在一起吗？幸福和睦。”那声音重复着，“和平吧，和平吧。”那个声音颤抖起来，变成了耳语，最后消失不见了。“啊，我真的希望你们幸福。”他十分真诚地说，“我真的希望你们和睦！求你们，求你们和睦一点……”

两分钟之后，那个声音和唆麻都发生作用了。d 们热泪盈眶地互相拥抱亲吻着——六七个d 相拥在一起，甚至连亥姆霍兹和野蛮人也要哭了。一个新的药箱从财务办公室里被搬了出来，药片被匆匆发了下去。在合成音乐装置中传出来的男中音的深情告别中，多生子们各自散开了，还哭哭啼啼的，仿佛他们的心都要碎了。“再见了，我最最亲爱的朋友们，福帝保佑你们！再见了，我最最亲爱的朋友们。福帝保佑你们。再见了，我最最亲爱的……”

当最后一个d 也离开了之后，警察关掉了电源。那个天使般的声音沉寂了。

“你们是老老实实地跟我们来？”警官问，“还是要我们动用麻醉枪？”他威胁似的举起麻醉枪。

“哦，我们乖乖地来。”野蛮人回答说，一边抚摸着被打破的嘴唇、抓破的脖子和咬破的左手。

亥姆霍兹也用手绢捂住流血的鼻子点头表示同意。

伯纳德此时已经醒来，腿也管用了。他选择利用这个时候悄无声息地穿过房间离开。

“嗨，你站住。”警官喊道。一个戴猪鼻面具的警察匆匆穿过房间走了过来，把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伯纳德气冲冲地转过身来，一脸的无辜。逃？他从来没有想过这

样的事情。“你们究竟想让我做什么，”他对警官说，“我真的想不出来。”

“你是犯人的朋友，不是吗？”

“呃……”伯纳德犹豫着，不知道怎么回答。不，他真的不能否认。“我为什么不能是？”他问。

“那么来吧。”警官说，带着他们朝门外停着的警车走去。

第十六章

他们三人被带到了元首的书房。

“福帝陛下马上就下来。”g　　仆役长让他们留在那儿，自己离开了。

亥姆霍兹哈哈大笑。

“这更像是请我们来喝咖啡，不像是审讯。”他说着，躺进最舒适的一把充气扶手椅里。“高兴点，伯纳德。”他看见了他的朋友铁青的、闷闷不乐的脸。可是伯纳德就是高兴不起来。他不说话，甚至看也不看亥姆霍兹，走到这个房间里最不舒适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了。他有意选了这把椅子，暗暗希望这样做或许能够减轻一些元首对他的厌恶。

与此同时，野蛮人却在房间里不安地走来走去，带着些许表面的好奇心瞅了瞅书架上的书，又看了看编了号的架格子里的录音带和读书机线圈。窗户下面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巨大的书，用柔软的黑色人造皮包着，上面印着巨大的金色T字。他拿了起来，翻开看。《我的生活和工作》，我主福帝著。这书是由福帝知识宣传社在底特律出版的。他随意翻着，这儿读一段，那儿读一句，刚刚得出这本书他不会

感兴趣的结论，门就开了，西欧驻地元首轻快地走了进来。

穆斯塔法·蒙德和他们三个人一一握了手，不过话却是对野蛮人说的。“看来你不是很喜欢文明，野蛮人先生。”他说。

野蛮人看着他。他本来已准备好了撒谎、吹牛，或者一脸阴沉绝不答话，但是看见了元首快乐睿智的脸，他放心了，决定直截了当地说实话。“不。”他摇了摇头。

伯纳德吓了一跳，满脸惧色。元首会怎么想啊？自己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是不喜欢文明的人的朋友。他竟然那么公然地对元首说这样的话，没有对任何人说，却跑到元首面前这样说，这真是太可怕了。“可是，约翰。”他张嘴说。穆斯塔法·蒙德看了他一眼，他顿时卑微地住了嘴。

“当然。”野蛮人继续坦白说道，“还是有一些美好的事情。空气中的音乐，比如说……”

“有时候1 000种弦乐会在耳边萦绕，有时候是歌声。”元首赞同说。

野蛮人的脸上突然闪烁起了快乐的光芒。“你也读过了？”他问，“我以为在英格兰没有人知道那本书。”

“几乎没有人，我是少数中的一个。那是禁书，你要知道。不过因为是我制定这里的法律，我自然也可以打破这些法律。马克思先生。”他又说，同时转向了伯纳德。“不过我想你不可以。”

伯纳德痛苦得无法自拔。

“可是为什么要禁止它呢？”野蛮人说。他为见到了一个读过莎士比亚的人而兴奋，一时之间将其他的事情全然忘记了。

元首耸了耸肩膀说：“因为它太古老了，这是主要的原因。这些古老的东西在我们这儿没有任何用处。”

“即使它们很美？”

“尤其是它们很美的时候。美是有吸引力的，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人民被古老的东西吸引。我们希望他们喜欢新的东西。”

“可是新的东西是那么愚蠢可怕。那些感应电影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直升机飞来飞去，只能感受到人们在接吻。”他说完做了一个鬼脸。“就像山羊和猴子！”只有用奥赛罗的话他才能表达出自己的轻蔑和仇恨。

“它们是可爱温顺的动物，无论如何。”元首低声插话道。

“那你为什么不换《奥赛罗》让他们看？”

“我已经告诉你了，它太古老了。另外他们也不会懂。”

是啊，这是真的。他想起来亥姆霍兹是怎么嘲笑《罗密欧和朱丽叶》的。“那么，”他说，顿了一顿，“换一些新的，他们能看懂的，像《奥赛罗》一样的。”

“那就是我们一直想写的。”亥姆霍兹说，打破了许久的沉默。

“那是你永远写不出的。”元首说，“因为，要是写出来之后真的像《奥赛罗》，就没有人能够理解，不管它有多新，而且要是它真的很新，恐怕它也就不像《奥赛罗》了。”

“为什么不呢？”

“是啊，为什么不呢？”亥姆霍兹也说。他也忘记了不愉快的现实。只有伯纳德焦急、疑惑、满脸青紫，还记得现实是什么样子的，但其他的人把他忽略了。“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们的世界和奥赛罗的世界不一样。没有钢铁就造不了车，没有不稳定的社会就制造不了悲剧。现在的社会很稳定。人们很快乐；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得不到的他们也不会去想；他们很富有，很安全；他们不会生病，也不惧怕死亡；他们幸运地对激情和年迈一无所知；他们没有父亲和母亲的牵绊；他们没有妻子、孩子或情人叫他们在意；他们的条件设置让他们的行为举止完全符合规矩。要是出了任何问题，还有唆麻，就是那些你以自由的名义扔出窗外的东西，野蛮人先生。自由！”他哈哈地笑起来，“期望d 们知道自由是什么！现在又期望他们看懂《奥赛罗》！我的好孩子！”

野蛮人沉默了一会儿。他固执地坚持，“可是，《奥赛罗》很好，《奥赛罗》比那些感官电影强多了。”

“当然是这样。”元首赞同地说，“可是那是我们为稳定付出的代价。你不得不在幸福和人们称之为高雅艺术的东西之间作出选择。我们选择了幸福，用感官电影和芳香乐器代替了高雅艺术。”

“但是它们根本没有意义。”

“它们就是它们，它们意味着观众可以获得很多愉快的感受。”

“可是它们……就像一个白痴在讲故事。”

元首哈哈笑了。“你对你的一个朋友不是很礼貌，就是华生先生。他可是我们最杰出的一个情绪工程师……”

“不过他说得对。”亥姆霍兹沮丧地说，“因为那就是很白痴，没事找事……”

“正是这样，但是这才要求独具匠心。你是用最少的钢铁去制造汽车——只靠纯粹的感觉来创作艺术品。”

野蛮人摇了摇头。“这在我看来太可怕了。”

“当然可怕。与对痛苦的过度补偿相比，真实的幸福当然看起来很卑劣。当然，稳定看起来也没有不稳定那么壮观。心满意足从来没有反抗苦难所具有的外表迷人，也没有抵挡诱惑或者被激情或怀疑打败来得栩栩如生。幸福从来不豪华。”

“我认为是这样。”野蛮人默默想了一会儿说，“但是一定要糟糕到有那么多多生子的地步吗？”他的手在眼前挥过，好像要赶走那些记忆中的操作台后面的那一长排一模一样的小侏儒，布伦特福特单轨车站前的那一长排的一模一样的人，那些在琳达的病床周围涌来涌去的小蛆虫，还有千人一面的那些攻击者。他看着自己缠着绷带的左手哆嗦了起来。“可怕！”

“但是用处多大！我明白你不喜欢我们的波坎诺夫斯基小组，不过，我可以跟你说，他们是建立一切的基础。他们是使国家这个火箭保持稳定，使其在不变的轨道上航行的回转仪。”他深沉的声音感人肺腑地回响着，那手势暗示了整个空间和不可抗拒的机器的猛冲。穆斯塔法·蒙德的雄辩术赶得上合成音乐的标准。

“我疑惑，”野蛮人说，“你为什么要培育他们呢——既然用那些瓶子你可以制造出任何你想要的人。你为什么不顺便让每一个人都成为a ＋？”

穆斯塔法·蒙德笑了。“因为我们不想让人家把我们杀了。”他回答说，“我们相信幸福和稳定。一个都是a 的社会一定是不稳定的、痛苦的。想象一下一个职工都是a　的工厂，也就是都具有良好的基因和条件设置的独立的不相关的个体，能够（有限制地）作出自由的抉择和承担责任的个体。想象一下！”他又说。

野蛮人试着去想，但是不是很成功。

“这很荒谬。一个作为a 出瓶、作为a 条件设置的人，要是让他去做e　　半傻子们的工作，他会发疯的。他会发疯，或者会开始砸碎东

西。a 们可以完全社会化——但是，只有在你让他们做a 的工作的时候。只有e 才会被期望做出e 的牺牲，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不是牺牲，他们是最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他们的设置就让他们沿着轨道走。他们情不自禁，他们是命中注定。即使出了瓶，他们也仍然还是在瓶里。一个无形的瓶子，将他们像婴儿和胚胎一样固定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当然。”元首一边沉思着，一边继续说，“一生也像是在一个瓶子里，可是要是我们碰巧是一个a ，我们的瓶子，相对来说，会大一些。要是我们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我们会非常难过。从理论上说，你不能把你的高等种姓的代香槟倒进低种姓的瓶子里。不过这也经过了实践的证明。塞浦路斯的实验结果非常让人信服。”

“那是什么？”野蛮人问。

穆斯塔法·蒙德笑了。“嗯，你喜欢的话可以说那是重新装瓶的实验。这个实验开始于福纪473年。元首们让塞浦路斯岛上原来的居民搬走，让一批22万个精选的a 住在那里。一切农业和工业工具都交给了他们，一切事物都由他们自己处理。结果完全符合理论预测：地没有种好；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法律荒废了，秩序形同虚设；所有被指令做一段时间低级工作的人永远在耍阴谋想着高级的工作，所有在做高级工作的人都在想怎么打破他们的阴谋，让自己留在现在的位子上。不到6年，那里就爆发了最惨烈的内战。22万个人中有19万个被杀了，幸存者一致向世界元首请愿要求恢复对该岛的统治。元首同意了。世界上唯一的a 社会就这样结束了。”

野蛮人深深地叹了口气。

“最佳人口比例。”穆斯塔法·蒙德说，“是以冰山为模型的。也就是九分之一在水面之上，九分之八在水面之下。”

“水下面的会开心吗？”

“比上面的还要开心，比你在这儿的朋友还要开心，比如。”他指

了指他们。

“尽管干着那么可怕的工作？”

“可怕？他们可不这样认为。正相反，他们喜欢他们的工作。因为轻松，因为非常简单，不用动用脑子或者肌肉。7个半小时的轻松工作，接着有定量分配的唆麻、游戏、不受限制的性交和感官电影。他们还能要求什么？是的，”他继续说，“他们也许会要求减少工作时间。我们当然可以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从技术角度讲，把低种姓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为3～4小时，这真的很简单，但是这样做他们就能更幸福一点吗？不，他们不会的。一个半多世纪以前这个实验就做过了。整个冰岛的工作时间都被调整成了4小时。结果呢？只有动荡和大批量的唆麻消耗，没有别的。多出来的3个半小时的休闲时间并没有成为幸福的来源，人们用来度假都还不够。发明局想出了各种减少劳动的方法，几千种办法。”穆斯塔法·蒙德做了个表示很多的手势。“可是为什么不付诸实施呢？就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着想，给他们太多的休闲时间纯粹是残忍的折磨。这跟农业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合成每一种食物，要是我们想的话，但是我们不能。我们更喜欢把三分之一的人口留在庄稼地里。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想，因为从地里获得食物比从工厂里获得食物要花更多的时间。另外，我们要考虑怎样获得稳定。我们不是不想改变，每一次改变都是对稳定的威胁。这是我们对于采用新发明的问题非常谨慎的另一个原因。纯粹科学上的每一个新的发现都具有潜在的颠覆性，甚至是科学本身有时也要被当作是可能的敌人。是的，甚至是科学。”

科学？野蛮人皱着眉头。他知道这个词，但是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说不清楚。莎士比亚和印第安村落里的老人从来没有提过科学，从琳达那里他也只是得到了模糊的暗示：科学就是你用来制造直升机的东西；科学就是让你嘲笑玉米祭祀的东西；科学就是防止你长皱纹和掉牙齿的东西。他竭尽全力想理解元首的意思。

“不错。”穆斯塔法·蒙德说，“科学就是损害稳定的另一个因素。不仅艺术无法与幸福相容，科学与幸福也是不相容的。科学是危险的，因为我们不得不对其加以严格控制，套上笼头，加上锁链。”

“什么？”亥姆霍兹惊异地说，“可是我们总是说科学就是一切。这是睡眠教育的陈词滥调。”

“一周3次，在13岁到17岁的时候。”伯纳德插话说。

“还有我们在学院里做的所有科学宣传……”

“对，可是那是什么样的科学？”穆斯塔法·蒙德挖苦地说，“你没有接受过科学的训练，所以你不能判断。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非常优秀，以至于我意识到我们的一切科学不过是一本烹饪书，只有一套没有被质疑的正统的烹饪理论和一系列得不到大厨允许就不能更新的食谱。我曾经是一个好奇的年轻的厨房帮佣。不过我现在是大厨了，开始自己做一点烹饪——非正统的烹饪、违法的烹饪。但事实上那才是真正的科学。”他沉默了下来。

“后来怎么样了？”亥姆霍兹·华生问。

元首叹了口气。“很像将要发生在你们这群年轻人身上的事一样，我差点被发配到一个岛上。”

这话就像电击一样，让伯纳德差点做出狂暴的、不得体的行为。“把我送到一个岛上？”他跳了起来，蹿过房间，站在元首面前手舞足蹈起来。“您不能把我送走。我什么都没有做，是他们做的，我发誓是他们做的。”他责难地指着亥姆霍兹和野蛮人。“啊，求您不要把我调到冰岛去。我保证我会做我应该做的，再给我一次机会——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他开始流泪。“我跟您说，这是他们的错。”他抽泣着，“不要把我调到冰岛去。啊，求您，福帝陛下，求您……”他卑微得无以复加，在元首面前跪了下来。穆斯塔法·蒙德想让他起来，可

是伯纳德坚持那样匍匐在那里，嘴里还滔滔不绝地说着。最后元首不得不按铃叫来了他的第四秘书。

“叫三个人来。”他命令说，“把马克思先生弄到一个卧室里去，给他一剂好的唆麻喷雾，然后让他躺在床上睡一觉。”

第四秘书走了出去，回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三个穿绿色制服的多生子男仆。伯纳德哭喊着、抽泣着被抬了出去。

“他的表现足以让人以为是有人要割断他的喉咙呢。”门关上的时候，元首说，“然而，要是他有一点点儿理智的话，他也会明白对他的惩罚实际上是一种奖赏。被送到一个岛上的话，也就是说他要被送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会见到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一批男男女女。所有那些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自我的个体意识都变得很强烈，不适合共同生活。那里所有的人都对正统不满意，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每个人都是，简而言之。我几乎要嫉妒你了，亥姆霍兹。”

亥姆霍兹大笑。“那么你为什么不在那个岛上？”

“因为，最终，我更喜欢这里。”元首回答说，“我被给了两个选择：被送到一个岛上，在那里我可以继续我的纯粹科学，或者被带到元首委员会，在适当的时候继承元首的位子成为新的元首。我选择了这个，放弃了科学。”他顿了一会儿又说，“有时我会非常后悔没有选择科学。幸福是一个苛刻的主人，尤其是别人的幸福。要是一个人没有被条件设置，不能够毫不质疑地接受它的话，幸福会是一个比真理更加严苛的主人。”他叹了口气，又沉默了，后来又用活泼的语气说，“呵，责任就是责任。人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喜好。我对真理感兴趣，我喜欢科学，但是真理是一个威胁，科学危害公众。科学的危害之大，正如它的好处，是它让我们达到了最平衡的稳定。我还要说，这要感谢科学，但是我们不能允许科学破坏它自己的功绩。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严格地限制它的研究范围，那也是我为什么差点儿被送到

了一个岛上。我们只允许用科学来处理当下最直接的问题，所有其他的探索都要严格地加以遏制。”

他停了一会儿，之后继续说，“读读我主福帝那时的人们写的关于科学进步的文章很有意思。他们似乎认为科学会不顾一切地继续进展下去。知识是最高的善，真理是最崇高的价值，余下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从属的。是的，甚至那时候观念已经开始产生变化。我主福帝为将重视真理与美转变为重视安逸和幸福做过很多的努力。大规模生产需要这种转变。普遍的幸福能够保证稳定的轮子不停运转，真理和美却不能。当然，任何时候当群众掌握了政权，幸福就会被摆在第一位，而不是真理与美。尽管如此，那时科学实验还是不受限制的。人们谈起真理和美还是把它们当作最崇高的善，一直到九年战争之前。是这场战争让他们完全改了调子。当炭疽炸弹在你周围爆炸的时候，真理或者美或者知识又有什么意义呢？正是那时开始了对科学进行限制，也就是九年战争之后。只要为了安宁的生活，那时人们甚至准备过苦日子。自那以后我们就开始自我控制了。当然，对真理来说，这样做不是很好，但是对于幸福来说却是十分好。一个人不能不劳而获，获得幸福就要付出代价。你也要付出代价，华生先生，为你碰巧对于美太过于有兴趣而付出代价。我曾经对于真理太过于感兴趣，我也付出了代价。”

“可是你没有被送到一个岛上。”野蛮人沉默了许久终于开口说。

元首笑了。“我就是那样付出代价的。我选择了为幸福服务。为了别人的幸福，而不是我自己的幸福。”他顿了一顿，又继续说，“很幸运，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岛。要是没有了它们，我可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我想，那只能把你们放进毒气室了。顺便问一句，华生先生，你喜欢热带气候吗？比如说，马奎萨斯群岛，或者萨摩亚岛？或者凉爽一点儿的地方？”

亥姆霍兹从他的充气扶手椅上站起身来。“我宁愿去一个气候极

端恶劣的地方。”他说，“我相信在气候恶劣的地方，一个人才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比如说，有很多暴风雨的地方……”

元首点了点头表示赞许。“我喜欢你的这种精神，华生先生。我真的很喜欢，正如从官方的角度来说我真的很不喜欢一样。”他笑了。“那么福克兰群岛怎么样？”

“好的，我想这个可以。”亥姆霍兹回答道，“那么，现在要是你不介意，我想去看看可怜的伯纳德怎么样了。”

第十七章

“艺术，科学——看起来你为你的幸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亥姆霍兹走了之后，野蛮人说。“还有别的吗？”

“呃，当然还有宗教。”元首回答说，“九年战争之前，这儿有一种东西叫做上帝，但是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想，你应该知道关于上帝的一切。”

“啊……”野蛮人犹豫了。他本来想谈谈孤独，谈谈夜，谈谈躺在月光下的苍白的平顶山上，还有伸进灰蒙蒙夜色中的悬崖和死亡。他本来想说，但是脑子里却没有任何词语，甚至连莎士比亚也没有。

与此同时，元首走到了房间的另一边，打开了嵌在书架之间的墙壁里的一个大保险箱。重重的门被打开了。他把手伸进黑暗中摸索着，说：“这个话题总是很让我感兴趣。”他说着拉出来一本厚重的黑色书卷。“比如说，你就从来没有读过这个。”

野蛮人接了过来。他大声地读着封面上的字，“《圣经·新旧约全书》。”

“还有这本。”那是一本没有了封面的小书。

“《效法基督》。”

“还有这本。”他又拿出了一本书。

“《宗教体验种种》，威廉·詹姆斯著。”

“我这儿还有很多。”穆斯塔法·蒙德坐下后继续说，“一整套所谓的猥亵的古书。上帝在保险箱里，福帝在书架上。”他笑着指了指自己的公开图书馆——书架上的书、读书机线圈架，还有录音带。

“可是要是你知道上帝，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野蛮人气呼呼地问，“你为什么不给他们看这些关于上帝的书？”

“跟我们不让他们看《奥赛罗》是一个原因：它们太古老了，它们说的是几百年前的上帝，不是今天的上帝。”

“但是上帝是不会变的。”

“可是，人是会变的。”

“那有什么区别吗？”

“有天大的区别。”穆斯塔法·蒙德说。他说完又站了起来，走到保险箱边。“曾经有一个人叫做纽曼主教。”他说，“一个红衣主教，”他又附带说明，“就是社区首席歌唱家一样的人物。”

“潘杜尔父，美丽的米兰红衣主教。我在《莎士比亚全集》里读过。”

“你当然读过。呃，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有一个人叫做纽曼红衣主教。啊，就是这本书。”他把那本书拉了出来。“既然我要提到它了，就把它也一起拿出来吧。这一本是一个叫做曼恩·德·比朗的人写的。他是一个哲学家，要是你知道哲学家是什么的话。”

“就是梦想到的事物比天地间的事物还要多的人。”野蛮人立即说。

“差不多。我会给你读读一个他曾经梦想的事情。同时你来听听这个老首席歌唱家说了些什么。”他在夹了一片纸条的地方打开书，然后开始读了起来，“我们不再是自己，相反，我们拥有的事物倒成了我们自己。我们并不能创造自己，我们也不能成为自己的主宰。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上帝的财产。这样来看问题，我们不是幸福的吗？那些认为能够支配自己的人，其实并不能得到幸福。那些年少富贵的人可能会这样想，他们或许以为，不依靠任何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得到一切，只考虑眼前的事，不用考虑视野以外的事情，不必一直不断地感谢他人、不断地祷告、不断地提到自己在别人的意志影响下做事，这真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就会像所有人一样，意识到独立并不是一种本分的状态，而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它可以适合一段时间，但是却不能把我们平安地带到终点……”

穆斯塔法·蒙德停了下来，放下了第一本书，又捡起另一本，翻了一些页。“就拿这一段来说。”他说，接着又用浑厚的声音念了起来，“一个人慢慢变老，他感觉到自己身体里强烈的虚弱感、萎靡感和不适。这些是伴随着衰老而来的。他感觉到这些，想象着自己只是病了，以为这样的痛苦状态只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造成的，希望就像生病一样可以康复。他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内心的恐惧。可这不过是徒然的想象罢了！这个疾病就是衰老。衰老是一种最恐怖的疾病。有人说就是因为对死亡以及随着死亡而来的恐惧，才让他们在年迈时投向了宗教，但是我自己的经历让我相信，随着我们老去，宗教情绪是在不断增长的，与那些恐惧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它的增长是因为，随着激情逐渐平静下来，随着幻想和情感不再那么强烈，也不再那么令人兴奋，人们就会越来越理智，不再被各种想象、欲望和消遣所蒙蔽，使它们对理智的影响在慢慢减弱。于是上帝仿佛从云中显现，我

们的灵魂感受到了，看见了，转向了那一切光明的来源；自然而然地、必然地转向了那里。因为给了感官世界以生命和魅力的一切已经从我们身边远去，因为那知觉的存在已经不再受到内在或者外在的印象所支撑，我们感到需要依靠在某个能够持久、不会让我出错的东西上。那就是现实，就是绝对的、持久的真理。是的，我们不可避免地归向了上帝。因为这种宗教情绪的本质对于灵魂来说是那么纯净、那么快乐。它弥补了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所有欠缺。”

穆斯塔法·蒙德合上书，靠在了椅背上。“这些哲学家做梦都想不到，在天地间的众多事物中还有一种真实的存在（他挥了挥手）。就是我们，就是现代社会。你只有在年少富有之时不依赖于上帝，但这种独立性不会陪你安全地走到终点。可是，我们现在就青春又富有地走到终点了。接下来呢？显然就是我们可以不依赖于上帝了。‘宗教情绪可以弥补我们所有的缺失。’可是我们没有什么缺失好弥补的。宗教情绪是多余的。当年轻和欲望永远不会受挫时，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寻找一个它们的替代品？当我们不断地从古老的蠢行中获得快乐时，我们为什么还要为消遣找一种替代品呢？当我们的身心一直在活动中得到快乐时，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休息呢？当我们有了唆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寻找别的安慰呢？当我们拥有了社会秩序，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寻找不变的事物呢？”

“那么说，你认为上帝不存在吗？”

“不，我认为很可能存在。”

“那么为什么？……”

穆斯塔法·蒙德打断了他的话。“在不同时期，上帝对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在以前，他就像书中所写的那样。现在……”

“现在他是如何显现自己的？”野蛮人问。

“呃，现在他的显现是为虚无，仿佛根本不存在。”

“这是你的错。”

“或者说是文明的错吧。上帝与机械、科学制药和普遍幸福是不相容的。你必须作出选择。我们的文明选择了机械、药品和幸福。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些书锁在保险箱里。它们肮脏，人们见了会被吓坏的……”

野蛮人打断了他的话。“但是感觉到上帝的存在不是很自然的吗？”

“你倒不如问问穿裤子拉拉链不也是很自然的吗？”元首挖苦地说，“你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古代的家伙，他叫布兰得利。他把哲学定义为给天生相信的东西找到蹩脚的解释。就好像人天生相信什么似的！一个人相信什么，是因为他被条件设置成喜欢什么。为了自己因为蹩脚的原因而相信的东西找出蹩脚的解释，这才是哲学。人们相信上帝，是因为他们被条件设置成相信上帝。

“可是，仍然一样。”野蛮人坚持说，“你很容易会相信上帝，当你孤独，很孤独的时候，一个人在夜里，想到死亡……”

“但是现在的人永远不会孤独。”穆斯塔法·蒙德说，“我们让他们讨厌独处，我们安排他们的人生，这样他们几乎不可能会感到孤独。”

野蛮人忧郁地点点头。在熔岩区他受苦，是因为他们不让他参加村庄的集体活动；在文明的伦敦他受苦，是因为他永远躲不开那些集体活动，永远不会真正一个人。

“你还记得《李尔王》里有一段话吗？”野蛮人终于说。“‘诸神是公正的，他们用我们快快乐乐犯下的错作为工具来折磨我们；他在那黑暗堕落的地方生下了你，而且让你失去了双眼。’而埃德蒙回

答：‘你可还记得，他受伤了，他快死了——’“你说得对；就是这样的。命运之轮周而复始，我就成了这样。’现在你怎么看？这不是很像有一个上帝在掌管万物，在惩罚，在奖赏吗？”

“呃，是吗？”元首问道，“你可以和一个不孕女纵情犯罪，丝毫不用担心你的双眼会被你儿子的情人挖出来。‘命运之轮周而复始，我就成了这样。’要是在今天，埃德蒙会怎么样呢？他会坐在充气椅子里，胳膊搂着女孩的腰，嘴里嚼着性激素口香糖，看着感官电影。诸神是公平的。毫无疑问，但是他们的律法却不得已要由管理社会的人来口述，天意就是人意。”

“你确定吗？”野蛮人问，“你就那么确定，这个坐在充气椅子中的埃德蒙跟那个受伤流血致死的埃德蒙的结局不一样？众神是公平的，难道他就不会因寻欢作乐、沾染不良习气而降低身份吗？”

“降低什么身份？作为一个幸福的、努力工作的、消费商品的公民，他是完美的。当然，要是你选取别的标准，而不是我们的标准的话，或许你可以说他被降低了身份，但是你得坚持同一组假设。你不能用玩九孔离心球的游戏规则来玩电磁高尔夫。”

“但是价值不是凭个别人的意志来定的。”野蛮人说，“这要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和尊严，以及‘发起这一切的人的想法’。”

“好了，好了。”穆斯塔法·蒙德提出了抗议，“说得太远了，不是吗？”

“要是你愿意相信上帝，你就不会让自己因这些快乐的罪行而降低身份。你就得有理由去耐心地忍受，有理由去勇敢地做一些事情。我在印第安人的身上看见了这点。”

“我相信你看见过。”穆斯塔法·蒙德说，“不过我们不是印第安人。一个文明人没有任何必要去忍受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至于做事情

的问题——福帝禁止人的头脑里有自己的想法。要是人们都开始独行其事，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了。”

“那么，自我否定呢？要是你心中有上帝，你就有自我否定的理由。”

“可是工业文明只有在没有自我否定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必须自我放纵到卫生学和经济学所能承受的极限，否则轮子就不再转动了。”

“那你们也该有理由做到保持贞洁吧？”野蛮人说。说出这话的时候，他的脸微微红了。

“可是贞洁意味着激情，意味着神经衰弱。激情和神经衰弱则意味着不稳定，不稳定就意味着文明的末日。没有快快乐乐的罪行就没有持久的文明。”

“可是上帝是产生一切高贵、善良、英雄主义的行为的原因。要是你心中有上帝……”

“我亲爱的朋友。”穆斯塔法·蒙德说，“文明是绝对不需要高贵行为和英雄主义的。这些事情是政治无能的症状。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有合理组织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机会做出高贵的或英雄主义的行为。那种机会不等到来，状况就会趋于混乱。只有在有战争要打、有信仰要效忠、有诱惑要抵挡、有爱人要保护的地方，高贵行为和英雄主义才会有一些意义，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战争，最大的问题就是防止你爱一个人爱得太深。这里也没有不同信仰的效忠，你接受的条件设置让你中规中矩，做的就是应该做的，应该做的总体上又是非常愉快的。那么多的自然冲动被允许自由发泄，更无所谓需要抵挡的诱惑。要是由于某种不幸的意外，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还有唆麻给你一个假日让你远离现实。唆麻总是会让你平息怒火、化敌为友，耐心地承受痛苦。在过去，你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道德训练才能做到

这些。现在你只要吞下两三片半克的唆麻，就可以了。任何人都可以做到道德高尚，只要你随身带着1瓶唆麻。没有眼泪的基督教——这就是唆麻。”

“可是眼泪是需要的。你不记得奥赛罗说的了吗？‘要是每场暴风雨之后都是这般平静，那么就让风肆意地吹，直到它摇醒死神。’一个印第安老人给我们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马塔斯基姑娘，想娶她的男人不得不在她的花园里锄一天的地。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花园里有一些有魔力的苍蝇和蚊子，大部分的年轻人根本受不了它们叮咬，但是那一个可以忍受的人，他娶到了那个女孩。”

“有意思！可是在文明的国家里，”元首说，“你不用锄地，也不会有苍蝇或蚊子叮你，你就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女孩。因为几个世纪以前我们就把苍绳、蚊子彻底消灭掉了。”

野蛮人皱着眉头点了点头。“你们把它们消灭了。是啊，消灭掉一切不愉快的事物，而不是学会忍受它们。‘默默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命运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但是你们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忍受，也没有反抗。你们只是把毒箭和苦难都消灭了。这太简单了。”

他突然沉默了，想起了他的母亲。琳达在一个流光溢彩、浓情蜜意的海上漂荡，渐渐漂远了——不在空间中，不在时间里，也不在她的记忆、她的习惯和她的衰老浮肿的身体的牢笼里。而汤马金——孵化及控制中心前主管，他的父亲——仍在度假——躲避羞耻和痛苦的假日。在那个世界里他听不到那些嘲弄的笑声，看不见那张可怕的脸，也感觉不到约翰将两只湿漉漉、松塌塌的胳膊搭在他的脖子上。那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你需要的是，”野蛮人继续说，“是某种需要用眼泪来交换的东西。这里的东西都太容易就得到了。”

（“1 250万元。”野蛮人以前这样说的时候，亨利·福斯特就曾经抗议，“1 250万元——新孵化及控制中心的价值，分文不差。”）

“‘甚至为了弹丸之地，敢于将血肉之躯挑战命运、死亡和危险。’这话不是很有意思吗？”他抬起头来看着穆斯塔法·蒙德，“更不用说上帝——上帝当然会是他们冒险的一个理由。这种充满挑战的生活不是很有意思吗？”

“那里确实包含很多东西。”元首回答道，“男人和女人要时不时地使肾上腺受一下刺激。”

“什么？”野蛮人不理解地问。

“那是良好健康的条件之一。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制性地执行V.P.S治疗。”

“V.P.S?”

“代强烈情感治疗，每个月1次。我们让肾上腺素浸渍整个生理系统。从生理上说，它的效果与恐惧和愤怒是一样的，和谋杀了苔丝德蒙娜或者被奥赛罗杀死是完全一样的振奋效果，却没有以上两者的不方便。”

“可是我喜欢不方便。”

“我们不，”元首说，“我们更喜欢舒舒服服地做事。”

“可是我不想要舒适。我想要上帝，我想要诗歌，我想要真实的危险，我想要自由，我想要善良，我想要罪恶。”

“事实上。”穆斯塔法·蒙德说，“你是在要求不开心的权利。”

“那么很对。”野蛮人桀骜不驯地说，“我就是要求不开心的权利。”

“更不用说衰老、丑陋和虚弱的权利；得梅毒和癌症的权利；忍饥挨饿的权利；肮脏污秽的权利；总是不断地担忧未知的明天的权利；得伤寒的权利；被各种难言的痛苦所折磨的权利。”接着，他们都许久不再说话。

“我要这一切。”最后野蛮人说。

穆斯塔法·蒙德耸了耸肩说：“你请便。”

第十八章

门半掩着，伯纳德和亥姆霍兹走了进来。

“约翰！”

浴室里传出了一个很有特点的、不愉快的声音。

“出了什么麻烦的事吗？”亥姆霍兹叫道。

没有回答。那个不愉快的声音又重复了两次，接着又没有声音了。浴室的门咔哒一声开了，野蛮人走了出来，脸色苍白。

“我说。”亥姆霍兹热切地大声说，“你看起来不太好，约翰！”

“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了吗？”伯纳德问。

野蛮人点了点头。“我吃了文明。”

“什么？”

“它毒害了我，我受了污染。后来——”他又说，声音小了许多，“我吃了自己的堕落。”

“没错，但是究竟……我是说，你刚刚在……”

“我被净化了。”野蛮人说，“我喝了一些芥末和温水。”

另外两个人吃惊地看着他。“你是说你故意那么做的？”

“印第安人就总是这么净化自己。”他坐了下来，叹了口气，用一只手蒙住了前额。“我要歇几分钟。”他说，“我真的很累。”

“这个，我并不吃惊。”亥姆霍兹说，停了一会儿，“我们是来跟你说再见的。”他换了种语气说，“我们明天早上出发。”

“是啊，我们明天出发。”伯纳德说。在他的脸上，野蛮人看到了十分顺服的表情。“顺便说一句，约翰。”他坐在椅子上，向前倾了倾身体，把一只手放在野蛮人的膝盖上，继续说，“我想跟你说，昨天发生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他脸红了。“我真的很羞愧。”他的声音颤抖着继续说，“我真的……”

野蛮人打断了他的话，拿起他的手来，深情地按了按。

“亥姆霍兹对我真好。”停了一会儿，伯纳德又说，“要是没有他，我都……”

“好了，好了。”亥姆霍兹不让他说下去。

默然无语。尽管他们是那么悲伤——甚至是因为如此而感到快乐，因为他们的悲伤是他们爱彼此的表现。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很快乐。

“今天早上我去见元首了。”野蛮人终于开口说。

“为什么？”

“去问问我能不能和你们一起去岛上。”

“他怎么说？”亥姆霍兹焦急地问。

野蛮人摇了摇头。“他不让我去。”

“为什么不？”

“他说他想继续这个实验，我就要完蛋了。”野蛮人突然满腔怒火地说，“要是我继续留在这儿被做实验，我就完蛋了。全世界的元首都不可能留下我，我明天也离开。”

“可是你去哪儿？”他们两个异口同声地问。

野蛮人耸了耸肩。“任何地方。我不在乎，只要我能一个人。”

空中有两条飞行路线：下行路线从吉尔福德沿威谷到高达明，然后经过米尔福德和维特利、黑所米尔和的斯菲尔德，到达朴茨茅斯。上行路线与其几乎平行，穿过了华波斯顿、同安、普顿汗、爱尔希特和格雷沙等地。在野猪背和红鹿头之间,这两条路线相距只有六七英里。这个距离对于粗心的飞行员来说实在太危险，特别是在他们吞过半克以上唆麻的晚上。这里出过严重的事故。因此上行线路被决定向西偏转几千米。在格雷沙和同安之间，4座被废弃的飞行灯塔标志着从朴茨茅斯到伦敦的旧航线。它们头顶的天空荒凉孤寂。现在，飞机轰鸣着在赛尔波恩、博登、法恩汗的上空无休止地飞来飞去。

野蛮人选择了普顿汗和爱尔希特之间山峰上的老灯塔作为自己隐士生活的栖身之所。这个建筑是用含铁混凝土建成的，使用状况很好。他刚刚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觉得这里真的很舒服，简直文明到了奢侈的地步，但是他自己则保证要更加自律，更加透彻地净化自己，以此来安抚自己不安的内心。他隐士生活的第一夜是无眠的，刻意使然。他花了几个小时跪着祷告，有时是向上天祈祷——有罪的克劳迪亚斯曾祈求上天的原谅；有时用祖尼语向阿瓦纳维罗纳祈祷；有时向耶稣和蒲公祷告；有时向自己的守护动物——那只鹰祷告。他不时会伸出手臂，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他那样举着双手，举那么长时间以致最初的疼痛逐渐严重，变成了无法忍受的、战栗的疼痛。他那

样举着，自愿接受十字架的刑罚，不断重复着，咬紧牙关（汗水从脸上滚滚落下），“啊，原谅我！啊，使我纯洁！啊，帮我善良！”一遍又一遍，直到他即将要因疼痛晕倒过去。

到了早上，他觉得自己已经赢得了在灯塔居住的权利。尽管大多数窗户上还都有玻璃，尽管在平台上看过去的景色很美。他选择住在这里了。这里的景色太美了，因为从这个有利地势看去，他似乎可以看见神灵的圣体。但是他是何人，竟然可以时时刻刻地观赏这样的美景？他是何人，能够生活在上帝的有形的存在中？他本来只配活在肮脏的猪圈里，地下漆黑的洞穴里。拖着熬煎了一个长夜的僵直疼痛的身子（正因如此而心安），他往灯塔的平台上爬去。他看见了旭日初升的光明世界，他已经重新获得了在这里生存的权利。北面的风景包围在了野猪背山的白色山脊里，远处的东方则矗立着吉尔福德的7座摩天大厦。看着它们，野蛮人苦笑了一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会和它们和解。因为在晚上，它们会拼凑出各种几何图形欢快地闪烁着，或是泛光流转，像发光的手指（那手势的意义在英格兰除了野蛮人没有人能够理解）庄严地直指深不可测的神秘天堂。

在灯塔所在的沙质山和野猪背之间的山谷里坐落着普顿汗，这是一个有着一座9层楼的端庄的小村庄，有粮仓，一个家禽饲养厂还有一个小型维生素D工厂。灯塔的南面是开满石楠花的漫长斜坡，地势渐渐落下去，下面是一连串的池塘。

那池塘以外是一片茂密的森林，爱尔希特14层的高塔就耸立那森林之外。在英国雾气弥漫的空气中，灰蒙蒙的红鹿头和赛尔波恩吸引着野蛮人的眼睛向蓝色的浪漫的远方看去。这并非是吸引野蛮人的唯一事物，近景和远景同样迷人。那森林，满坡的石楠花和黄色的金雀花，一大片欧洲赤松，亮晶晶的池塘还有悬在水面上的榉树枝条，水中的水仙花，一丛丛灯芯草，这些都是那么美丽。对于一双习惯了美洲的干旱沙漠的眼睛来说，这是多么让人诧异。接着孤独就来了！终日过去，他不曾见到一个人影。从他的灯塔到碳化T型塔飞行只要15

分钟，但是熔岩区的山都没有这个萨里郡荒原荒凉。每天都有一群群的人离开伦敦，但是他们只是去打电磁高尔夫或网球。普顿汗没有那样的球场，最近的黎曼球场也在吉尔福德。这里唯一能够吸引人的也只有鲜花烂漫的风景罢了。所以，既然没有什么足够有吸引力的理由，就没有人会来。最初的日子，野蛮人孤独、不受打扰地生活着。

他初到伦敦时领到的一笔个人费用，大部分用在了置办装备上。离开伦敦之前，他买了4条纤维胶羊毛毯子和一些绳子、线、钉子、胶水以及几件工具、火柴（尽管他打算在适当的时候进行钻木取火）、一些罐子和锅、24袋种子和10公斤小麦粉。“不，不要合成淀粉和脱棉代面粉。”他坚持说，“尽管它们更有营养。”但是至于泛腺体饼干和维生素代牛肉，他没能抵得住店员的劝说。现在看着这些罐头，他为自己的软弱狠狠地自责。可恨的文明的产品!他下定决心再也不吃它们了，哪怕挨饿。“这会给他们教训。”他报复地想。这也会给他教训。

他数了数自己的钱。剩下的这一点儿，他想，过冬是足够了。到了第二年春天，他的园子里会丰收，足以让他独立于外面的世界。同时，这儿一直会有猎物。他看见过不少的兔子，池塘上还有水鸟。他立即准备做一对弓箭。

灯塔附近就有白蜡树林。至于箭嘛，还有一个小树林，里面全是淡褐色的漂亮笔直的小树苗。他先砍倒了一棵小白蜡树，在没有枝桠的树干部位割下了6英尺的一段，削掉树皮，然后像老米提玛教他的那样，一层层削掉了白色的木质，最后他得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样高的狭长板条。中间的位置厚实是为了坚韧，两头纤细是为了灵活轻便。工作带给他极大的乐趣。在伦敦待的几周整日里无事可做，需要什么只需要按下开关或者扳动操作杆就行了，现在能干一些需要技巧和耐心的活儿，这真是纯粹的快乐。

当他把板条削得快要成形了的时候，他突然吃惊地发现自己在唱

歌——唱歌！这就好像自己做错了事又被抓了个正着，他羞愧地红了脸。毕竟他不是为了唱歌和享受才来到这里的。他到这里来是为了逃避肮脏的文明社会的继续污染；是要被净化；是积极地赎罪。他沮丧地意识到自己在做弓的时候，竟然忘了他对自己起誓要一直记得可怜的琳达，记住他对她的种种不善之举，还有那些可恶的多生子像虱子一样在琳达神秘的死亡之床前涌来涌去。他们的存在不仅是对他的痛苦和悔恨的侮辱，而且是对众神本身的侮辱。他发誓要记得，发誓要不断做出补偿，然而他竟然这样，竟然坐在那里对着自己新制作的弓唱歌，真的在唱歌……

他走进房间里，打开芥末盒，放了点水，开始在火上煮。

半个小时之后，一个普顿汗波坎诺夫斯基小组的三个d -农场工人正巧开车往爱尔希特去。在山顶上，他们惊奇地看见一个年轻人赤裸着上半身站在废弃的灯塔外用一根多节的绳子抽打自己。他的背上是一条条猩红色的鞭痕，鞭痕上渗出丝丝的鲜血。卡车司机在路边停下了车，和他的两个同伴一起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幅奇异的景象。1鞭，2鞭，3鞭……他们数着鞭数。8鞭之后，那个年轻人停止了对自己的惩罚，转身向树林边跑去，在那里剧烈地呕吐起来。吐完之后，他又拿起鞭子，开始鞭打自己。9，10，11，12……

“福帝呀！”那个司机低声说。他的另外两个多生子兄弟也是这么想的。

“福帝呀！”他们说。

三天之后，记者来了，像美洲兀鹫落在尸体上似的。

他的弓在新鲜木头烧起的小火上烘干硬化后，已经能用了。野蛮人现在正忙着制造他的箭支。30根褐色树枝已经被削好烤干，也镶上了锋利的钉子作为箭镞，箭尾也被仔细地刻上了弦口。

一天晚上，他偷袭了普顿汗的家禽饲养场，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羽毛，甚至建一个武器库所需的羽毛都够了。第一个记者找到他时，他正在往箭身上安装羽毛。那个记者穿着充气鞋，无声无息地走到了他的背后。

“早上好，野蛮人先生。”他说，“我是《每点广播》的记者。”

野蛮人仿佛突然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跳起脚来，箭、羽毛、胶水罐子、刷子撒了一地。

“请您原谅。”记者说，真心地歉疚，“我不是故意……”他扶了扶自己的帽子——那是一顶铝质烟囱帽，里面带着他的无线接收和发射装置。“很抱歉我不能把它摘下来。”他说，“有点沉。呃，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是《每点广播》的记……”

“你想干什么？”野蛮人皱着眉头地问。记者极力讨好地笑着。

“呃，当然，我们的读者十分想知道……”他把脑袋偏向一边，笑容变得几乎有些献媚之意。“只需要你说几句话，野蛮人先生。”他迅速做了一连串友好的手势，然后开始解开扣在腰上的移动电池上面的两根电线；把它们同时插入他的铝质帽子的两侧；然后摸了一下帽子上的一根弹簧，一根天线嗖的一声射了出去；他又摸了摸帽子边上的另一根弹簧，一个麦克风就像玩具弹簧人一样弹了出来，颤抖着悬在了他鼻子前面6英寸的地方；接着又拉下一对接收器扣在了耳朵上；按下了帽子左边的一个开关，帽子里边开始像黄蜂一样嗡嗡地响了起来；又扭了一下右边的把手，嗡嗡声立即被听诊器一样的呼哧声、咯咯声、打嗝声和突然的吱吱声取代了。“你好。”他对着麦克风说，“你好，你好……”他的帽子里突然响起了铃声。“是你吗，艾泽尔？我是普利莫·梅隆。是的，我找到他了。现在让野蛮人先生接过话筒，说几句话。可以吗，野蛮人先生？”他抬起头来，又带着那种逢迎的笑容看着野蛮人。“只要告诉我们的读者你为什么来这儿，为什么那么突

然地（等一会儿，艾泽尔！）离开伦敦。当然，还有，鞭子。”（野蛮人吃了一惊，他们怎么知道鞭子的事？）“我们都非常想知道鞭子的事，然后说点关于文明世界的话。你知道就是那样的事。‘我觉得文明世界的女孩怎么样啊’。只要几句话，几句话就行……”

野蛮人照他说的做了，只是他说的是令人不安的荒诞之语。他只说了几个字，就是他那次对伯纳德说的关于首席歌唱家的几个字：“哈尼！散厄索特纳！”然后他抓住了那个记者的肩膀，拧了个圈（发现这个记者将自己包裹得很好），使出一个足球冠军的力气和准度，给了那个记者狠狠一脚。

8分钟之后，最新版的《每点广播》在伦敦街头出售了。头版头条是这样写的：“《每点广播》记者的尾骨被神秘的野蛮人踢伤。”“轰动萨里。”

“甚至轰动伦敦。”那个记者回去之后读着那些话心想。而且，是非常痛苦的轰动，他简直没有办法坐下来吃午饭。

4个记者并没有被他们同行的尾骨上的警告性的青肿吓住，那天下午又来到了灯塔拜访野蛮人。他们分别代表《纽约时报》、法兰克福《四维闭联报》、《福帝科学指南》和《d　镜报》。结果是他们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暴力攻击。

《福帝科学指南》的记者退到安全的距离以外之后，揉着屁股说：“愚昧的傻子！怎么不吃点唆麻？”

“滚开！”野蛮人亮出了拳头。

他们退后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要是你吃几片唆麻，罪恶就不存在了。”

“靠哈夸，咿呀斯脱可呀依！”那语气既是威胁，又是嘲弄。

“痛苦是错觉。”

“哦，是吗？”野蛮人说着，捡起一根粗藤条，大步走上前去。

《福帝科学指南》的记者赶紧向他的直升机跑去。

然后，野蛮人终于得到了一会儿的安静。几架直升机飞来，在他的灯塔上空徘徊盘旋。他向那无休无止地烦扰他的一群飞机中的最近的一架射出了一支箭。那只箭穿透了机舱的铝质地板。尖叫声传来，接着飞机全速窜入空中。从此之后，其他的飞机便恭敬地保持着距离。野蛮人不理会那嗡嗡的声音，只一心一意地挖着他未来的菜园子，并且在想象中把自己当作马萨基少女的一个求婚者，在那些长翅膀昆虫的包围下岿然不动。过了一些时候，那些昆虫显然厌倦了，就都飞走了，连续几个小时他头上的那片天空中除了云雀便空荡荡的，寂然无声。

天气闷热得让人窒息，空气中响着闷雷。他挖了一上午的地，这会儿正四肢伸展地躺在地上休息。突然，他想起列宁娜，列宁娜就真的赤裸裸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仿佛触手可及。她只穿着袜子和鞋，身上的香水味扑鼻，嘴里喊着“亲爱的！”“抱着我！”无耻的娼妓！可是啊，啊，她的手臂搂着了他的脖子，胸脯靠上了他的胸膛，她的嘴唇！永恒就在我们的嘴角眉梢。列宁娜……不，不，不，不！他跳起来，半裸着身子，狂奔起来。荒原边上有一丛灰白的杜松，他将自己抛向它，拥抱住它。那不是他渴望的光滑身体，而是一蓬绿色的松针。千万支，锋利如刺的松针扎着他。他努力地去想琳达：可怜的琳达，气喘吁吁，身体僵直，手乱抓着，眼神中充满难言的恐惧。可怜的琳达，他发誓要记住琳达。但是列宁娜的样子仍然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列宁娜，他承诺要忘记的列宁娜。尽管松针扎得他很痛，他畏缩的肉体仍然能无比清晰地感受到她。“亲爱的，亲爱的……要是你也想要我，为什么你不……”

鞭子挂在门边的钉子上，以便随时拿来招呼来访的记者。野蛮人狂暴地跑回房间里去，抓起鞭子，就抽了起来，带节的绳索打进了自己的血肉里。

“荡妇！荡妇！”他每打一鞭就叫喊着，好像自己打的是列宁娜（他多么疯狂地想那就是列宁娜，尽管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的想法），雪白的、暖融融的、香喷喷的、无耻的列宁娜。“荡妇！”接着他又绝望地喊，“啊，琳达，原谅我。上帝，原谅我。我无耻，我堕落。我……不，不，你这个荡妇，你这个荡妇！”

这整个过程已经被感官电影公司最老练的大摄影师达尔文·波拿巴记录下来了。他正躲在300米之外的树林里一个精心搭建的躲藏处。耐心和技术获得了回报。他花了3天坐在一个伪装的橡树洞里，3个晚上在荒原上匍匐前进，把麦克风藏在金雀花丛里，把电线埋进松软的灰土里，72小时的极度不适，可是现在那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是最伟大的——达尔文·波拿巴边移动着自己的设备边想，这是自他拍摄完全程咆哮立体感官电影《大猩猩的婚礼》之后最伟大的时刻。“精彩。”野蛮人开始他惊心动魄的表演时，他对自己说，“精彩！”他小心地将自己的伸缩摄像机对准移动的目标，加大了倍率以捕捉野蛮人疯狂的、扭曲的脸（太棒了），然后转换为半分钟的慢镜头（他跟自己保证说这会产生绝佳的喜剧效果），同时听着录音带上记录的鞭打声、咆哮声、咕哝声。他又把那声音调大了一些（是啊，这样好多了），在短暂的平静中他很高兴地听到了云雀清脆的歌唱声，又希望野蛮人转过身来，好让他捕捉到野蛮人背上的鲜血——几乎马上（多么惊奇的好运！）这个随和的家伙就真的转过身来了，他真的得了一个精彩的特写。

“很好，太棒了！”完成了之后，他对自己说。“真是太棒了！”他擦着脸说。到摄影棚配上感官电影效果，这绝对会是一部精彩的电影。达尔文·波拿巴想，这是可以赶得上《抹香鲸的爱情生活》了。那样的话，福帝，那就太了不起了！

12天之后，《萨里郡的野蛮人》上映了。在西欧的各大影院里都可以看到，听到，感觉到。

达尔文·波拿巴的电影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电影首映那天下午，约翰乡野生活的孤寂就被蜂拥而来的直升机给打破了。

他正在他的菜园子里挖着地，也在自己的心里翻着思想的土。死亡——他曾经铲了一铲又一铲，又一铲。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照亮了傻子们走向尘土的道路。仿佛有一个滚雷在耳边炸响。他又铲起了一铲土。为什么琳达已死？为什么她被允许，渐渐连个人的样子也没有,最终……他打了一个哆嗦。他把脚踏在铲子上狠狠地往坚实的泥土里踩。我们在众神灵的眼里就像顽童眼前的苍蝇，他们杀死我们只是为了取乐。又是一声滚雷。但这就是真理，比真理本身还要正确。然而同一个格洛斯特把它们看作是更温柔的诸神。另外，最好的休息是睡眠，你也常常渴望睡眠，然而你又惧怕死亡。死亡不过是睡眠。是睡眠。也许还会做梦。他的铲子铲在了石头上，他弯下腰去捡石头。在那死亡的睡眠里，又会做什么样的梦……

头上的嗡嗡声变成了咆哮，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太阳，他突然站在了阴影里。他抬起头，不禁吃了一惊，立刻从他的工作，从他的思考中醒来，不禁头晕目眩，困惑不解。他的心刚才还在另一个比真理更真的世界里漫游，还纠缠于死亡和神性的广大，而现在他看见头顶离他很近的地方，一群盘旋的机器像蝗虫一样飞来，又在他四周的石楠花丛中落下。从那些大蝗虫的肚子里走出来一大批穿着白色纤维胶法兰绒衣服的男人和穿着醋酸纤维绸衣或平绒短裤、无袖背心和拉链拉开一半（因为天很热）的女人——每架机器里走出来那么一对。几分钟后，就有那么十几对人围着灯塔站成了一圈，看着他，嘲笑他，用他们的相机对着他咔咔地拍，朝他（像朝猿人一样）扔花生，扔一包包的性激素口香糖和泛腺小奶油饼。每一分钟观赏者的数量都在增加，就像噩梦一般，十几对变成了几十对、几百对。

野蛮人企图向隐蔽处撤退，但此时正背对着灯塔的墙壁，他就像一只被逼到绝境的动物，又像发疯了的人，瞪着充满难言的恐惧的双眼看着那一张张脸。

一包口香糖准确地击中了他的脸，把他从恍惚中打醒，让他清醒地看到了现实。疼痛让他完全清醒了，很清醒也很愤怒。

“走开！”他大喊。

猿人说话了，那群人又是欢呼，又是拍手。“可爱的野蛮人！好哇，好哇！”在嘈杂的叫喊声中，他听见了这样的声音，“鞭子，鞭子，鞭子呀！”

这倒是很好的建议，他抓起了门边钉子上的那根带结的绳子，对着折磨他的人们摇晃了起来。

一阵讽刺的欢呼声爆发了。

他凶神恶煞地向他们跑了过去。一个女人恐惧地尖叫了起来，另外几个受到威胁的人也动摇了，抽身欲走，但很快又不动了，又稳稳地站住了。力量上的绝对优势给了观光者胆量，野蛮人没有想到这点。他很惊讶，停住了脚步，看了看四周。

“你们能不能让我自己独处？”他愤怒的声音中几乎带着哀求。

“吃点镁盐杏仁吧。”要是野蛮人不止步的话，那个会首先受到攻击的男人说。他伸出手来，手里拿着一包杏仁。“真的很好，你知道的。”他又说，非常紧张地笑着，“镁盐可以帮助你保持年轻。”

野蛮人没有理会他递来的东西。“你们想要我干什么？”他问，看着一张又一张咧着嘴笑的脸，“你们想要我干什么？”

“鞭子。”七嘴八舌地一起说了起来，“耍一个鞭子的杂技，让我们

看看鞭子的杂技。”

然后最远处的人群也异口同声、缓慢、深沉地喊了起来：“我们——想要——鞭子，我们——想要——鞭子。”

其他的人也立即加入了叫喊声中，那个句子一直被重复，鹦鹉学舌似的，一遍又一遍。声音越来越大，直到第七八遍的时候，他们全都统一了说辞，再没有别的话语：“我们——想要——鞭子。”

他们全都一起喊，仿佛是被这宏大的声音，这全体的一致所陶醉。他们看起来可以一直重复，重复几个小时，甚至永远。但是在大约第二十五遍的时候，这仪式竟被打断了，然而，这又是一架来观光的直升机。它飞过野猪背，在人群上空盘旋，然后在灯塔和人群中间，离野蛮人不远的地方降落了。螺旋桨的声音一时淹没了呼喊声。随着飞机落地，引擎被关闭了。“我们——想要——鞭子，我们——想要——鞭子。”这喊声又清晰了起来，还是原来的音调。

直升机的门打开了，先走出来一个帅气的、满面红光的年轻男子，接着是一个穿着绿色天鹅绒短裤、白衬衣、戴着鸭舌帽的年轻女子。

一看见那个女人，野蛮人被吓住了，退缩了，脸色苍白。

那个年轻女子站在那里，看着他笑——那是游移不定的、哀求的，甚至下贱的笑容。几秒钟过去了。她的嘴唇动了，她在说着什么，但是她的声音被看客们此起彼伏的喊声淹没了。

“我们——想要——鞭子，我们——想要——鞭子！”

那个年轻女人将双手压在身体的左侧，在那张玩偶一样、苹果一样漂亮的脸蛋儿上出现了奇怪的表情，十分痛苦的表情。她蓝色的眼睛仿佛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突然两颗泪珠从脸蛋儿上滚落下来。她又在说着什么，还是听不见，然后她突然充满激情地伸出手来，向野

蛮人走去。

“我们——想要——鞭子！我们——想要……”

突然，他们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

“荡妇！”野蛮人像个疯子一样冲向她。“臭鼬！”像个疯子一样，他举起带结的鞭子向她打了下去。

她吓坏了，转身想跑，又被绊了一跤，摔倒在石楠花丛中。“亨利，亨利！”她大叫，可是她那满面红光的伙伴已经躲到直升机后面去了。

人群又是快乐又是兴奋地跑开了。他们都往事情发生的那个迷人的中心跑去。疼痛是一种迷人的恐惧。

“该死，淫乱，该死！”野蛮人又发疯地抽下去。

他们贪婪地聚了过来，就像猪猡争食一样。

“啊，肉欲！”野蛮人紧咬着牙。这一次鞭子落在了他自己的身上。“杀死它！杀死它！”

被对痛苦的恐惧吸引着，被他们的条件设置给予他们内心的团结、一致的愿望推动着，他们开始模仿他疯狂的举动，开始互相殴打着彼此。野蛮人还在鞭打着自己顽劣的肉体和他脚下石楠花丛中那扭动的的丰满的堕落化身。

“杀死它，杀死它，杀死它……”野蛮人一直在喊。

突然有人开始唱起“狂欢舞蹈吧”，一瞬间他们都跟上节奏一起唱了起来，跳了起来。狂欢舞蹈吧，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六八拍彼此交替着。狂欢舞蹈吧……

午夜过后，最后一架飞机才离开。野蛮人睡在石楠花丛中。唆麻让他昏睡，长时间的肉欲放纵让他很疲惫。他醒来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他又在那里躺了一会，像猫头鹰一样困惑，对着太阳眨着眼睛，有些困惑，但接着他突然就记起了一切。

“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用手蒙住了眼睛。

那天晚上，嗡鸣着蜂拥而来的直升机像一朵从野猪背山上飘来的10千米长的乌云，对昨夜的全体赎罪狂欢的描写登在了所有的报纸上。

“野蛮人！”第一批到达的人一下了飞机就喊，“野蛮人先生！”

没有回应。

灯塔房间的门半掩着。他们推开门走了进去，里面的百叶窗拉着，一片昏暗的暮色。透过房间另一端的拱门，他们可以看见通向上一层楼的楼梯口。拱门的门框下，一双脚在那里晃荡。

“野蛮人先生！”

缓慢地，很缓慢地，就像一只不慌不忙的指南针，那两只脚向右转，指向了北、东北、东、东南、南、南偏西，然后停了一会儿，接着几秒钟之后，又开始不慌不忙地向左转。南偏西、南、东南、东……